

六
益
劍
俠
圖

張清山著

第十七集



崇

正

益

黜

社

邪

會

寶

熙

題



武俠
小說

洪武劍俠圖第十七集

第十七回

轉守爲攻一截成功施妙計
因緣變怨終身抱恨起殺機

上集書正寫到欒尙巡視後島之際，因篇幅所限，遂致收筆，着者趁險雨之餘，趕着十七集，以期早日完成，俾副讀者雅意，閑話莫表，且叙正文，欒尙一聞明軍攻入，那裏還敢怠慢，一面命耿同仁牢守後島，一面調動婁兵，趕向前寨而來，及至趕到，見徐帥已背寨而陣，一字長蛇，隨島中的地勢，蜿蜒排列，看罷，心說，徐達用兵，果然神速，真是迅雷不及掩耳，但是你能攻入，我豈不能把你逐出，想罷，忙把隊伍龍虎煙雲陣前列開，與明軍對面相向，擋住明軍攻陣，究竟徐帥怎麼攻入的這樣神速呢，原來徐帥是按雲霞居士的計畫，進行的，派遣衆小俠按圖索驥，去攻九曲灣的埋伏，衆小俠，候至天晚，都收拾緊觀俐落，一齊出動，各施展輕工，爬至島上，分道揚鏢，各幹其事，這九曲山灣設說伏，相繼攻破，着者一枝筆，難一齊叙明，只得依次寫出，蔣德厚是奉令去第一道山灣的埋伏，入島之後，潛至山頭，伏在叢莽中，見紮着數竿杖棚有數名婁兵，持戈立在一蓆棚前把守，料着必是藥線之處，忙由叢莽中突出，掄槊把婁兵打死，將

要入蕭棚去破地雷，忽然聽腦後有金刀劈風的聲音，撒步轉身用槊一揮，賊人已把軍刀抽回，就喝道的什麼人敢來擾本真人的沉地。蔣德厚料着必是九華真人吳道舉，遂答道：「某乃蔣德厚的便是，你速閃開，如若不然，立時叫你槊下作鬼。」吳舉大怒，呼哨一聲，婁兵圍攏上來，用箭弩紛紛亂射，蔣德厚運用軍刀，撥打箭弩，沒有工夫，去破地雷，心中其是着急，九華真人吳舉，提劍在旁，督飭婁兵環射，蔣德厚正在危急之時，忽由蕭棚中，鑽出一人，疾如飛鳥一般，縱至九華真人吳舉的跟前，擺刀就朶，口中喊喝道：「現有馮隱卷在此，已把你等的地雷破了，你等還敢玩強麼？」九華真人吳舉，忙側身躲刀，捧劍還招，婁兵們猛然聽馮老俠這麼一喊，都不免一怔，在這一怔的夾當，蔣德厚那還敢怠慢，把手中軍刀，舞動如飛，槍至婁兵切近，一陣亂殺，婁兵弓箭失了效力，怎能抵抗，被蔣德厚殺了一個落花流水。鳥飛獸散，九華真人吳舉，見此情形，心中不免着惱，畧一遍慢，被馮老俠手起刀落，斫爲兩段，蔣德厚與馮老俠會合在一處，馮老俠說道：「地雷的藥線，我已完全都給割斷了，我們且放起信火來。」好令蓋元傑等攻寨，蔣德厚遂由腰中掏出信砲，用火摺燃着，拋入空中，信砲立時飛起，直沖霄漢，旬耀率兵在寨外，見裏面火起，忙率軍士，由雲梯攻上寨來，及至攻至寨上，當被守寨的賊首胡逢祥截住，正在殺的難解難分之際，蓋元傑又率兵攻上，抖盤蛇棍協助，旬

耀共戰賊人，胡逢祥本來就敵不住旬耀，又加上這麼一個勁敵，那裏抵抗得住，蔣要逃走，被蓋元傑一棍打倒，旬耀上前掄鞭就打，吧查一聲，賊人的腦袋粉碎，眼見話不成了，守寨的寨兵，被官軍也殺了一個死無遺類，旬耀與蓋元傑，大獲全勝，一面佈置隊伍把守，一面命人開放寨門，巴老俠驅牛攻入，張道長率軍繼進，徐帥也整軍待發，巴老俠越過第一道山灣，忽見第二道山灣上，信號又飛起來，知道第二道山灣，也被破了，破第二道梅花灣的是謝鳳鳴，他來至梅花嶺上，早被清虛真人萬輝瞥見，皆因第一道山灣信號一起，便在嶺上把婁兵佈置在梅花林前，自在嶺上瞭望，忽見一條黑影，躡上嶺來，忙上前截住，捧劍就扎，謝鳳鳴忙側身躲過，舉劍還招，當時殺在一處，正殺的難解難分，劉天民接應上來，共戰賊人，戰了數十回合，萬輝虛幌一劍，縱身出圈，意欲施展暗器，誰知劉老俠走了先着，趁賊一縱時，便把飛劍打出，賊人雖耳聽八方，怎奈飛劍太快，不容躲閃，已釘在腦海之上，嘔的一聲，翻身栽倒，當時身死，劉老俠與謝鳳鳴，將要奔向梅花林前，趕殺婁兵，婁兵已然大亂，四散奔逃，婁兵逃盡，蔣德厚與馮老俠，迎了上來，會合在一處，馮老俠說道，梅林中所設的總機關，已被我們爺兩個給破壞了，咱們趕緊到迷魂灣去吧，說着，一同向迷魂灣趕來，及至來到索恰值錢裕如與巴廣瑞，被九頭鳥胡鏡，用迷魂旗迷倒，舉劍要朶哪，劉天民老俠客，忙把飛劍

打出，說來却也真巧，正打在賊人的太陽穴上。賊人倒地，馮養俠縱過去，手起一劍把賊人腦袋斫掉，殺散了砲守與婁兵，蔣德厚由胡灣身上翻出解藥，把錢老俠與巴廣瑞解救過來，又把迷斷砲砸毀，一同向第四道山灣而來，行離不遠，見吳元一與程錦華，正與三隻主李茂，若鬥不休呢，錢裕如率巴廣瑞，去殺式山峯，把守的婁兵，劉天民率謝鳳鳴去殺右山峯上，把守的嘍兵，馮老俠率蔣德厚，上前助戰，婁兵們怎抵得住了，這老少衆俠，三隻手胡毓，也禁不起馮老俠的殺法厲害，三隻手竟開了個無所措手，一疎神，被程錦華斫去一臂，三隻手變成單隻手，更不濟事了，蔣德厚一槊，打死於山頭之上，衆人會合在一處，又向五道山灣而來，來到了一看，狄起鳳然把盧春殺死，黃狄影已然把水閘放開，原來狄起鳳來到第五道山灣之上，伏在暗處窺探，見藍面鬼正督飭婁兵，嚴加把守呢，忙由腰間取出一隻鏢來，抖手打出，賊人却也了得，見一點寒星迎面飛來，用手一抄，把鏢接住，狄起鳳接連着，又打出兩隻鏢來，賊人連閃帶躲，皆來命中，一揚手把接住的那隻鏢，向發鏢地方打出，誰知狄起鳳早離了原處，乘賊人注視發鏢地點的當，由側面一上山頭，繞至賊後，伏於暗處，抖手又是一鏢，賊人顧前未能顧後，腦海被鏢打中，當時倒地身死，趕過去父打了一衝，婁兵一見，一齊上前，亂斫亂扎，狄起鳳舞動鬼頭衝，在婁兵中，任意縱橫，展眼殺死一片，在這這當兒，黃狄影趕

到，先把水閘放開，流泉倒洩，似兩條水箭一般，洩了多時，水力洩盡，始恢復原狀，婁兵們已然四散奔逃，馮老俠等恰也趕到，放起信號，一同向第六道山灣而來，見已被公冶修與白雲章，把穿腸砲破了，只有婁兵的死屍，橫躺豎臥，在山頭之上，並不見公冶修等的踪跡，原來公冶修自奉令來破羊腸灣，到達之後，並不上山，施展蛇行術，爬至塔灣口的穿腸破側，把通連山上的走絃，用七首刀割，待等白雲章老俠客來到，一齊爬上山嶺，白雲章接住黃鬚兒白信廝殺，公冶修急殺婁兵，奪到處，血肉橫飛，死屍一片，婁兵不支，紛紛逃走，白雲章施展追魂劍法，把白信殺死，相會一起，逕自第七道山靈而來，來至左近，見南宮淡然與周培德，被飛天夜叉周把，用連珠弩隊，圍困在當中，連珠弩紛紛攢射，周把德與南宮淡然，身帶重傷，血透征衣，甚是危急，白雲章命公冶修，上前解圍，自向周把殺去，周把竟顧了督飭裏兵南宮淡然等，不防白雲章殺到，及至聽見腦後風生，再想躲，已然來不及了，被白老俠用劍，把腦袋臂爲兩半，當時身死，倒於山上，婁兵亦被公冶修殺散，這才把鋪地錦的總絃破了，白雲章給周德與淡然的身上的弩援去上了金傷藥，令公冶修送回營中調養，自己，將要往裡殺去，馮老俠率衆人趕到，遂一同向第八道山灣而來，來到之後，雲威與蔣化南，已然把婁兵殺散，賊首祁冕奔逃，一同趕奔九道山灣，行離不遠，遙見烟火迷漫，借火光見鄭老劍客與南

宮超然，在山麓間，趕殺賊兵呢，忙率衆人趕上前去，分頭截殺，出山餓虎劉巡，隨亂兵逃走去了。趕散婁兵之後，相聚一處。馮老俠向鄭光明問道：賊人山上怎麼起了火呢？鄭光明笑道：我與超然，來至山上，見堆積無數火種，遂在暗地裏放起火，預料火一起來，賊人必向山下逃竄，我們爺兩，退至山灣截擊，不想，你們諸位來的正巧，殺賊一個痛快淋漓，現在咱們的任務完成，等候徐帥接兵來到，共同入島吧，馮老客點了點頭，說道：徐帥少時也就來到，咱們就去山脚下等候吧，說着，一齊來至山脚下，坐在山石上等候，此時巴老俠已婁兵驅牛，入島去了。緊跟着張道長婁兵來到，長驅直入，待不多時，徐帥統大軍弩杵而來，會在一起，直至寨中，列開隊伍，此時欒尙已然趕到，在煙雲陣前，整隊以待呢，徐帥捧刀至軍前，向欒尙說道：你既然約本帥，前來破陣，爲什麼又用隊伍擋住呢，欒尙說道：我們且分個勝負，你再破陣不遲。徐帥冷笑道：你等純粹賊人的行徑，即約本帥破陣，而又不放本帥的隊伍入島，本帥率軍強行攻入島來，你又以兵護陣，仍不肯聽本帥破陣，你這却是什麼意思，欒尙說道：本應任你破陣，奈你的詭計多端，本教主不得不防，你只要把我殺退，陣即由你隨便去破，說着，向左右問道：誰上前與他等一戰，當金翅大鵬馬玉田，手捧三截棍，槍至戰傷，徐帥合將德厚出陣迎敵，蔣德厚槊上前，喝道：匪賊通名受死，馬玉田通丁名姓掄棍就打，蔣德

厚繞步斜身，舉槩還招。兩個人當時打在一起。戰約四五十個回合。蔣德厚賣個破綻，乘賊人的三截棍打到之時，用一招撥草尋蛇，格開棍，一槩把賊人打死，賊隊中，怒腦了長鯨吞海馬玉春，倒拖三截棍，跑至切近，喝道：小輩你還我哥哥的命來。蔣德厚說道：你要我還你哥哥也成，且把，你的命饒上再說。說着，掄槩就打，馬玉春躲槩進招，槩棍往還，戰有五六個照面，蔣德厚把手中槩，緊了一緊，逼的賊人，手忙腳亂，趁乘一槩，把賊人打死，仍要在當場待戰，狄起鳳看的枝癢，提三叉鬼頭衝，來到陣前，說道：請小哥哥退回，讓小弟樂一樂玉兒吧。賊陣中消搖真人吳祖光大怒，仗劍至當傷，喝道：小畜生你先用樂手，待本真人送你歸陰。狄起鳳問道：你這惡道，叫什麼名字。小太爺的衝下死無名之鬼，吳祖光把姓名說出，狄起鳳笑道：衝你這個名字，你就不是好人，你祖宗臉上無光，大概你太缺德，吳祖光大怒，捧劍就扎，狄起鳳側身躲過，橫衝攔衝就掃，吳祖臥身躲過，劍隨身走，向腿部橫掃過來。狄起鳳用平地拔葱的工夫，躲過劍去，又用夜叉探海的姿勢，棒飭向賊人背上就杵。吳祖驚雀子翻身，躲過衝去，反臂掄輪劍，斜肩帶臂，臂了下來，狄起鳳抽身躲劍，掄衝進招。二人拚命的苦鬥起來，衝到處勢如泰山，劍來時如秋風掃葉，衝劍交還，勢不相下。狄起鳳見惡道的劍精熟，說暗生一計，故作漸々不支，虛幌一劍，轉身拉衝，向刺衝裏便走。吳祖光隨後

就追。追至切近，倫劍斫，狄起鳳俟劍離切近，翻身倫衝就磕。賊人抽劍不及，被衝磕飛，轉身要走，狄起鳳怎肯放鬆。追至近前，棒鳳就札，吳祖光側身躲衝，反臂倫掌就臂狄起鳳掌說道：「小子你還敢徒手進招嗎？」說着，把手中倫衝開，二次與賊人戰在一處。戰賊人赤中空拳，那裏還是對手，十數個回合，被狄起鳳一衝打倒，再復一衝，然時死了，費起鳳手住鬼頭衝，丁字步一站，抬頭向賊陣中說道：「還有那個小子過來，叫我照樣收拾，賊陣中惱了多法真人龍長勝，提劍至當場。」說道：「待本真人取你狗命，狄起鳳笑道：「也別管你是真人，你是假人，我先叫你作鬼去罷。」說着，倫衝就打，賊人一衝進招，戰約三十餘回。狄起鳳用一招拌衝法，把賊人打倒於地，正這個夾當，由賊陣中跑出一人，手停三停大斫，利聲喝道：「現有脫巨武在此，小輩休要猖狂。」狄起鳳笑道：「你來的好，小太爺正不耐煩與那些濃胞貸動手呢，待我送你脫生。」說着，倫衝就杵脫烈鏢衝揮刀就臂，狄起鳳躲刀還招，當時殺了起來。戰了一百餘合，不分勝負，正在相持不下之際，狄起鳳忽聽本陣上鑼聲響亮，虛幌一衝，縱身出圈，回頭說道：「少時我再取你的腦袋。」先在你腔子上寄存一會兒吧。」說着，回隊去了。脫烈直氣的哇呀呀的怪叫，討了半天陣，官軍收拾回營，並不出戰。只得也退回營中，入帳來見樂尙，說道：「敵人鳴軍收兵，必有詭計，樂尙點頭說道：「不錯，一定另有別的作用。」脫烈說道：「據教

主揣度敵人有什麼作用呢，欒尙說道，據我揣度敵人必要暗取我們後島，倘後島有失我等如釜中之魚了哇，脫烈說道，我也料及於此，待我去後島把守，欒尙說道，你且把守你的汎地去吧，後島我自取鎮守就是了。脫烈說道，教主若去鎮守後島，這裏交給誰呢，欒尙說道，少時我遣人對待月軒，請教主來此防守，諒無失閃，脫烈說道，既然這樣，就請教主趕快派人去請教主吧，欒尙說道，這些事你就不必管了，你就守你的汎地去吧，脫烈退出。回歸汎地，欒尙派人去請金華道，不一時，金華道，率弟子來到，欒尙迎入帳中，金華妖道說道，敵人已然入島，爲什麼不令彼破陣的，欒尙說道，咱們九曲灣的埋伏，尙且被敵人不費吹灰之力給破了，就龍虎煙雲陣，恐不足恃了，再說敵舌人若沒有破陣之法，決不敢率然入島，所以，我先以兵抵抗，以兵力抵抗不住時，再以陣禦防不遲，金華妖道，點了點頭道，你這主見，却也使得，可是你請我前來，作甚麼呢，欒尙就把適才與脫烈計議的話，說了一遍，金華妖道說道，我在此防守，我那裏未免空虛，倘那裏有失，我們可就走頭無路了哇，欒尙說道，你老人家沒留人在那裏防守麼，金華妖道說道，我雖然留人於彼，恐不把牢，你再派幾個人去吧，欒尙當時命法華真人呂法宏，妙術真人呂法廣，各率手下弟子，前去待月軒防守，分咐已畢，自率嘜兵五百，趕赴後島，及至來到，見島上甚是安靜，心中畧安，忙來至島上，把兵分佈在要

隘之處，面向島中防守，命耿同仁的隊伍去防備由外面進攻的敵人。分派妥當，忽聽島外，砲聲隆隆，響個不絕，正在驚愕之間，忽有探子報道，現有三仙山的船隊，已攻進島外，與赦教王戰爭起來。請令定奪，欒尙向探子吩咐道，你快去島口，知會馬島主與赦教主，切不要力抵，須用槍弩炮火以擊敵兵，要謹。要謹。探子遵命，傳知去了，那三仙山的三劍客，怎麼此時，兵攻島呢，原來徐帥見秋起風戰脫烈不下，忙命鳴金，狄起風聞金退回，徐帥收兵罷戰，歸入帳中，與張道長計議道，與賊人這樣戰法，何是了局，不知先請三仙山的三位老劍客，進攻後島，如把後島奪過，賊人自然不戰而亂矣。張道長說道，此竹甚善，待貴道去與三位老劍客，共同進行辨理，徐帥大喜，說道，仙長前去，何愁大事不成，計議已定，張道長起身離營，施展輕工，由僻靜之處，來至後島，越過幾道下子，出了後島外，飛奔至島坡下，躍入水中，泅水至三仙山的船家之中，出水上船，進入艙中，見了三位老劍客，說明來意，彭老劍客說道，我得着徐帥，攻入前島之信，我便準備進攻，仙長來的甚好，請代我一謀罷，張道長笑道，老劍客說的是那裏話，我想老劍客必有成竹在胸，何用我謀。我來特備驅罷了，老劍客說道，仙長太謙了哇，請再勿客氣。共同計議破敵之策吧，張道長說道，賊人在島口防守，我們若驅隊進攻，賊人必以槍弩當先，且島口外亦必有埋伏，這是不可不防的，彭再世點頭說

道。那是勢。必然，可是應以何法預防呢。張道長說道，待貧道，且去島口，暗探一番。然後再計進攻的辦法呢。發老劍客說道，仙長坐向未安。又去探島口，未免太偏勞了。張道長說道，爲國除賊，何言勞苦，計議已定。張道是離船入水，分波踏浪，值向島口。泗來。泗至島口外，潛伏水中，運用目力。仔細偵查，見島口外，有數道欄網，網上簷有水雷。心說，多虧我前來探看。若冒然來攻。豈不要吃大虧，想罷。忙抽出寶劍，把欄網完全給割斷，腹泗水深入，遙見別面密排轉輪刀。那刀像開車似的，在水中旋轉不已，把海水攪的，翻起花來。泗至輪刀切近，也用劍給割壞，又沿島仔細偵查一番。再無其他的埋伏，始退回船隊，上船入艙，向彭老劍客，說明破了埋伏的經過，彭老劍客聞言大喜，問道，埋伏既被仙長所破，我隊進攻可無阻礙了，可是賊人若專以槍弩抵抗，又應如何破之呢。張道長說道，賊人的槍弩，雖然厲害，我們若選精通水性島兵百名，率着，由水底進攻，賊人其奈我何，發老劍客說道，我就照仙長的計畫進行吧，當命明變，蕭天籟，挑選精於水性的島兵百名，由水底進攻，請張道長作爲接應，如攻入島口時，奪過船，且待本隊攻入，再爲進攻賊島。分派已畢，俟明變專率兵去了之後，島自率隊開向島口不遠，停止前進。擂鼓吶喊，遙作攻勢。馬無疆聞聲，料着三仙山的船隊進攻島口，忙命放光威前去抵禦，並命以槍弩當先，放光威奉命率船家，直至島口前。

洪武劍俠圖 第十七集

一一一

，令戛兵開槍放弩，迎頭痛擊，彈如驟，弩如飛蝗，紛紛亂射，那知三仙山的船隊，只是擂鼓吶喊，並不前進，賊人不敢疎忽，一個勁兒的亂射，正在這亂射的當兒，烏口裏面，已然大亂，原來是明燮與蕭天籟，率水隊，由水底攻入，搶上賊船，亂殺戛兵，馬無疆率衆弟子，捨命抵抗，與二位老劍客苦鬥起來，正在不可開交之際，張道長又趕到了，上船亮劍，大展身手，上前助戰，馬無疆雖然武術神化，怎禁得起，這三位世外高人，團結在一起圍攻，苦鬥多時，漸漸不支，一面命人去知會敖光威，火速撤退，一面勉強抵敵，敖光威得知敵人深入島口，恐被斷腦退路，忙把船隊撤回，將退回不遠，彭老劍客已然率船隊，一擁攻入，命島兵施放槍弩炮火，兜着賊隊的背後痛擊，賊隊當時大亂，紛紛逃竄，撲通撲通，往水裏亂跳，可憐戛兵，不死於槍弩之下，便死於海水之中，敖光威到此時，已然束手無策，叫苦不迭，急與馬無疆，會合在一處，投身入水，氣了船隻，率殘隊洩至島坡下，離水上岸，向島中逃去，明老劍客與張道長，盡把賊船奪了過來，彭老劍客率船隊攻入，把所得的船隻，分撥各隊，直至島坡下，紮下遙隊，不暇休息，命明燮統率船隊，自與張道長，蕭天籟，率一枝健隊，離船上島坡，直向島上攻來，攻至島前，見馬無疆等已然逃入寨中去了，寨上的滾木擂石，槍弩砲火，紛紛打將下來，彭老劍客督隊攻打一陣，見賊人防守甚嚴，只得收兵，在島坡上紮住營寨。

此時天已大明，畧是休息，用了戰飯，與張道長共議破島的辦法。張道長說道，賊人島上防守的甚是嚴密，以兵力攻之，殊非容易。不如今晚，我暗至島上，見機而作，如能得手，便辭殺他一陣。那時老劍客率隊趁乘進攻，方能成功。老劍客點頭說道，此計甚妙。今晚命我三弟與仙長前去吧。計議已妥，候至天晚，張道長與蕭天籟收拾緊襯俐落，由僻靜之處，潛至島上，伏在叢莽中，窺視了一遍，見賊人防守的嚴密異常，瞭望樓上，也都是箭拔弩張的監視着。張道長悄悄向蕭天籟說道，看此情形，咱們要無隙可乘啊。蕭天籟說道，且到裏看一看再說吧。張道長點了點頭，一同施展輕工，躍至裏面，伏於石後，向四下裏探看，見島上的賊人，是兩面防守，中紮大帳一座，並有無數小帳，沿島紮着，如星羅棋佈一般。細看那大帳上所插旗號的字樣，方知欒尙親身在島上防守，看了多時，張道長計上心頭，用手一拉蕭天籟，潛至島左，上風頭處，把火種由水靠裏取出，竟給放起荒來，隱身於石崖下，見那荒火，如串地龍一般，把帳棚皆沿燒着了。當時火光衝天，濃煙滾滾，把島燒的，猶如火燄山一般。欒尙雖忙離帳，率群賊逃向島中去了。老劍客遙見島上火起，知道必是張道長所放，把預備破么玄明的激筒隊調齊，推着激筒，先向島上攻入，噴射荒火。自率大隊繼進，及至大隊攻上，島上的火已被激筒噴滅，遂在島上把島兵分散開了，以防賊人反攻，安排已畢，在島上紮下營寨。張

道長與蕭天籟，見彭老島主站據了島上，過來相見，一同入帳，彭老劍客說道，若非仙長這一把火，那能這麼容易就攻破了呢，張道長笑道，我見賊人防守的實在隱密，毫無可乘之隙，急的出來的見識，才用火攻，彭老俠說道，這真是急中生智呀，說罷，哈哈大笑，張道長說道，我且與徐幄報捷去，以便進行破陣，說着，起身離帳，將走出帳外，忽見島兵，跑來報道，賊人反攻上來了哇，張道長忙與彭老劍客及蕭天籟，分頭督着島兵，用槍弩射擊，相持至天明，賊始退去，老劍客與張長等，回帳稍事歇息，用了酒飯後，又沿島佈置了一番，令島兵分撥防守，分砲妥當，回帳歇休，待至天明，張道長離後島，到在前島，入帳報與徐帥，徐帥聞之大喜，備宴與張道長賀功，酒宴前，張道長把杯說道，這裏的戰況怎麼樣啊，徐帥說道，這裏現在是金華妖道防守，經我討戰數次，彼竟堅守不出，不知他是何用意，張道長說道，彼無非志拙力窮，不敢出戰罷了，徐帥說道，應以何計破之呢，張道長說道，若如此這般的辨，元帥以為如何呢，徐改說道，此計甚善，我當照計而行，計議停妥，用罷酒筵，天已大明，徐帥升帳，當向巴老俠說道，請老俠客把火牛隊預備好了，如聽號砲一聲，可驅牛直攻賊人中陣，穿過賊陣之後，便是煙雲陣的中央，那牛勢必闖入，賊的中陣，自然破了，那請老俠客率隊去離宮捉拿脫烈，略自派人前去接應，巴老俠領令安排去了，徐帥復向雲霞居士說道，

請老居士率兵一枝，隨火牛隊繼進，穿過賊陣之後，便去坎宮捉拿巨空，我自派人前去接應。雲霞居士起身調隊去了，徐帥向馮隱菴說道，請老俠客率兵一枝，攻賊寨之左，須俟賊人中寨，被火牛攻亂時，再乘機進攻，馮老俠領令而去。徐帥又向元空長老說道，請高僧率兵一枝，乘賊人中寨亂時，可直攻賊人右寨，元化領令出帳安排去了，徐林向張道長說道，請仙長率兵一枝，矣各路進攻之時，可去後島，截殺欒尙的賊隊，張道長起身領令出帳調隊去了，徐帥復命，公冶修率兵一枝，去攻火山旅，命狄起鳳率隊一枝，去攻火風鼎，命蔣德厚去攻火水濟，命巴廣瑞率兵去攻天水訟，命程錦華率兵去攻山水蒙，命淡然攻開水煥，命超然攻天火同人，命怡然攻離爲火，命泰然攻坎爲水，命澄海祥水雷屯，命斬然攻水火既濟，命雲威攻水澤節，命劉天民攻澤火革，命錢裕如攻雷火風，復派藍玉去前寨上，把旬耀，蓋元傑換來，藍玉去後，旬耀與蓋元傑來到，徐帥遂命旬攻去攻地火明夷，命蓋元傑去攻地水師，分派已畢，矣衆人把隊伍調齊，吩咐放起號砲，號耀一響，隊伍分開，巴老俠令軍士把牛尾上綁的乾草點着，火光一起，群牛大驚，眸々亂叫，把尾巴亂搖，越搖火越着的厲害，火着的利害，牛更驚的利害，後腿掀起，頭往下一低，紛紛衝入賊人的中寨裏去了，那犄角上都綁着鋒利的尖刀，賊兵碰上就死，擡上便亡，當時大亂，金華妖道，也是無法抵抗，只得率衆繞着煙雲陣逃走。

，群牛直向煙雲中陣衝去，踏動伏機，陣中的煙雲飛起，把群牛都遮閉住了。此時巴老俠率隊向離宮殺去，雲霞居士率隊向坎宮殺去，馮老俠率兵殺入賊人左寨，元化長老率兵攻入賊人右寨，兩下裏一齊動手，亂殺賊兵，把守左右兩寨的賊人，見中寨混亂，那裏還有心戀戰，不約而同的，紛紛亂竄，追隨金華妖道，迷走去了，馮老俠與元化長老，並不追趕。率兵分頭前去接應巴老俠與元化長老而去，單說巴老俠率兵直向離宮陣前攻來，當有脫烈上前截住，老俠客揮鞭就打，脫烈捧刀相迎，當時戰在一處，雙方各不相下，拚命苦鬥，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馮老俠率兵殺到，上前助戰，脫烈勉強支持了百餘合，虛幌一刀，縱出圈外，敗了下去，馮老俠與巴老俠合兵一處，至離宮之中，按陣圖，把總機關破了，姑向脫烈追去，遙見巨空也由右邊敗退下來，又見雲霞居士與元化長老在後面緊緊追趕，原來雲霞居士攻至坎宮，與巨空戰在一起，在不可開交之時，元化長老殺到，巨空見勢不妙，撥頭就跑，雲霞與元化破了坎宮總機關之後，便隨便追殺下來，追至後寨，見巨空與脫烈，都逃入紫雲墅中，與馮老俠等合兵一處，意欲攻入，由裏面紛紛射出毒弩來，只得把隊伍略退，以避毒弩，敢紫雲墅後，人聲鼎沸，喊殺連天，原來是張道長與彭老劍客等，追趕藥尙下來，皆因張道長俟各路隊伍發動之後，即率隊直向後島巨來，此時藥尙與耿同仁地馬無疆敖光威等，會合在一處，預備復奪後島

在計畫反攻的當兒，張道長已率兵殺到，欒尙命敖光威上前迎敵，與張道長戰爭起來，彭老劍客，在島上，遙見賊隊在島在與明軍，攪作一團，殺的不可開交，遂揮動大隊，衝殺下來，勢如潮湧，馳至島下，直撞入賊隊之中，人人奮勇，個個當先，大刀濶斧，一陣痛殺，賊兵那禁得起，前後夾擊，立時潰助，欒尙等制止不住，只得由刺斜裏，敗逃下去，張道長與彭老劍客等合兵一處，隨後追殺，直追至紫雲墅後，見欒尙等粉々躍入墅中，正欲進攻，裏面弩箭射了出來，張道長仔細參詳，那裏面的弩箭，並不是人力所設，乃是一種消息發動，俟弩箭放完，料着消息的機關停住，首先縱入，兵士隨後繼進，到在裏面，搜查了一番，並不見賊人的踪跡，此時巴老俠等，也由前面闖入，共同搜索，並未搜出賊人逃走的暗道，搜至後花園望月軒中，雲霞居士方看出賊人暗道的機關，因為雲牀上所舖的蓆子，掀在一邊，露着木板，用劍撬開，果然現出暗地，巴老俠縱身上牀，將要追了下去，被雲霞居士，上前一把，拉住說道，老俠客切不可莽撞，這暗道之中，必有埋伏，豈可輕入，再說，就是沒有埋伏，我們此時也追之不及了，一俟把這裏的善後辦完，我們再調查賊人的逃處，再去捉拿不遲，巴老俠只得躍下牀來，與衆人出離待月軒，率兵狂奔前寨，正行之間，恰與徐帥相遇，遂合在一起，來至中寨，紮好了隊伍，同入大廳落坐，張道長等，把經過向徐帥說明，徐帥也把破陣之事，向

衆高人說了一番，原來衆高人殺退金華妖道等之後，劉天民等便分向各陣攻去，單說劉天民率兵攻至澤火革的陣地，守陣的賊人何疇，衝出陣來，上前迎戰，與劉天民戰了數合，虛幌一刀，敗入陣去，穿過陣後，打算施放地雷，誰知劉老俠早按陣讀的形勢，由陣外抄至施放地雷的地點，把地雷藥線割斷，賊人來到大吃一驚，蔣要逃走。彼劉老俠趕了上去，一劍斫死，此時錢裕如也把雷火豐的陣地破了，鎮守雷火豐陣地的人中妖下廣，在陣後正等候敵人入陣，發動機關呢，不防錢裕如按陣上所指的方位，抄了過來，趕上前去，一劍把賊人殺死，毀壞了發動的機關。與劉天民會合在一處，來水澤節接應虎威，雲威已然把武成殺死，破了水澤節的機關，正要接應南宮斬然去，見斬然一澄然，泰然，怡然，淡然，浩然，程錦華，已廣瑞，蔣德厚，狄起鳳，公冶旬耀修等一齊來到，劉天民問道，你們怎麼把陣破的這麼快呀，狄起鳳說道，因爲中陣被火牛攻破，原有各陣守陣的賊，俱已逃走，沒人阻攔，遂不費吹灰之力，把陣就破了，我們會合到一處，來到這裏接應，不想在相遇，劉天民笑道，你們比我們省事多了，遂一同回營交令，徐帥大喜，便率隊直向中寨而來，恰與雲霞居士等相遇，共入廳中，發放軍情已畢，查點倉庫，出榜安民，犒賞三軍，擺共飲得勝酒筵。酒筵前，徐帥把杯向衆高人說道，請諸公料一料藥尙等逃往何處，雲霞居士說道，此處與火山紅海峽，距離不遠，大料必

逃往那裏去了，徐帥點頭說道，居士所料不差，那賊等決不能逃往蓮花島，一則蓮花島有劉統帥駐守，賊等不易通過，二則賊人料我軍必進攻紅海峽，紅海峽一失，蓮花島的勢孤了，賊等去守紅海峽，還可以作爲奇角之勢，所以賊人必退守紅海峽，我們休兵幾日，且派深船前去打探，然後再進兵吧，張道長說道，這裏須留妥防守，以免有失呀，徐帥說道，就請彭老劍客率船隊在此駐守吧，一俟海外平定，再另由本島人民，公舉島主就是了，張道長點頭說道，元帥辨辦法甚當，有彭老劍客在此，我軍不但無後顧之憂，且不失了連格，彭老劍客說道，如事重責，恐我不能勝任罷，徐帥說道，老劍客勿謙，捨老劍客而外，實無相當的人哪，彭老劍客說道，蒙元帥如倚重，我就勉強從事，徐帥大喜，執壺說道，老劍客既然允諾，待我敬酒一杯，以伸謝謝，彭老劍客，接杯在手，立飲而盡，重新入坐，歡飲起來，少時酒席用罷，各自休歇，次日，徐帥命人預備一隻船，打發徐公子回家，蓋元傑起身說道，我願送公子去，不知元帥允許否，徐帥說道，賢侄美意，本帥是感激不過，但值此用兵之際，不便以我家中私事而廢公務哇，蓋元傑說道，元帥雖然不能因私廢公，小賢豈可有始無終，我既爲搭救公子而來，便應保護公子而去，萬望元帥玉允爲要，徐帥說道，你既如此說，我若不允許，未免不盡人情，你須早些回來就是了，蓋元傑連稱，是，是，忙去幫着公子收拾行裝，不大工夫，行裝

整頓已畢，徐公子拜辭了衆高人與徐帥，又與衆小俠作別，與蓋元傑離島，乘船回里去了，徐帥休兵數日，這日，探子回報道，欒尙等已向火山紅江峽逃去，請令定奪，徐帥把探子遣去，整頓大軍，預備出發，一日之工，預備停當，正要起兵之際，忽有珠島的兵下書，官軍把下書人帶至大廳，下書人見了徐帥，將書呈上，徐帥展開看了一遍，若嘆不已，將書遞與張道長說道，誰仙長觀看此書信吧，這又是一件難解決的事呀，張道長接過一看，見上面寫道，薄命女岫書拜稟徐老元帥麾下，岫雲原係良家女子，不幸遇人不淑，致被境遇所迫，出家爲道，悞入白蓮匪教之中，蒙元帥法外施恩，曲子寬宥，此恩此德，沒齒難報，今茲有所請，敢陳下情，竊聞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寶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，岫云飄一身，孤苦無依，無家可歸，無地可容，遂節志物色英雄，委身待之，初與旬耀遇於汴洛，便知其色池中物，一見傾心，話難出口，不得水人介紹，白道之盟難訂，自從汴洛事失，我二人馬首西東，天各一方，不通聞矣，雖然久不謀面，終耿並未去心，旋餘龍虎島中，又得聚首，自將旬耀救出虎口，方談實情，岫雲毅然倒反賊果，暗盜島圖，以助其成功，俾遂素願，今岫雲寄身珠島，度日如年，望元帥轉諭旬耀，勿使薄命女子秋扇見捐，早作偕老之計，實爲恩便，張道長看罷，笑向徐帥說道，此事殊難解決恐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啊，徐帥笑道，且問一問旬耀再說吧，遂命人把旬耀

喚來，多時旬耀來到，徐帥說道，這裏有一封信，你且看來，說着遞與旬耀，旬耀接過去，由頭至尾，看了一遍，直凜的面紅耳赤，熱汗滿徒，說道，請元帥源察，我雖曾悞入邪教，行爲不檢，然對於淫字，決不犯。那岫雲老尤物雅然向我傾心，我始終也設承受，前在他教我之時，他曾對我表明心意，我因利用他盜取島圖，遂假意應允，在送他去桃花塢時，我曾以正言勸他，令他暫居珠島，將來覓個廟宇，洗心條憲，正悟參脩，他也聽從了我的言語，怎麼時他又與元帥來這麼一封信呢，這真無耻已極，我決不能與這無耻的人爲偶，徐帥說道，那岫雲他也可算巨眼識英雄，是你的知己了，你不妨就把他收下吧。旬耀說道，這件事我寧死不敢從命，徐帥說道，你也，不要太固執已見，男女之間，是不可負心的，旬耀說道，我與他一無父溜之命，二無媒的之言，三無暗昧之事，四無夫婦之名，他所要求之事，我雖羊爲的許諾，實是一時權宜之計，事後我勸之良言，遵之以正道，我總算對得起他，怎麼算負心呢，不過，他執迷不悟，其愛我適足以害我，陷我我不義之事，耀雖不才，怎能依從，如果他非欲嫁我不可，我便認爲他是我的冤家對頭，再說，我之不應許他，是保持他的名節，保持他的名節，正是愛護他，這種愛護，較之私情之愛爲深吧，元帥請勿爲難，我自作書，喚醒他的迷夢就是了。徐帥說道，你說的句句是理，頭頭是道，本帥也不能勉強於你，你速去脩書，我看過之後

令珠島的人帶回便了，旬耀退出，回至自己帳中，提筆一揮，把書信寫就，拿至大廳星與徐帥觀看，徐帥接書在手，見上面寫道，岫雲道長鑒，元帥頃接大札，授耀展談，耀者讀之下，不營汗顏，又不勝感激，所感激者，耀平生知己者，道長一人而已，道長既許我爲英雄，請問英雄所作何事，我若與道長結爲愛侶，使道長名節有虧，豈英雄肯爲者乎，耀雖不敢自命爲英雄，然嘗切願學焉，一舉一動，皆不敢出乎英雄範圍爲之外，道長如真爲耀之知己，應鼓勵耀勉作英雄，勿陷耀於不義，方是愛耀之深也，今道長意不顧羞耻，以兒女私情，上瀆元帥聞聽，必欲雙方喪失節操，不知道長是何居心，若云前曾面訂白首，引以爲證，殊不知乃耀一時權宜之計，耀彼時若不羊爲允諾，裏長不但不能爲我開，且與我爲仇，豈不耽誤軍事，雖然，耀將來亦有正當之酬報，所謂正當酬報者，必使道長有所歸宿，現導道長之入於正軌，已聊表寸心矣，道長若非欲與耀結爲愛侶不可，耀寧永抱獨身主意，亦不敢從命焉，不情之處，千祈原諒，特此涵達，即希查照爲荷，徐帥看罷，點了點說道，岫雲若是明白人，見此信，當感激你，否則，恐因愛而轉爲仇哇，旬耀說道，愛與仇且自由他，我是對他總不負心就是了，徐帥說道，只好如此吧，遂將書信交與珠島的人帶回，交與岫雲收越，珠島的人携書去了，徐帥謹步老類客把守龍虎島，自與衆高入，率船隊向紅海開駛來，直隨是岫齋千里，旌旗蔽空，一

帆風順，直達紅海峽前，紮下水師連營，徐帥不暇休息，與衆高人，登船樓瞭望，遙見紅海峽上，刀鎗林列，旗幟飄揚，婁兵往來如織，絡繹不絕，再看山上有砲台一坐，上支紅衣大炮，在山口間，無數船隊，紮着連營數坐，巡船不停的梭巡，婁兵鵠立防守，看了多時，一同下了船樓，歸入帥艙落座，張道長說道，看此情形，賊人防守的甚嚴，我們須慎重從事，待我今夜晚前去窺探一番，再定進攻之策吧，徐帥道，仙長一人勢孤，再請一位隨去，方保無虞，元化說道，貧僧願隨一往，徐帥大喜，遂命人擺上酒筵，祝順利，少時酒筵擺齊，徐帥與衆高人共坐飯酒，天至天晚，方才罷筵，僧道二高，換上水靠，離船入水，逕向山下泅來，泅至山下，出水登岸，施展輕工，直達山上，縱身躍入，伏暗處窺探，遙見滿山燈光，密如星斗，傳交之聲，接連不絕，看罷，下山潛至金光寨前，仰看上面，靜悄悄，空落，並無一人把守，心中甚是訝異，沿寨週視一遍，方看出寨上遍張天羅網，繞至後一看，也是羅網密伏，在寨牆的箭孔之中，都設自有自動的伏弩，碟口間，暗設噴火筒，偵察半响，無隙可入，只得向後山窺探，見後山上，隨着山勢的起伏，紮着連營，山上的叢莽，完全除盡，所有林木，亦已代除，知道，是防火攻，又防有人藏匿，料着環寨姓山之上，一定都是這樣佈防了，依着元化長老，欲涉險入寨中去窺探，張道長欄阻道，寨上的伏埋，甚是厲害，不用說是人，就雀鳥也

恐難飛入哇，我曾聽雲霞居士談，凡設天羅網，必有冲天箭，與連環居齒轉輪刀却我們豈可輕入，且回營再作適議吧，元化長老無奈，只得與張道長離了賊山，回歸大營，見了徐帥，說明經過，徐帥說道，任賊防守之策，花樣翻故，邪總不能抗正啊，我們且與他開仗，徐圖破寨之計吧，正計議間，忽有探事的官軍入報道，啓稟元帥得知，適才由賊人的後山，繞出一枝賊人的船隊，約有數千，嘔旗腹鼓，由距我營十里外，石門礁當中航線通過，船行的速度降常的快，向東北龍虎島方面開去了，請令定奪，徐帥把探了遺去，向張道長說道，賊人却是狡猾，我趁我大軍到此，他却反攻龍虎島去了，請道長試料去反攻龍虎島的賊人是誰，張道長笑道，定是樂尙無疑，徐帥點了點頭，說道，此事應如何辨管，張道長說道，龍峽島有彭老劍客把守，大料無妨，待等賊人與根老劍客相持不下之際，我們分兵一枝，兜殺上去，賊可破矣，徐帥說道，賊人中途必有船隊設伏，一則爲阻我軍回救龍虎島，二則襲我軍的後路，必先破他的伏兵，方保能無虞，不用等賊人與彭老劍客相持不下之時，紅海峽的賊隊，勢必進攻我軍，同時後路的賊兵亦必殺來，不令我軍無暇分兵去救龍虎島哇，爲今之計，我們一面準備迎敵，一面派人進擊後島的賊兵，把後路賊兵擊退，便直去龍虎島，援應老劍客，如此辨理，仙長以爲如何，張道長說道，元帥這變管齊下的辦法，是再好沒有了，就請派遣一切，徐帥升坐，

命藍玉爲左翼，命沐英爲右翼，各統船隊五百，預備與賊交兵，請馮老俠與劉天民等，率水軍一校，夫破後路之賊軍，並去援龍虎島，出派已畢，天已大明，聽山口中，炮響連聲，鼓聲如雷，忙列開陣勢，整軍待戰，至船頭觀看，遙見賊隊一字擺開，當中一隻艨艟艦上，端坐一人，正是金華妖道，身後站着許多賊人，看罷，問道，誰去上前討戰，巴廣瑞竊道，小侄願往，說着，離帥船，上戰舟，衝至陣前，站在船頭，橫鞭問道，那一個不怕死的賊人，上前與某一戰，一言未了，由賊陣中，衝出一隻戰船，上面站着一個賊人，手捧寶劍，趕至切近，巴廣瑞說道，來賊通名受死，來賊說道，切乃唐嗣源是也，你是何人，巴廣瑞通了姓名，掄鞭就打，唐嗣源躲鞭還招，兩個人戰爭起來，戰了百餘個回合，不分增負，狄起鳳在陣前觀看，見唐嗣源的劍法非常精妙，巴廣瑞難占上風，忙與公冶修說道，我們何不如此如此，以捉賊人，公冶脩笑了一笑，點頭應允，狄起鳳當催船上前，來至切近，縱過巴廣瑞的船上，說道，巴大哥且退，待小弟殺這個狗頭，巴廣瑞退回，跳至狄起鳳的船上，退回陣中去了，狄起鳳接住賊人廝殺，戰了數十個回合，狄起鳳說道，小子你敢跟我水中一戰麼，唐嗣原說道，那裏去戰我也不懼你呀，狄起鳳說道，你既不懼，且隨我來，說着，虛幌一衝，翻身入水，唐嗣原也追下水去，不防，公冶脩在賊船旁埋伏等候着呢，見賊由船上跳下，暗將手中奪往上一舉，賊

人胸部正碰在奪尖之上。公冶修把奪一順，抽了出來，賊人當時身死，順水飄流下去，公冶脩奪了賊船回陣，狄起鳳縱上戰船討敵，橫衝說道，我已然把唐嗣原喂了忘八膽，你們那一個還敢過來，言還末了，唐玉香催船出戰，罵道，好小輩你還我哥哥的命來，狄起鳳笑道，你要你哥哥呀，待我送你找他去不好嗎，唐玉香大怒，揮劍就扎，狄起鳳掄衝便磕，見賊女把劍抽回，隨着揮衝就打，唐玉香躲過衝去，舉劍向頭斫下，狄起鳳躲劍還招，劈頭蓋腦一陣亂打，唐玉香那裏抵抗得住，虛恍一劍，往圈外就縱，翻身抖手打出迷魂袋，狄起鳳早知賊人要發暗器，並料定是迷藥一類的東西，用左手二指，把鼻孔堵住，側身躲了過去，唐玉香上前來，意欲復戰，狄起鳳堵鼻子那隻手無名指與小指暗握着飛鏢呢，見賊女又搶上來，把鏢倒轉過來，抖手打了出去，唐玉香那裏躲閃得及，咽喉上被鏢打入，當時身死，倒於船頭，狄起鳳同時也栽倒船上，原來在他打鏢時，迷魂袋的餘香未盡，致被迷昏過去，兩下裏的人，各把戰船開回隊去，公冶修忙掏出解藥把狄起鳳解救過來，此時賊起，已分土路衝殺上來，徐帥傳令各隊，不准迎戰，只用箭弩迎頭痛射，各隊遵令，如疾風驟雨的，把箭弩向賊人射去，賊人却是玩強，捨死亡生硬往上攻，官軍是用箭弩極力抵禦，徐帥站在船樓上瞭望，打算乘賊人攻的筋疲力盡時，再令全隊衝出，一鼓便可破敵，誰知在這待機之間，忽有官兵入報道，啓稟元帥

得知。我軍已左軍，已被賊人攻破，已然退下去了。徐帥聞報大驚，忙傳令速退。當時各路大軍退了下去，被賊人追殺一陣，損傷士氣船隻不多，退出十餘里。方才紮住營寨，徐帥升座，命人到左翼，去傳藍玉。不一時藍玉來到，徐帥問道，你怎失的事，被賊人攻破了呢。藍玉伏在案前請罪，說道，末將罪該萬死，只因見賊人攻的甚緊，末將率隊迎殺上去，意欲殺退賊隊。不想，一經殺出，賊人用火噴子亂射我軍，我軍不能抵抗，退回陣中，賊人隨後乘勢攻入，遂致失敗。徐帥說道，你乃是宿將，用兵多年，怎麼倒不知遵從軍令了呢，擅自迎敵。牽連的全軍敗退下來，損失士卒船隻若許，我若不以軍法從事，何以立軍威，說到此處，把臉一沉，喝令左右，推出砍了，藍玉一聽砍字，當時吓了一身冷汗，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渾身顫道，元帥呀，末將並非不遵從軍令，實因被賊逼的追不得已，始率兵出戰，在當時局勢之下，未將已乏抵抗能力，遂擅專出戰，本圖一戰成功。誰知竟遭失敗。望元帥開天地之恩，饒末將一死。允許帶罪立功，實爲公便，徐帥說道，本帥是能原諒你的，但是軍法容你不得，我與你情同手足，義如兄弟，但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公不能慘私，私不能濟公，公私若不明，何以服衆呢，你死休要怨我，乃你干犯軍法，有取死之道，我却無法維護，且得難姑息，說罷，連催促左右，赶快推出行刑，左右上前，把藍玉細了起來，如至船頭，一刀把藍玉腦袋砍

掉，提頭入艙，呈與徐帥驗看，徐帥命把首級號令軍前，全軍立時肅然，徐帥次日令船隊排開，聽候訓示，不一時，船隊排開，徐帥乘帥船，來至陣前，站在船頭，向衆軍說道，本帥昨日，把藍大將軍，以軍法從事，不知者，以爲本帥毫不容情，其實是軍法無私，望各官仕士卒，却須自肅自戒，勿違軍法，倘不不凜遵，本帥不但不許，軍法也是不容，仰爾三軍勿以身試法，免本帥暗自傷心，你們大家聽明白了麼，衆軍答應道，聽明白了，徐帥遂令各軍歸隊，自與衆高人歸入帥艙之中，向張道長說道，賊隊此番破金沉舟的進攻我軍，係指望在我軍後路之埋伏兵趁勢夾攻，豈知已被我軍阻住，我軍此次雖漢賊人的計畫也成泡影，賊人徼倖戰勝，我軍尙未吃大虧，一俟馮老俠的情報到來，我們再定破敵之計吧，張道長說道，馮老俠的情報，大料不久便能接到哇，正說之間，中軍入艙，呈上一封捷書，徐帥展開觀看，不勝欣勝，原來這封捷報，正是馮隱菴遣人送來的，皆因馮隱菴率兵返回，行出約二三餘里，遙見前面有賊人一枝船隊，橫佈海面，紮下營寨，馮老俠也把隊伍列開，佈成陣勢，節節進逼，取包圍形勢，賊隊也把陣勢伸長，以防圍困，兩下裏把陣勢佈成，互相對峙，馮隱菴命劉天民前去討戰，溫天民遵令，催船至陣前，捧劍喝道，賊隊聽真，現有劉天民在此，那個敢出來與我一戰，話未說完，見賊隊中出一隻戰船，上面站立一賊，頭戴魚皮帽，身穿魚皮鎧，手餘三停

飽鏢。正是窮兇極惡的賊魁脫巨武，待至切近，喝道：「脫曹呀，你與老夫交戰，是你的死期到了。」脫烈獰笑道：「劉老匹夫，休撥狂言。上前一戰好了。」劉天民捧劍搶至近前就扎。脫烈躲劍還招。當時戰在一處，戰約百餘合，勝負不分。馮老俠客見脫烈勇猛異常，劉天民難以取勝，忙密令吳元一率一枝船隊，攻賊隊之左，令黃秋影攻賊人之右。吳黃二老俠遵令率隊去訖，脫烈與劉天民正爭戰之間，見官軍分爲兩路，抄殺上來，虛恍一刀，催船回隊，馮隱菴急率大隊，衝殺上去，賊隊並不迎戰，只以箭弩抵橫，相待多時，天已昏晚，馮老俠只得收兵歸陣。次日早，馮老俠與劉天民等計議道：「那脫烈智勇兼全，若不用出奇致勝的法，恐難破他呀。」黃秋影說道：「我有一計，不知行得否。」馮老俠說道：「你且說來我聽。」黃秋影說道：「何不用火攻呢？」馮老俠問道：「怎樣用火攻呢？」黃秋影說道：「可編成一隊火箭隊，俟東風起時，把火箭隊，向賊隊一字拂開，節節逼進，火箭齊撥，豈不燒他一個落花流水麼？」馮老俠點頭說道：「這個主意却也行得，事不宜遲，你就趕快去教練這種船隊，練成之後，待我閱畢，再用以破敵罷。」黃秋影說道：「請兄長撥給小弟，戰船五十隻，二百五十名火箭手，以便教練。」馮老俠當時照數撥給，黃秋影退出，教練火箭隊去了。數日之工，已竟成功，請馮老俠觀看，馮老俠乘船來到後寨，見火箭船隊一字排列，每船上火箭手五名，船頭上竊排五個火箭匣，火箭在匣中裝着，

每名兵 各管箭匣一個。每個箭匣可裝火箭十隻。機關一開，便連貫射出，馮老俠看罷，向黃秋影笑道：「你把連珠弩，改造了連珠火箭了哇，黃秋影說道：「是的，因為弩桿短，不能應用，箭桿長發火的效力人大，所有那箭桿上，我都命人塗上留黃焰硝了哇，在箭匣前端，安設有火石，箭出匣口，箭簇一會火石，便能會着，射出去，箭桿也就着了，馮老俠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這樣安排，很好，很好，我看天氣，今晚就有大風，聽我令下，你進攻就是一說吧，回歸中寨，準備一切，展眼天已昏黑，大風陡起，馮老俠命隊伍左右分開，與火箭船隊閃出一條出路，立命黃秋影催火箭隊進攻，黃秋影聞令，當命火箭船隊，排成一字，衝出陣去，自乘一隻戰船，在後督隨，離賊隊不遠，一聲號砲，火箭齊施，如萬道火蛇也似，接連着飛入賊隊，再加着風姨爲助，那祝融更大肆其虐了，當時賊船火光大起，照的海面通紅，脫烈萬也沒想到，馮老俠有此一着，忙着率隊敗退，燒着了船，只得棄去，沒被燒的船，四散逃避，馮老俠與婁天民，錢裕如，吳元一，白雲章，周培德等，分率船隊，四出追擊，大殺一陣，擄過賊船無數，脫烈率殘隊，向刺斜裏逃走了，馮老俠收兵回營，一面與徐帥報信，一面率船隊，開向龍虎島而奔，這日行離不遠，探船回報道：「現有變向的寇隊，在龍虎島下紮營，脫烈的殘隊，也合併在一處了，請令定奪，馮老俠客道去探子，紮下營寨，命劉天民入島，去見彭老

劍客，共議破敵之策，劉天民遵令，離營入水，走水底線，由後島口而入，至島坡，出水上岸，展展輕工進入島中，來至中寨，入廳與彭老劍客相見，互叙寒暄，一同落座，彭老劍客問道：老俠客來此何事。劉天民把來意及經過說明，彭老劍客笑道：馮老俠用兵如神，實在令我欽佩，現在樂尙反攻，我並未與其交戰，劉天民說道：老劍客爲什麼不出戰呢，彭老劍客說道：賊人此來，以爲此島空虛，一鼓可破，決不能帶有許多糧糈，紅海峽有餘帥大兵壓境，勢難接濟，賊人糧糈一乏，不戰自退，待其退時，突出擊之，豈不一戰成功，劉天民說道：老劍客的計劃，甚是持重，俟其退時，我弟兄，先截殺，然沒老劍客隨後追擊，給他兩下夾攻吧，彭老劍客說道：現在你們這位率兵趕到，就無須乎用優兵之計了，劉天民問道：此計不用，老劍客還有何計呢，彭老劍客說道：可如此這般的辦理，管教賊兵片甲不回，劉天民聞言，鼓掌稱善，起身告辭，回營與馮老俠按彭聲劍客的計畫安排去了，究竟樂尙怎麼不反攻了來呢，皆因與金華妖道，由龍虎島暗道敗走，到了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之後，小紅孩樂天蕩把進援蓮花島戰敗回之事，向金華妖道，叙說了一回，金華妖道聞聽，恨恨說道：徐達，劉伯溫等，真是我們白蓮教的冤家對頭哇，若不把他等除了，我白蓮教恐振興之一日了哇，樂天蕩說道：教祖勿憂，這金光寨現被我修造的鐵筒相似，任徐達怎麼兵強，張三蜂等怎麼能幹，他等也

難越電池一步，此處是可以守，進可以攻，何愁官軍不破。金華妖道說道，這裏你怎樣修造的呀。聾天蕩說道，我特請妙手真人白翔羽，沿着金光寨，安設天羅網，冲天箭，梅花伏弩，三種埋伏，專防來無踪去無影的人。前來暗探，金華妖道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，你這種設備，簡單之中，却是週密，較之我在龍虎島佈置強多了，可是寨外山上，你怎麼佈防的呢。樂天蕩說道，寨外山上，我只設重兵把守，並沒設有其他的埋伏。金華妖道說道，這却不甚妥當，我們須想防守的妙法，方保無失。樂尚接言說道，依我說防守，不如進攻啊。金華妖道很不悅道，我們已登殺敵逃退，銳氣已然挫盡，那還有攻的能力呀。樂尚說道，我說的這個進攻的法子，不是直接去攻徐達，却能使徐達，不戰而退。金華妖道，說道，你且把這法子，說來我聽。樂尚說道，我料徐達不久殺到，請教祖率船隊在山口屯紮，以阻明軍進迫。徐達一來，龍虎島勢必空虛，我率一枝船隊，繞道前去，乘虛復奪龍島，把龍虎島奪回，徐達背腹受敵，不退何待。脫烈插言說道，教主此計妙甚，某願率隊一枝，作為接應。樂尚說道，你如去接應，可繞到龍虎島與紅海峽，兩處適宜的地方駐紮，如也可以為我的接應，也可阻徐達援救龍虎島的船隊，更可以與教祖夫攻徐達的大軍，這三樣你便宜辦理好了，脫烈連稱，是。金華妖道說，你們這個主意，甚合我心，待我且去山口紮營，你們俟徐達大軍一到，就趕緊各幹事就

是了。計議妥當，金華妖道，命藥天蕩守山，自率船隊，在山口屯駐去了，及至徐帥大軍到來，藥尚率隊，用梭峽而出，繞走石門礁，直奔龍虎島，來到島前，見島口防守的船隊，是三仙山的旗號，心裏就涼啦，暗道：想不到徐達，會把三仙山的人留守在這裏，這可不好辦哪。又一轉想，管他好辦不好理，已竟到此，就得破釜沉舟的幹一下子吧。想罷，便密令各隊，準備進攻，候到夜晚，率隊逕向島口攻來。攻至切近，聽三仙山的隊中一聲砲響，箭弩齊發，勢如疾風，紛紛射了過來，忙命藤牌隊當先，冒着箭弩，往前進攻，守島口的船隊，乃是明燮統率，見賊軍以藤牌隊當先，忙命火槍手施放火槍，彈如雨，紛紛打了過去，直打的藤牌隊，相繼死亡，藥尚見勢不妙，忙傳令把船隊撤回，歸入營中，與耿同仁商議道：我看賊人防守的甚是嚴密，徒攻無益，不知寨主有何妙策。耿同仁說道：故我拙見，可由咱們逃走的那條暗道攻入。藥尚說道：那怎能行呢？耿同仁說道：教主怎見保不能行呢？藥尚說道：那條暗道敵人豈有查不出來的道理，我們若由那裏攻入，大被獲遭擒，耿同仁說：要不然請教主分給我船隊一枝，我率着去攻後島，兩下夾攻，或能收效哇。藥尚搖頭說道：我們本來兵力不足，若再分開，豈不更薄弱了。這個辦法，斷々乎行不得。耿同仁連出兩個主意，見藥尚並不採取，心中老大不自在，遂敷衍說道：我的主意既然都行不得，還請教主自想妙法，我是再也想不出了。藥

尙說道，勢已至此，我們先跟他正式一戰。然後再想他法吧，耿同仁說道，既然如此，待明天我去討敵要戰就是了，樂尙見耿同仁無計可施，一味的敷衍，也就不再商議，說道，現在天已不早，我們且歇息歇息，有什麼話，明天再說吧，耿同仁退歸己船，歇息去了，次日天開，樂尙列成戰勢命耿同仁前去討戰，耿同仁催船向前，切了候天陣，見敵人連睬都不睬，好像沒事人兒似的，嚴隊防守，只得退了回來，向樂尙說道，敵人並不出戰，這可怎麼辦呢，樂尙且回營另作計較吧，遂收兵回玉營中，歸入艙中落坐，衆賊默々無言，樂尙愁眉不展，用手一拍棹案，奮然說道，我此番若奪取不了龍虎島，誓不在海外存身，單獨的去內地，成立白蓮教，事成之後，再與明軍決戰，倒看一看，鹿死誰手，說罷，恨恨不已，衆賊見樂尙要走極端，一齊勸道，教主勿怒，某等今晚，願捨死忘生，再去攻一陣，如攻不破敵人，誓不國兵，樂尙聽衆賊這麼一說，心中的氣，略平了一些，強笑着說道，諸位能有這種犧牲的精神，方不愧爲白蓮教中份子，我今晚專待諸位捷音衆賊被樂尙激勵的擦拳未掌，恨不能箇刻天黑，好率兵進攻，待了多時，日已西墜，一天黑幕，罩了下來，群賊分各船隊，一鼓作氣，直向島口攻來，攻至切進，就聽轟隆一聲巨響，前路的水兵，竟碰在水雷之上，被炸了個人仰船翻，立成非粉，後路的賊人，那還敢往前進，紛紛退了回來，樂尙見衆人去的也快，退回來的也快，這

損傷了一枝船隊，心中更是煩惱，相持數日，一籌莫展。正在這進退維難的夾當，脫烈率殘軍到來，一聽脫烈叙說敗績之由，更是懊喪的了不得。脫烈說道，教主勿憂，等某重整旗鼓，再想良謀就是了。又過了一日，忽有探子回報，現有馮隱菴率官軍來到，在島後紮下連營，請教主定奪。藥尙聞報，大吃一驚，向脫烈說道，看此情形，龍虎島不但不敢奪回，我軍恐多不利呀。脫烈說道，事到萬難須放胆，到不可解的時候，只可以不可解解之。到不得了的時候，只可以不得了了之。藥尙說道，這話無非是自寬之辭，與事無濟。今我已抱定決心，如此番不能成功，我也無顏再回紅海峽，自去內地，另行成立白蓮教。與明軍抗橫，以求最後的勝利。脫烈說道，教主既有這種決心，脫烈願助教主成功，這是以後之事，前不成問題。日前的難關，且想法打破要緊。藥尙說道，你可趕緊整頓你的船隊，去堵馮隱菴那枝官軍，我好再進行攻島。脫烈遵令，忙把船隊整頓齊畢，開向後島而來。及至開到，並不見有官軍駐紮，心中甚是納悶，暗想道，莫不成官軍也入島中去了。又一想，他們乘勝而來，那能退避呢。這一定又有什麼詭計，我切不要疎，忙命探了去探。不多時，探子回報，馮隱菴的船隊，已然退入島中。現在島上插有官軍的旗號，脫烈聞報，心說，官軍退入島中，我便不怕了。遂率船隊在後島口，紮下營寨。遙見島上，果然盡插官軍的旗幟，當命人去報知藥尙，藥尙聞報，

心中略安，也命探子去訪島口偵查，不一時，探子回稟報道，三仙山的船隊，也退回島中去了，島口並無人防守，欒尙把探子遣去，心生一計，暗道，他既不守島口，我何不率隊攻入，用砲攻打寨欄呢。想罷，命募兵通知脫烈，進兵後島口，用砲攻擊，募兵遵命通知去了，欒尙率隊衝入島口，把數隻砲船向島上寨前擺開，紅旗一搖，分咐開砲，砲兵將要發火，忽聽島上一陣羅鳴，飛天神火砲，由上面打了下來，像大火團一樣，紛紛飛墜船上，連打帶燒，賊隊那裏禁受得起，嘖嘖嘖嘖，往水中亂跳，數隻砲船，也被飛天神火砲打沉，欒尙見此情形，叫苦不迭，率隊出島口，將及島口外，忽聽一通鼓過，一枝船隊截住去路，爲首一人，高挽髮髻，銀髯飄洒，手捧利劍，氣宇軒昂，正是彭再世老劍客，欒尙只得硬看頭，上前喝道，老匹夫火速閃開，不然，我叫你立刻死於劍下，彭老劍客哈哈笑道，欒尙哪，你今已如甕中之鱖，且上之肉，你還想逃走麼，欒尙並不答言，捧劍就刺，老劍側身躲過，舞劍進招，當時戰在一處，欒尙武術雖然絕倫，怎奈彭老劍客的劍法神化，勢難取勝，況且乘賊與募兵已無鬥志，大半入水逃走，欒尙不敢戀戰，虛幌一劍，翻身縱入水中，走水底線，向島口外逃走，至島口外一看，見一人捧劍，伏在水中等著呢，細看，乃是明燮，忙踢水向刺斜裏逃走，明燮那裏肯容情，也踢水隨後就追，幸欒尙水性甚大疾如脫兔燮敵，逃走了，明燮追之不及，只得回歸船

上，與彭老劍客，擄了賊船，率隊回島，棄船上岸，入島至大廳，此時馮老俠等也回來了。彭老劍客笑問道，老俠客把脫烈拿住也未，馮老俠說道，脫烈逃走，賊船盡數擄了過來，彭老劍客笑道，若非老俠客趕到，那會這麼容易，把賊擊呢，說着，一同歸座，大排筵宴共坐飯酒，原來馮老俠也是用神火炮，擊打脫烈的船隊，命劉天民在後島口外水中埋伏，命錢裕如率船隊在後島口外堵擊，脫烈怎禁得起，率隊入水而逃，劉天民在水中截殺一陣，脫烈闖了過去，順水逃走，劉天民與錢裕如會合一處，得過賊船，率隊進入島口之中，安紮停當，來至島上，見了馮老俠，說明經過，一同至大廳，向彭老劍客交令，這破賊的之策，就是彭老劍客與劉天民計劃的，預先自率一枝船隊，由後島口潛出，與錢裕如的船隊，去島左側，蘆葦處埋伏，馮老俠率船隊進入島中，與蕭天穎，把得立馬島的飛天神火炮，分置前後島上，劉天明與明老劍客，分往水中埋伏，果然藥發脫烈，兩枝賊隊，深入島口，欲發炮攻島，蕭天穎與馮老俠，分守前後島，見賊人炮船分列，那敢怠慢，立時命炮手把飛天火炮打出，以炮破炮，始收全功，衆高人談笑破賊，共飲得勝酒，是何等的快活，酒筵用吧，略事歇息。第二天，馮老俠告辭，與劉天民等率隊返回紅海峽，這日來到，見了徐帥備說詳細，徐帥聞報，喜之不盡，馮老俠問道，此的戰況如何呢，徐帥說道，金華道現在收隊退入紅海峽，不知所因何故，張道長正

打算今晚去探呢。馮老俠說道，大概是因爲聽見樂尙戰敗的消息，才撤隊回島。徐帥點頭說道，准是因爲這個事吧。俟張道長探島回來，再議罷，說罷，命人擺酒，與馮老俠等慶功，酒宴用吧。天已昏晚，張道長收拾俐落，離營入水，走水底線進入紅海峽，迤至岸邊，出水上岸，施展輕工，由僻靜處逃至山上，進至山腰，伏在亂石之間，運用目力，遙望山中，見金光寨前，一坐大帳，帳頂上插的是金華道的旗號，左右無數帳棚分列，環着帳棚，沒有鹿柴，鋼絲鋼圍護，看吧，縱身躍下山腰，飛身躍入賊營，至大帳下，伏於帳外叢草中，由底下帳縫往裏窺視，見金華妖道，端坐帳中，脫烈在下首待坐，聽金華妖道說道，樂教主迄今不見回歸，一定是入內地去了，聽脫烈說道，大概是吧，我自龍虎島後島口闖出後，遍尋樂教主，已不見踪影，我本擬跟宗覓去，又恐教祖懸望，只得先回家稟明教祖，再作道理，聽金華妖道，說道，你可知樂教主所去的去處麼，聽脫烈說道，我料教主必去幽燕面大，金華妖道，問道，何以見得呢，脫烈說道，幽燕一帶，對於白蓮教，尙無深刻的印象，當然教主必在那裏起手，金華妖道，說道，樂教主一人前往，雖然孤單一些，却無妨碍，必能大興其道，你且不必去尋，可助我被敵好了，張道長聽到此處，暗自吃驚，想道，樂尙逃入內地去，免不掉又費週折呀，我且回營，與徐帥商議良善辦法才好，想吧，離了賊營，退出山外，泗水回營，見了徐帥，備

說詳細。徐帥愕然說道，想不到欒尙那厮，走此一着哇，我們必須派人，回歸內地以，防惡道。仲張勢力，旬耀起身說道，那幽然一帶，未將地理熟悉，請元帥賞未將，紙公文，我去查拿惡道，不知元帥能允許否，徐帥聞言大喜，說道，將軍此去，本帥無憂矣，候把公文路引辨妥，你就起身前去吧，說罷，立命幕賓趕辦公文等項，幕賓等遵令去辦，少時辦妥，呈與徐帥觀看，徐帥看吧，遞與旬耀說道，你就整頓行裝，作速起程吧，旬耀接公文在手，回歸自，已船中，收拾行裝已畢，拜辭徐帥與衆高人，離大營，乘快船，逕向內地而來。這日行至申途，恰與蓋元傑的來船相遇，蓋元傑過船相見，畧叙寒溫，便問道，兄長這是往那裏去呀，旬耀把一切經過，及去內地查拿欒尙之事，說了一遍，蓋元傑聞聽，說道，兄長若去幽州，可先到府上看一看，要緊，要登，旬耀說道，我因公回歸，豈有光先到家中去的道理，蓋元傑說道，兄且勿學禹王三過其門而不入，速回家去防患於未然，旬耀忙問道，賢弟此話何由說起，蓋元傑皺眉說道，小弟送徐公子回籍後，返回時路經珠島，我信意入島拜望彭老島主，因語提話，問道起岫雲近況，彭老島主嘆了口氣，說道，唉，你不必問了，那岫雲曾與徐帥上了一陳情書，意思是求徐帥作主，使他與旬耀，結爲夫妻，不想，旬耀回了一封堂而且皇的拒婚書，那岫雲看吧，一怒離了珠島，臨走留書一封，內容大致寫的是，旬耀利用我，玩弄我，實非

我初意所能料及，他使我無門可役，我豈不能使他無家可歸，從此去矣。謹此拜聞，旬耀聽到此處，心中突突亂跳，驚慌着說道：愛呀！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他莫不成攪擾家中去了麼？蓋元傑說道：彭老島主也怕的是他有這一着兒，所以，並沒留我，令我急速回歸大營，與你送信。不想，在此相遇，這是再巧沒有了，又恰巧你去幽州，所以，我叫你先回家中去看一看，以防岫雲前去擾攪。如果平安無事，你再查訪樂尙的下落，也不爲晚哪。我回營交令之後，我也許往幽州，幫助你查拏樂尙去呢。旬耀此時心慌意亂，不知所云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請兄長回船。我們在幽州見罷，蓋元傑退回已船，趕回大營去了。旬耀也催船赶路，這日來到登州海口，離船上岸，把船打發回去。始認大道，向冀東造化幽州而來。披星戴月，飲露餐風，連夜趕到，進入城中，來到州衙後街。一看，自己家們甚是冷落，景物皆非，上前扣門。不大工夫，門分左右，老人家走出一見旬耀回歸，伏地大哭不止。旬耀用手把老人家摻起，驚問道：莫非家中出了逆事不成？老人家哭道：咱們全家俱被人殺死了哇，旬耀聞言，翻身栽倒，昏了過去。老人家忙着拍礮獠叫，好半響，旬耀方才悠悠氣轉，緩省過來，扶着老人家走入廳中，坐在椅子上，哭問道：莫成我哥哥也受害了麼？老人家說道：大爺並未受害，身上也受了中傷，現在帶傷尋訪仇人去了。旬耀說道：你且把經過對我說明，我自有道。

裏。老家人哭訴了一遍。旬耀聽罷，直氣的怒髮冲冠，銀牙咬碎，究竟這場道事怎麼發生納呢，皆因岫雲自接了旬耀的拒婚書之後，心中是又恨又愧。暗道：我因為你，倒反了白蓮教，仇視胡海客，殺了雍茂，誰知你面許婚約是詐，利用於我，害的我人不人，鬼不鬼，無處投奔。且受人鄙視，我何顏還在此居住。旬耀哇旬耀，你害我不淺哪，你既使我無門可投，我豈不能使你無家可歸，這麼辦吧，我不如離了此島，去往蘇州，殺你的瀟門家眷，以消我胸中的惡氣，想到此處，遂與彭老島主留書一封，至船塢詐稱，奉島主之命，去登州海口，辦緊要的公幹，水手信以為真，給備了一隻快船，岫雲上船，連夜趕奔登州。這日船抵海岸，離船上陸，買車就道，向冀東遵化蘇州而來。非只一日，方才來到，開發了車資，找店住下，歇息一宿，次日早飯後，假作散步，出邊店房，向行人打聽明白旬宅的地點，遂向州衙後街而來，來至旬宅門前，見衙樓壯麗，墻垣巍峨，裏面的房屋雲連，樓閣高聳。看吧，心中更是很怨，暗道：好旬耀哇，你這樣的家庭，竟收留不下我這麼一個人，可見你是薄啊。我今晚把你全家殺死，看你心中怎麼受，想吧，方欲回歸店中，見由裏面走出一人，頭戴武生巾，身披素緞團花大氅，足穿緞靴，粉面朱唇，細眉朗目，神采奕々，氣宇軒昂，長的與旬耀彷彿，料着必是旬耀，不由的凝眸注視，那人也看了岫雲一眼，抽身退回門中去了，岫雲恐被看出破綻，急忙

回歸店中，用了晚飯。展眼天黑，忙收拾緊攏俐落，背背寶劍，吹滅了燈燭，退出屋中，將屋門倒帶，縱身上房。施展飛行術，窺房越看，直向旬宅而來。展眼來到，由後墻躍入，至內宅，伏在南房後坡，手扶中脊，往下窺視，見各房中，均黑暗無燈火，料着必是都入睡鄉，遂越過中脊，回手抽出寶劍，飛身跳至院中，兩腳將落實地，忽聽腦後有金刀劈風的聲音，側身斜着躍開，轉身一看，正是在白天探道時看見的那人，聽那人喝道：「大胆惡道，黑夜入宅，你意欲何為，現有旬顯在此，原來在白天潦顯出門欲到郊外閑遊，見門前站一道姑，長的雖然貌美，氣色却是不正，向住宅，不住的睺目巡視，料着必非善類，連忙抽身而回，至天晚，令上下人等，早為滅燭，合衣而寢，自己收拾俐落，手提利劍，隱身花叢間，加意防備，不大的工夫，果如，見南房縱上一人，借星斗之光，仔細一看，正是白天看見那個道姑，遂由後坡越至前坡，飛身跳了下來，忙由花叢縱出，舉劍就砍，一劍砍空，這才喝問來由。岫雲捧劍說道：「你要問我作什麼來呀，我是特來要殺你們的全家。」旬顯怒道：「我與你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爲什麼要下此毒手呢？岫雲說道：「你要問啊，我對你實說了罷，我本是白蓮中的人，與你兄弟旬耀在一處共事，我與他一見傾心，以心相許，後來他歸順明軍，倒反白蓮教。他曾面許我婚約，我也隨他改邪歸正，幫助他盜島圖，官軍得以破了龍虎島，誰知龍虎島破了之後，他

意背約，使我無顏見人，無路可歸，我這才來此。殺你的全家，看他心中怎麼受，你若能够作主，令你兄弟踐約，把我收留下，我們從此化干戈爲玉帛，言歸於好，旬顯開言，心中又喜又恨，喜的是兄弟爲國出力，建立奇功，且不爲女色所惑，不失爲英雄本色，恨的是岫雲不知廉恥。既入道門，凡心不退，不思已過，反要行兇。遂厲聲問道，你叫什麼名字。岫雲把名字說出，旬顯點了點頭，說道，歸去來辭中有句云，雲無心以出岫，你名爲岫雲，足見你無心哇，岫雲說道，你怎見我無心，旬顯說道，你若有心的話，你應感激我兄弟不暇，不然對他爲仇作對呀。岫雲說道，他利用我，騙我，背我，我怎能還感激他呢，旬顯說道，他引你棄邪歸正，保全你的名節，你怎能不感激他呢，你反以怨報得，所也，我說你沒心，你並不是沒有別的心，乃是沒有良心哇，岫雲說道，你們不怪是兄弟，真是一廟裏排的，都是會說一面理的話。他若不願與我爲偶，就不應面許我婚約，既許我婚約，而又背盟，這不玩弄我們麼，我對於他，乃是真心，不想我以真心，換出他的假意，你怎麼倒說我無心呢，他若不是我，他的性命早已死在藥教主之手，我把他救了，助他成功，他反置我於不顧，輕諾寡信，使我所望大失，他才是個天地間，無良心的人呢，我今非把你們全家害死，以爲薄倖者戒，旬顯大怒，喝道，你這無恥的東西，真不可以理喻，你不用殺我全家，我先把你拿住，送到當官，按律治罪。

說吧，舉劍就砍。岫雲斜身躲過，捧劍進招，向脇下便刺，旬顯一轉身，儘至岫雲身後，橫劍向脖項就揮，岫雲縮頸轉身，反臂車輪劍，斜肩帶背，斫了下來，旬顯伏身躲過，舞劍進招，當時戰在一起，各展身手，捨命相拚。旬顯爲保護全家性命，依有不盡力苦鬥之理，把一口利劍，舞的白光一團，把岫雲裹在當中，這的岫雲只有招架之工，並無還手之力，心中暗喜，自以爲得了手，又鬥了半天，岫雲忽然縱出圈外，抹頭就走，旬顯那裏肯捨，隨後就追，追至角門前，岫雲翻身抖手，把迷香袋打出，旬顯忽聞一股異香撲鼻，當時翻身摔倒，岫雲趕至近前，掄劍向旬顯身上亂斫，把旬顯也的成血人一般，料已活不成了，遂提劍來至上房門前，把門撬開，邁步走了進去，到在內室，用劍挑開床帳，見一老翁，與一半老婦人，蹲在床上，抖着一團，向老翁問道，你是旬耀的什麼人，老翁多哩多索的顛聲說道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是旬……旬……旬耀的父親哇，岫雲說道，這老婦一定是他的母親了，老翁說道，是……是……是的，岫雲說道，你叫什麼名字，老翁說道，我……我……我叫旬斌哇，岫雲說道，你死休要怨我，須怨你兒子旬耀給你惹的事呀，說着，手起劍落，把旬斌殺死，跟着把屠氏也殺死在床上，這才退出房來，棄兒逃走去了，旬宅的老家人，與衆從人待到天文，方敢出來，見旬顯在血泊中，掙扎着往起爬呢，忙趕過去慘扶起來，架至屋中，七手八腳，給脫去血衣，翻

箱倒櫃，找些刀傷藥，上在傷口之上，又沖了碗白糖水給灌了下去，用布纏住傷口，放在床上，蓋上夾被，老人家見旬顯，並無異狀，安然睡在床鋪之上，心中畧覺放心，吩咐從人妥爲看却，自去內宅上房屋中看視，及至來到，見婆子丫環，正亂成一片，毫無主張的樣子，在院中不知何措呢，一見老管家來到，都撲過來，和嚷亂喊的說道，老員外與安人，都被人殺死了哇，老人家聞言，也自心慌，強鎮心神，說道：你們且不要慌，待我看來再說，說着，進入上房，先進內室觀看，見主人與主母，都是頭屍兩分，橫臥於血泊之中，那血由床卜流了一地，都凝成血塊了，又見四壁濺的跟是血點，腥臭難聞，看此慘狀，不由的伏地痛哭，一邊哭着，一邊叨念道，老主人哇，我早料到你沒有好，可是萬沒想到你死的這麼慘哇，老奴本應，頭撞死，追隨老主人於地下，怎奈我的少主人，身受重傷，無人待奉，老僕只得苟且偷生，收殮老員外的屍首，服侍少主人的養傷吧，帶吧，向着死屍，磕了一個頭，痛哭一場，始立起身來，出去報官，官家聞報立時前來檢驗，驗吧，發給葬埋執照，回衙出票捉拿兇手，老人家備他將老主人也主母的屍首盛殮起來，停在中院正室之中，又延醫與旬顯醫治傷痕，此事發生，便鬧揚動了，儘人皆知，滿城風雨，便傳波羅院老尼的耳朵裏，老尼忙來至旬宅探視，見了老人家問明情由，不勝概嘆，暗道：這也是旬自安害友的報應哇，當隨老人家至書房來看旬顯

見傷勢雖重，並無性命危險，遂取出外敷內服的藥來，給調治了一番，這才來到中院，祭了祭靈，始回廟而去。這老尼的藥，無異仙丹，幾天的工夫，旬顯便清醒過來，睜眼見老家人在一旁伺候着呢，頓聲問道：「老哥哥呀，咱們家中橫是還發生不幸的事了吧？」老家人強忍着眼淚，說道：「並沒發生別的事呀，請大爺好好養傷罷，旬顯見老家人面目悲慘，言語混含，便知道有異，定了定心神說道：「老哥哥呀，你不用瞞我，我早知道了哇，老家人問道：「大爺你知道什麼？」旬顯說道：「大概我父母的性命不保了吧，老家人淚流滿面說道：「不瞞大爺說吧，我家老主人與主母，不知被何人殺害，老奴業已報官驗訖，備棺盛殮，現停於中堂之中，專候大爺傷跡痊癒，開弔發喪，旬顯聽到此處，立時暈了過去，老家人哭叫多時，旬顯方清醒過來，大哭不已，哭着哭着，又暈過去，急的老家人滿頭是汗，淚濕衣襟，忙着喊叫，好半天，旬顯緩過氣來，老家人哭着勸道：「大爺呀，你千萬要保重哇，你哭死無益，不如好好養傷，等着傷好了，找仇人去報仇就是了，現在二爺遠在海外，大爺若有個好歹，那不是更糟了麼？」旬顯止淚說道：「老哥哥你說的太對了，我決不哭啦，等我傷勢養好，再找那仇人岫寰吧。」老家人點頭說道：「這才是正理，又過了幾日，旬顯傷勢已然平復，步履了換了孝服，與父母發喪辦事，喪事辦完，寄靈在柏林寺中，家中事托付老家人經營，收拾行裝，帶好軍刃，離了家門，外出

尋找仇人去了。老人家每天經管家務，不惜餘力，這日旬顯回歸，聽老人家說明經過，直氣暈過去，忙去柏林寺，到在父母靈前，跪倒在地，哭着叫道，爹娘呀，不孝的孩兒來了，兒罪孽深重，不想禍延爹娘，兒心怎安哪，兒若不把那軸雲活祭爹娘靈前，兒誓不爲人。唉，在爹娘跟前，未盡一日孝心，反給爹娘惹這殺身之禍，兒真非人類了哇，說吧，放聲大哭，哭了多時，立起身來說道，望爹娘在天之靈，保佑兒早尋着仇人，好與爹娘報仇。說着復又跪下磕了幾個頭，起身離寺，漸在廟前暗自想道。我可到那裏去尋找呢，豈不是海裏模禍一樣麼。這麼辦吧，我且到波羅院去求恩師波羅老尼，給我占算占算，再去尋找賊人不遲，想罷。逕向波羅院而來，不一時來至廟前，用手扣打山門，裏面小沙彌，把門開放，見旬耀到來，忙往裏相讓，旬耀同道，七師在廟中哪嗎，小沙彌說道，在廟中呢，請到禪堂裏坐罷，旬耀隨沙彌來至禪堂，見了老尼，口稱恩師，忙跪倒行禮，老尼用手相參，說道你且坐下講話，旬耀坐在一旁，老尼問道，你們家的事，你遠在海外，怎麼得着信趕了回來呢，旬耀就把一切的經過，詳說了一遍，老尼點了點頭，說道，這件事並不怨你，實在是軸雲那個孽障的心地不良啊，這事你打算怎麼辦呢，旬耀說道，我也沒有別的法子，只是找他報仇罷了，老尼說道，你可往那裏找他去呢，旬耀說道，我因爲不知道他的行踪，所以，才來求你老人家給占算占算，老尼說

道：你寫一個字，我給你測一測罷。句耀在棹上取了紙筆，寫了一個木字，遞與老尼觀看。老尼參詳了一會兒，說道：木屬於東方，二木成林，你可到東方山林間去找，但是獨木難支，恐非你一人所能辦到哇。句耀說道：請問師傅，那東方範圍大啦。弟子也是不易尋找哇。師傅可知那那東方那裏有白蓮教的巢穴麼。老尼仰面想了一想，說道：在東方山海圍外角山寺後連環套軒轅洞中，有一個道姑，名叫顧青蓮，人稱無極真君，我雲遊時，曾聽說他與白蓮教有些關係，所有北派的白蓮教匪，大概都歸他管。那岫雲若是逃向東方，多一半投奔那裏。句耀說道：管他到那裏去不去，我且到那裏去找一找罷。還有一件事，請師傅再給我占算占算。老尼問道：還有什麼事呢。句耀說道：現在欒尚也由海外逃入內地來，弟子奉令查拿於他，請師傅給占算占算，他落於何方。老尼說道：你再寫一個字罷。句耀信筆寫了一個車字。老尼參詳了參詳，說道：按這車字形，也像東字，且車字加走之，爲連字，據我看他一定也逃往東方連環套，宣轅洞去找岫雲，連帶着就能把他找着。句耀聞言大喜。當時拜辭了師傅，起身離廟，認大道，直向山海關而來。這日行至北平府界，見眼前有一座集鎮，覺着腹中飢餓，遂走入鎮中，看路北有，家酒樓，字號是醉仙居，邁步走入，來至樓上，在靠着雅坐外邊，閒着一個坐兒落了坐，跪堂的過來，張羅茶水，句耀要酒菜，不大工夫，酒菜擺上，當時自斟自飲起來。

，正欲之間，忽見，由樓梯走上一人，穿戴闊綽，趾高氣揚，眉宇間，含有一種兇狠之氣，後面跟隨着幾個人，都像屯不錯兒，跪堂的忙過去招待，讓至雅坐之中，慇懃伺候，倍加小心，看這樣子，那闊綽的人，必是本地的惡霸土豪，遂側耳竊聽，他們說些什麼，就聽那幾個屯不錯兒，七言八語的說道，你老把他由衙門裏打點出來，他是感恩不盡，豈能懷恨你老呢，聽那土豪式的人狂笑着說道，他總算是知趣呀，他把我那三個條件，圓滿解決，以後我還得另眼看待他呢，如若不然，我還照樣把他押起來，聽其中一個屯不錯兒，微笑着說道，不用說三個條件，就是三百個條件，他也不敢不依從啊，少時我把他陪來就是了，聽那土豪說道，你這就把他找來罷，還等少時作什麼，聽那屯不錯兒，連々答應着，由雅坐走了出來，下樓去了，不一會兒，走去的人同着一個不回來，見同着的那個人，年約三十多歲，是個忠厚老實買賣人的樣子，一同走入雅坐中去了，當由簾子縫，往裏窺視，見同來的那人，伏在地下，給那土豪式的人，大磕其頭，那土豪坐在椅子上，毫不謙遜昂然直受，那幾個屯不錯兒，把磕頭的摻起，讓於未坐，聽那土豪拿腔作勢的說道，我若不衝他們幾位的面子，我是非把你押死不可，你趕緊先把字據寫了，好開席呀，那幾個屯不錯兒，忙着向跪堂的要筆硯，跪堂的取了筆硯，送至雅坐之中，見那賣買人愁眉苦臉的，舒紙濡毫，寫了一個帳字據，按，手印，遞給土豪觀看，

土豪看罷，點了點頭，面現喜色，把掌櫃疊起，帶在懷中，令跪堂的開席，跪堂的把席開上，那土豪與幾個屯不錯，疼飲起來，見那買賣人只是把杯發怔，一語不發，看這事甚是蹊澆，故意淺斟薄飲耗工夫，直耗到那土豪等豪用完酒走了，方才用飯，把飯用完，命跪堂的算帳，開發了錢，跪堂的倒過一杯茶來，旬耀說道，夥計我跟你打聽點事，跪堂的陪着笑臉問道，你老打聽什麼事呀，旬耀說道，適才在雅坐裏那幾個飯坐，是作什麼的呀，那買賣樣的人，立的是什麼字據呢，跪堂的搖頭說道，這件事請你老不必打聽，我看你老不是此地人，該住店就住你老的店去，不住店，就請趕路，別的事不用多問哪，旬耀知道跪堂的不敢說，也就不再往下問了，起身走下樓梯，出離酒樓，見自己西斜，遂覓店住下，心中暗自思想，在酒樓上看見的那件事，其中必有隱，當將店小叫了過來問道，你們這裏叫什麼地名兒呀，店小二說道，我們這裏叫集賢鎮，旬耀問道，這個鎮店可真不小，統共有多少戶哇，店小二說道，商民算到一塊兒，共有七八百戶哇，旬耀說道，這些戶，歸誰管轄呢，店小二說道，歸千戶長管轄，旬耀問道，這千戶長姓什麼呢，店小二說道，姓陳哪，旬耀故作欣喜的樣子說道，那陳千戶莫不是細高挑兒，是愛講專穿戴，是不是呢，店小二說道，是的，是的，你老怎麼知道哇，旬耀說道，我在城裏，朋友處會過一次，多虧我跟你這麼一打聽，不然，我還真沒想起來，明天，

我可得拜望拜望他去，店小二一聽旬耀說跟陣千戶認識，立時滿臉堆下笑容，說道，你老原來跟我們千戶長熟識呀，恕小子我不知，多有慢待，旬耀說道，沒什麼說的，我城裏我那朋友還託我來打聽打聽，他那字據立了沒立呢，店小二說道，聽說今天在醉仙居立的，你老若早來一步，就喝上，他老這場喜酒兒了，旬耀說道，可惜我預先不知道，城裏我那朋友，就令我打聽立了字據沒立，並沒說立什麼字據，我若知道是關係喜事的字據，我還得給他賀喜去呢，可是你知道不知道，是什麼事呢，店小二說道，所立的是納妾的字據呀，旬耀說道，這可真是喜事，但不知是納是誰家的姑娘，店小二說道，不是姑娘啊，旬耀說道，不是姑娘，一定是寡婦了，店小二笑道，也不是寡婦，旬耀說道，既不是姑娘，又不是寡婦，莫不成是納男妾嗎，店小二說道，你老說的真是笑話了，那有納男妾的呢，旬耀說道，你爽真的說道，倒底納的是什麼人呢，店小二說道，是我們這街上老王的媳婦呀，旬耀說道，如此說來，是納活人妻作妾了，店小二點頭說道，是的，旬耀說道，大概老王是養活不起，才把媳婦賣了，店小二搖頭說道，並不是老王養活不起，是他媳婦不樂意跟他了，旬耀還要接着往下問，忽聽掌櫃的在外面叫道，李三哪，你不去別的厝理，張羅張羅老客的茶水，在裏亂說什麼，店小二聞聽，忙著退了出去，旬耀暗想道，這件事我既知道了，我豈不能管，待得今晚去老王家裏，打聽詳細

了，再作道理，想罷，躺在床上，畧事歇息，店小二進來，把油燈點着，旬耀欠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夥計你過來，我再問一問你，店小二說道：『你老別問了，剛才我挨了掌櫃的一頓申斥了。』」旬耀說道：「我並不問你別的，我只跟你打聽打聽，那老王他在那裏住哇？」店小二說道：「他就住在鎮的東頭，外邊有籬笆障子圈着的五間土房那裏住，說着，走了出去，旬耀候至夜探人靜，悄悄的走出房來，把門倒帶好，縱身上房，竄出店外，逕剛老王住所而來，來至切近，聽籬笆障中，守夜的，向着屋子，狂嚷不止，又用爪子，去撓屋門，料必有異，急飛身躍入說，來却也奇怪，那隻狀見旬耀進來，一邊擺尾，一邊咬住衣襟往門前拽，旬耀至門前，用手一推門，並沒推開，知道裏面上着拴哪，抽出匕首，把門撥開，來至裏面，至內室一看，不由的吃了一驚，見那老王已然懸梁自盡，摸了摸身上已涼，知不可救，週視屋中，偶然看見，在那半明不滅的殘燈下，壓着一張絕命書，遂把燈花提了一提，就燈下拿起那張絕命書，由頭至尾，仔細看了一遍，不由的，怒從心頭起，氣由胆邊生，罵道：「好惡賊，好淫婦，我若不把你兩個殺了，誓不爲人，究竟這絕命書上，寫的是什麼呢，請閱者不要忙，待着者把事實寫出來，自然就明白了，原來這老王，名字叫王和，素以開雜貨鋪爲業，由克勤克儉中，積蓋些銀子，手中一充裕，便感覺着沒個妻小，單調生活，枯澀無味，爲求安慰自己的精神，遂託冰人說妥了

李格莊老李家的姑娘李玉姐爲妻，過門之後，李玉姐見王和不知道溫存，只知道起早爬黑的經營買賣，漸漸厭煩起來，每逢王和進城買貨去，他便出來倚門賣俏，惹得一班輕薄兒，如繩逐臭，時在門前徘徊，這麼一來，他更不正經與王和過了，每天懶洋洋的，什麼事事也不幹，弄的盆朝天碗朝地，可憐王和往理，天買賣，還得親作飯，收拾屋子，這天實在忍耐不住了，略說他幾句，那知他倒翻了，把眉毛一挑，眼睛一楞，說道，俗語說的好，嫁漢嫁漢，穿衣吃飯，我自到你家來，吃的是粗茶淡飯，穿的是粗布藍布大白布，看看人家，隔壁老錢的媳婦，整天價綢緞裹到底兒，那天錢老二不往家裏買幾什肉哇，誰像你這麼刻待我，饒着我吃不着什麼，穿不着什麼，你還頓怪我不幹活，我告訴你說罷，我就沒幹慣，王和強壓着氣，免強笑道，你看看，我略微的一說你，惹出你這些些勞叨來，那箱子裏有的是衣裳，你不會穿嗎，玉姐冷笑道，虧你說的出，那箱子裏的衣裳，是你給我做的嗎，那是我打娘家帶來的，王和分辯着說道，打你們娘家帶來的，也是我的錢買的呀，玉姐，鎗至王和的面前，兩手一插腰，仰臉望着王和的臉，連三並四的問道，那是你的，那是你的，命還是闖王爺的呢，又是你的錢買的嗎，說着，一扭身兒，爬在床上，手撫着臉，叨叨念念，拿着韻調大哭起來，王和禁不起他這種胡攪蠻纏，把買賣交給夥計照理，自去城中躲避去了，他這一躲不打緊，玉姐可就

得了機會，每天光梳頭，淨洗臉，修飾的花枝招展，特別的風流，不時在門外，招蜂引蝶，鬧的門前如市，這日陳千戶乘馬由城中回歸，見王和門前站着好幾個少爺，又見一美婦，斜倚着門櫃，搔首弄姿，脈脈含情，遂命僕從把幾個惡少趕跪，立馬注視李玉姐，李玉姐見陳千戶穿的非常潤綽，料着必是有財有勢的人，爲虛榮心驅使的，也不住斜視陳千戶，兩個人互相目語，舖中夥計實在有些看不下去了，遂叫道，飯好了，請內掌櫃的用飯吧，李玉姐始抽身走入，陳千戶這才催馬回歸，從此陳千戶，每天以買物品爲由，與李玉姐相會，真是色胆包天，陳千戶竟不顧物議，把李玉姐接至家中過夜，舖夥見李玉姐公然無忌的任意而爲，心中不快，乘李玉姐又到陳千戶家中去的時候，忙入城去報知王和，王和聞聽，趕回家中，見李玉姐尚未回歸，直氣了個半死，第二天午初的時候，李玉姐方才回來，王和問道，你上那裏去了，李玉姐說道，我回娘家去了，爲因我媽，這兩天鬧病，我必須得回去的伺候，王和說道，明天再去的話，我與你一同去吧，李玉姐把手一甩，說道，你去作什麼，王和說道，老人家既然有病，我怎麼不應當看一看去呢，李玉姐說道，謝謝你的美意，我們可勞動不起你老的大駕，王和忍氣吞聲，強作笑容，問道，怎麼我一跟你說話，你總不以好言答復我呢，好是斜詞麼，李玉姐崩着臉說道，什麼教好言答復，我不會，你教給我，你若閉我說話不受聽，你不會不理

我嗎，王和一聽李玉姐這種說法，心中的氣，實在忍耐不住了，厲聲說道：「你是找我的醬批哇，你如果願意跟我過，你趁早開言吐語說出，何必這麼仇人似的呢，這是怎麼快說的，你也太看我老實了。」李玉姐把嘴一撇，說道：「嘖，你老實，你老實，我看你是肉好心兒，我怎麼不願意跟你過，簡直的你是找查兒要不要我呀，我沒有什麼開言吐語，你爽直的說得啦。」王和是氣的太厲了，狠着心說道：「你說我不願意要你，就算我不願意要你，你就給我滾蛋吧。」李玉姐藉着這個口風，說道：「好，你不要我，我塵上不黏，立時就走，說罷，轉身出門。」來至陳千戶的家中，向陳千戶說明經過。陳千戶說道：「既然他承認不願意要你，你怎麼不逼着他給你立休書呢。」李幸姐愕然說道：「我在氣頭上，沒想起一着兒來呀，等我回去再逼他寫去罷。」陳千戶說道：「得啦，不用回去啦，寫不寫也沒什麼關係，你就安心永久住在這裏吧。」李玉姐說道：「他要是告發了，我不是沒把柄嗎？」千戶說道：「那官面上，上至府台，下至衙役，沒有跟我不相好的，他若是去告，管保把他黑押起來，這一層，你自管放心，這伺陳千戶他怎有這麼大的手眼呢，原來也是集賢鎮的首戶，富甲一郡，他從前是本是賊匪出身，因為財己槍足，洗手不幹，在集賢鎮，治了許多房產地土，又用銀錢運動了一個本鎮千戶職銜，仗着銀錢，交接官府，走動衙門，他名字叫陳魁，外號叫狼毒太歲，所以，他公然就把李玉姐留在家中，明鋪暗

蓋起來，王和自他媳婦走後，氣漸漸的消了，深悔自己，不該壓不氣，第二天，忙到李格莊去接李玉姐，及至來到，向岳父岳母一問，方知李玉姐，未曾歸回娘家，復又到親戚朋友家尋找，仍是杳無踪跡，急的正無法可施，他岳父又成了來不依，向他要人，王和託出親友排解，他岳父方容許他工夫找人了，舖夥向王和說道：「掌櫃的你不用滿世界去找，內掌櫃的必在陳千戶家中呢，王和並不深信，託人向陳千戶下人從一打聽，果然是隱匿在陳千戶家中，王和急的沒有辦法，親友看着不平，攢撮着王和進城去控，王和只得硬着頭皮，來至城中，央人寫了一張呈子，到任府衙前，擊鼓鳴冤，府台升堂，令衙役把王和帶至堂口，王和跪在堂前，雙手把呈子舉起，口中喊道：「小民冤枉啊，請大人與小民作主，當有衙役把呈了接了過去，轉呈與府台，府台看罷了呈子，喝問道：「你妻被陳千戶隱匿家中，可是你怎麼知道得呢，王和說道：「小民聽她家中從人說的，府台問道：「那個從人他叫什麼名字，王和說道：「小民不知道，他叫什麼名字呀，府台把驚堂木一拍，喝道：「我把你這胆大刁民，竟敢挾官告史，誣賴霸佔你的妻子，你既不知道那，家人的名字，當然你不認識他，既不認識他，他怎能對你說他主隱匿你妻的事呢，這明明是，你捏詞誣告哇，喝令左右，把王和押了起來，原來陳魁早已買通好了，所以這位府台這樣的判斷王和被押之後，他的親友托些屯不錯兒，給想法維持這些屯不錯，知道王和被押

是陳魁的手段大家一合計，不如去央來陳魁，這事才能根本了結，合計好了，一同來見陳魁，陳魁起初不允，後來被衆人央求不遠，遂提出三個條件，第一件王和得富着衆人之下給磕頭道狀，第二件王和得治酒請客，第三件等給他媳婦立修書，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，衆人只得去城中牢裏與王和商議，王和只得應允，衆人回來又對陳魁說知，陳魁這才把王和運動出來，衆人遂約定在醉仙居，陪不是，治酒宴，立字據，那知曉人惡人怕天不怕，人善人欺天不欺，此事竟被旬耀遇見，王和是因爲衆人跟着分神，不忍拒了衆意，才照着陳魁的三個條件辦，但是心裏那能好受呢，回至家中，越想越氣，待至夜晚，寫了絕命書，竟自吊死，旬耀看明絕命書的內情，把書仍然壓在燈下，走了出來，把門關好，雖出籬巴帳，站在扉前，暗想道：那陳魁所住的地點，也沒得打聽，我可怎去找去認，又一轉想，他既然是首戶，一定住在街心，這麼看罷，我看那個房屋富麗高大，我就進去潔看探看，想吧，逕向街心而來，及至來到，見路北有一所富麗堂皇的住宅，來至門前，借門燈的光亮一看，見上懸有閣鎮公送的木匾一塊，上款寫有陳千戶大人的字樣，心中暗喜，忙聳身縱上房去，竄房越脊，直奔內宅，到在內宅上房之上，用珍珠倒卷簾的工夫，脚尖掛在瓦簷口，垂下身子，由橫團子窗隙，往裏窺視，見裏一男一女，正對坐飲酒呢，男的正是陳魁，那女的料着必是李玉姐，聽那陳魁說道，我今天

辦的那件事，覺着心裏有些過不去，等着過些日子，我拿出幾件銀子來，給他開一個大雜貨鋪吧，聽那婦人說道，你這不是貓哭耗子，假慈悲嗎，你就是把你的家私都給他，他也是恨你呀，有給他開鋪子的那筆錢，還不如給我爹爹呢，準保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好處，聽陳魁笑道，爹，當然我也是要周濟周濟的，何用你說呀，那婦人笑了笑說道，我先謝謝你，聽陳魁說道，不用卸套着喂吧，聽婦人說道，說着說着咱就沒正經的，那裏來的這些俏皮話兒呀，可是，我又想起一件事來，他既然給我立了休書，就那些東西，你明天派人到他那給我取來吧，聽陳魁笑道，你真是個小店兒壞子，統共你那些東西，不值一壺醋錢，要他則甚，這裏什麼沒有，你說是穿的戴的吃的用的，比城中商店都完全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你檢樣兒挑吧，聽那婦人說道，我倒不是小店兒，我怕白便宜他呀，聽陳魁說道，咳，是了就是了，何必再擠事非，聽那婦人說道，你不是說你不怕事嗎，這麼一會兒，怎麼又小担了？聽陳魁說道，有天大的事，我有地大的銀子接着，我可怕的是什麼，不過，我心裏總有些不寧，而且此時我還有些心驚肉跳，你說是怎股子勁兒呢，聽到此處，不耐煩再聽，翻身跳下房來，由腰中取出練子槍，站在院心，大喝道，惡賊呀，任你地大的銀子，叫你難買命，你不是心驚肉跳嗎，出來教我把你腦袋斫下來，你就好了，惡賊一聽，大吃一惊，撲的一口，把燈吹滅，由床頭抽

出一口燕翎刀，縱至外面，打了一聲呼哨。由外面闖進四五個護院的，各持刀劍，把句耀圍住，句耀掄動練子槍，與護院的打在一處，約有十幾個回合，把護院的全都打倒在地，當向陳魁奔來，抖槍就扎，陳魁忙躲閃還招，與句耀打在一處。正戰之間，忽由房上蹿下一人，人到劍也到，向惡賊頭頂就劈，句耀一看，喜之不勝，來者正是兄長句顯，無暇談話，共戰惡賊，又鬥了數十合，被句顯一了陰劍，揮倒於地，再復一劍，人頭斫掉，句耀進入屋中，由帳後搜出李玉姐，架至外面，取出七首刀，把腦袋砍了下來。復至屋下，找了一床被，把奸夫淫婦的人頭包好，向句顯一打手式，提了頭，縱身上房。句顯在後相隨，施展輕工，竄房躍脊，出了鎮外，走出五六里，找了一片樹林，到裏面休息，句顯問道，你要此人頭何用，句耀說道，我拿這兩人頭與府台送禮去，敬戒戒他那貪贓賣法的行爲，句顯說道，你這個辦法也對，可是你怎麼到在這裏呢，句耀流淚說道，兄弟在外得罪仇人，竟給父母惹了殺身之禍，小弟是罪該萬死，遂把經過泣述了一遍。句顯也是流淚不止，嘆了口氣說道，咳，這件事，其罪並不歸你，可是你罪也難辭，你想，你若不悞入岐途，怎能認識岫雲，不認識岫雲，何至有這一場禍事，可見人之處世，不可不慣哪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能怪你，趕緊替父母報仇就是了，句耀聞言，愧悔交加，汗流浹背，半天說不出話來，句顯見他這樣難過的情形，不便再爲深譏。

反安慰着說道，你也不必難過，常言說的好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你今改邪歸正，前途正不可限量，父母之遭慘死，也是前生注定，大數難逃哇，我們只抱定宗旨，努力上進，能幹父之蟲，便不失爲孝道，旬耀連稱，是，是，遂問道，哥哥怎麼也來到這裏呢，旬顯說道，我自把父母靈柩，寄在柏林寺之後，便離家尋找仇人的下落，怎奈一些線索沒有，可叫我到那裏去尋，正不得主意的當兒，恰與尚浩然伯父相遭，尚伯父是新由外回回鄉，還不知咱們家中的事呢，聽我一說，把他老人家，氣的了不得，他老說那惡道姑，既然是白蓮教的人，必然是投向白蓮教去，他老說河南開封石蓮寺，是白蓮教的總根，還有山海關外九門口角山寺後軒轅洞，也是白蓮教的窩窟，他老令我到軒轅洞查訪，他老回家安置，便去開封石蓮寺偵尋，我這才遵照他老的話，向山海關趕來，我是逢廟就訪，遇寺就查，所以，耽延了時日，不然與你還碰不上啊，旬耀復問道，哥哥怎麼會知道陳魁的不法行爲呢，旬顯說道，我適才在醉仙居吃酒，酒坐中有一個醉漢，大罵陳魁，是人頭畜鳴，人面獸心，又大喊着，述說陳魁的劣行，跑堂的越攔他，他越說上沒完，被我聽了個詳細，用了酒飯之後，找店住下，睡醒一覺，來此查來，不想正遇見你與惡賊動手呢，要沒有此事，咱們也遇不見哪，旬耀說道，這也太巧啦，請你老隨我到城裏，與府台送完了禮，咱們再趕路吧，旬顯說好罷，我就此前往，說着，令

旬耀提着人頭，一同起身，施展飛行術，展眼來至城中，爬上城去，由馬道下城，直向府衙而來，跳入衙中，把人頭掛於大堂之上，這才離了府衙，越城而過，認大道，趕奔山海關，這日行抵關下，找店住宿，歇了一宵，次日，起身出關，來至九門口，遙見群山環立，崗嶺縈紆，峻壁重巖，怪石峭厲，行至山前，見有四五人家，背山而居，來至切近，中有茅店一坐，走入店中，夥計過來招待。旬顯問道，你們這裏有什麼吃食呀？夥計笑道，我們這一個小小荒村野店，沒有什麼好吃食，無非豆腐、鷄子、白水、高粱米飯等項。你們二位對付着用罷。旬耀接言說道，很好，很好，我們正想吃這一類的東西，你就隨便給我們預備去吧，夥計忙着去給預備酒飯。少時端了上來，旬顯一邊喝着酒，一邊向夥計問道，你們這裏離角山寺軒轅洞，還有多少里，夥計說道，還有二十多里呢，你們二位要劉那裏去嗎？旬顯說道，是的，夥計說道，那裏的道路難行的很啊，那軒轅洞更是人跡不到之處，你們二位要去的話，由我們這裏進山，往西行十數里，就是角山寺，過了角山寺，繞過五個山套，再行十幾里，就是軒轅洞了，旬顯道道，你給我們預備些乾糧，以作入山之用。夥計說道，我們這兒，沒有現成的麵，怎能做乾糧呢？這麼辦吧，給你們一位煮些鷄子拿會吧，旬顯說道，那也可以，你再分一分心，給我們預備一個水胡芦，免得道上摸不着水喝，夥計說道，那倒是現成，很好我給你們二位預

備去，說着走了出去，不一會兒，酒飯用罷，夥計把鷄子，與水胡芦拿了來，旬顯開發了酒飭賬，把鷄子用包袱包好，紮在身上。旬耀背上水胡芦，弟兄二人起身離店，直入山口，披荆認徑，委蛇而行，登崗過嶺，鼓勇前進，行約數里，天已昏黑，少時月上東山，步着月色，至一坐山嶺之上，舉目四顧，見對面山環間，黑洞々一片密，由林間遲々送出鐘聲，忙向密林面來，穿過密林，現出一坐廟宇，王山門前，仰望上面門額，刻的是角山帶三個字，遂繞過廟去，越過山梁，又走了數里，遙見山勢更甚凶險，群峰繚迴，忽續忽斷，又行數里，進入山套之中，順山套曲折西行，轉過數道山環，至一山峰，遙見燈光數處，相離約二三里許，行離一處燈光近前，仔細一看，方知是人家，乃是山寨，繞至山寨後，又越過幾道山梁，方到軒轅洞前，見洞之左右，石壁盤突，其間並列多門，東邊一門高懸危瞰，勢獨雄豁，登跡甚微，棗醫崖崩，莫可著足，弟兄二人，躍突而上，進入洞中，行約里約，豁然開朗，走出洞來一看，乃是一道山環，轉過山環一道，石當立，繞過突石，又現出洞門一坐，上面刻有軒轅洞三個字，弟兄二人報仇心切，奮勇直入，屢起屢伏，行了半天，走出洞外，方知這山洞都是通着的，細看前面，有古廟一座，在群山環抱之中，料着必是無極真君願青蓮，棲居之所，弟兄二人，順山道繞到廟後，飛身跳入，驚伏鶴行，到鶴軒後窗下，由窗隙往裏窺視，見一道姑，髮眉

皆白，一臉皺紋，二目炯炯有神，身穿鶴氅，毛搖拂塵，在雲床上端坐，旁邊侍立二個道童，料着必是顧青蓮，對面坐着一人，正是窮兇惡極，白蓮教的巨魁，惡道樂尙，聽顧青蓮問道，教主不在海外傳教，到此何事呢，聽樂尙說道，貧道屢被徐達等所窮，無顏再在海外立足，再者說，我在海外傳教，終是失着，不如就公地進行，內地若都歸順咱們教中，就近取明寶天下，豈不易如反掌，較比由海外，向內地進攻，豈不事半功倍，我自龍虎島失敗，便單獨的潛入內地，曾河南石蓮寺，與雙拐如來蓮月，約定好了，令他由河南入手，我從北方進行，所以，我特來見師太商議進行的辦法，聽顧青蓮說道，現在我也是秘々の進行呢，你此來甚好，我成立的幾個寨子，正愁沒人統率呢，明天我就點交於你，你替我教練吧，一俟教練精熟，就起兵奪受幽州，幽州一帶若盡歸我有，大事可圖了哇，聽樂尙說道，師太真是有心人啊，無聲無嗅的，就把勢力澎漲起來了哇，聽顧青蓮說道，凡事若是機不秘，禍先招，所以，我藏鋒養銳，待機蘇動，以守如邁女，初如脫兔的法子進行，而圖大事，現在我就派你爲統轄教主，管理五套人馬，每套各設一寨，每寨約有兩千餘人，分爲總寨，四小寨，那五套共合大小二十五寨，如你一人經管不過來，在有一人在此，我派他協助於你吧，樂尙問道，記在那裏呢，顏青蓮說道，岫雲現投到我這裏來了，樂尙怔然說道，他在這裏呢嗎，快把他請出來，與我

相見，我跟他有要緊的話說。顧青蓮向小道童說道：「你去到後面將岫雲喚來。」樂尙向小道童說道：「且慢，你不要對我說我在這裏呢。」小道童應了一聲，轉身走出去了。不大的工夫，岫雲隨着小道童來到挑起簾子將邁進一條腳來，見樂尙在軒裏坐着呢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又覺內愧，打算抽腿退回。樂尙早發了話，說道：「岫雲道長請進來坐罷。」岫雲聞言只得羞羞帶愧的走了進來，坐在一旁，垂頭無語。樂尙冷着臉兒，問道：「長道幾候來到在這裏呢？」岫雲嗚嗚着說道：「我來了有些日子了，樂尙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若沒有道長暗助官軍，我也來不到此呀。不想，在此與你相遇，真是有緣的很啊。」岫雲紅着臉，一句話也答不出來。顧青蓮問道：「你們所說的話，我實在聽不明白。究竟是怎麼回事呀？」樂尙轉過頭來，向顧青蓮答道：「他算把我害苦了哇，當把岫雲所作的事細說了一遍。顧青蓮聽吧，怒向岫雲問道：「你這廝怎麼竟作出這等事來，咳，咳，你真是喪心病狂啊，你因為什麼倒反白蓮教，你說個理由我聽聽。」岫雲到此時，也顏不得羞愧了，抬起頭來，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咳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能不說了，只因有一個白蓮教，我與他一見傾心，將說到此。」樂尙接言說道：「他叫白顯，你怎麼給改名叫白耀呢？」岫雲向樂尙說道：「他本來叫白耀，那白顯是他冒哥哥的名字呀，說至此處，又轉向顧青蓮說道：「他犯了罪，樂尙主要殺他，我私自把他救了。他才對我說明他是詐入白蓮教，在那個期間，樂

教主疑我很深。我一則爲保全性命，二則爲與句耀結爲夫妻，才倒反龍虎島，暗助官軍。那和曉我爲句耀犧牲一切，他却對我無情無義，使我無有歸宿，我一怒去蘇州，殺了句耀的父母與他哥哥，殺完了之後，意欲投奔廣寧大山後山冷雲寺。中途遇師太的大弟子堯希文，才一同來到這裏，這是一往的經過，句耀聽到這裏，怒氣勃發，打算縱進軒去，捉拿岫雲，句顯忙搖手，表示不要魯莽，句耀只得忍怒竊聽，聽顧青蓮說道，你看你作的這事，饒着破壞了龍虎島的大事，還與句耀結下深仇，你你你這不是裏外不個人嗎。白蓮教的教規，凡背叛者活埋不赦，我雖然與你師傅很要好，但是你作出這樣的事來，我也顧你不得，岫雲央求着說道：現在我知罪了，請師太念我殺句耀家屬之功，將功抵罪，饒了我吧，顧青蓮怒道：你殺句耀眷嶺，是洩你的私忿，那算什麼功，即便算是功，也拆不過來你的罪呀，因你一人，鬧的龍虎島瓦解冰消，現在還不知道，紅海峽與蓮花島，能保的住，保不住呢，若龍虎島不失，可爲紅海峽與蓮花島，你這個罪大的很了，你就不便央求，快快跑倒受縛吧，岫雲兩起身來，癡笑了笑，說道：聽師太的話，是決不能寬容我呀，顧青蓮說道：不寬容你，你便怎麼樣。岫雲說道：你不寬容我，我會自己寬容，說着，用燕子穿簾的身法，向外就縱，顧青蓮把手一揚，打出飛劍，喝道：看劍，岫雲應聲而倒，那飛劍，正打在腿肚之上，樂尙過去按件就捆，捆好之後，

放在軒前，廊子底下，走進廟中，向顧青蓮說道：「請問師太，應當怎樣處治他罷。」顧青蓮說道：「不要忙，我們用了酒飯之後，把他提到前面總寨，招集衆寨主，宣佈了他的罪狀，然後當着衆人，把他一活埋，殺一敬衆，以免效尤。」樂尙說道：「師太這個辦法太好了。」顧青蓮這種處治法，是我這裏定例呀，說着，令道童去備辦酒飯，少時酒飯擺着了，顧青蓮與樂尙，對坐飲酒，句耀趁他們喝酒的當兒，把句耀一拉，潛至軒前，令把岫雲抗起，句耀忙過去把岫雲抗在肩上，隨句耀縱上房去，飛奔出廟，馳至洞口外，句耀止步說道：「你這麼抗着他跑，太不得勁，把他面向外，背在你的背上，用絲條一繫，豈不比抗着強麼？」再說，也別教他空愛你一場，你背一背他，盡一盡心吧，句耀遂把岫雲反背起來，用絲條繫了一個結實，句耀令句顯先鑽入洞去，自隨後保護着，弟兄二人，連通過兩處山洞，將縱至崖下，忽聽後面，有人喝道：「那裏來的好細，快把人留下，於你等逃走。」句顯令句耀先行，抽出寶劍而抬觀看，見是顧青蓮與樂尙追來，原來顧青蓮與小道童出去端菜，小道童走出來一看，並不見岫雲的踪跡，忙回來報知之顧青蓮不呵細問，與樂尙各提寶劍，縱出鶴軒，飛身上房了追了下來，追過兩道山洞，遙見前面，有鐘條黑影，飛下崖去，急將脚步如緊，在後追趕，斷喝了一聲，前而跑的人，置若罔聞，一個勁兒的飛跑，顧青蓮忙把信號，放了起來，各寨的瞭望嘍兵，見信號突起，忙回

報知寨主，各寨々主門報，那敢怠慢，急調齊隊伍，堵住要塞的道路，旬顯等由原路飛奔，奔至套口，被一隊嘍兵截住，爲首一人喝道，那裏來的奸細，留下腦袋放你過去，旬顯等忙向刺斜奔逃，又至一道套口，見也有無數嘍兵把守，弟兄二人，料着各套口，都有防堵的嘍兵徒跑無益，且見顧青蓮等，已然相離不遠，只得各罷軍刀，硬往前闖，沒容闖至初近，嘍兵箭弩齊發，弟兄二人，舞動軍刀，撥打箭弩，在石崖間，隱任身形，顧青蓮等，並不再進，在退路的套口堵住，弟兄二人，退不能，進不能，在這危急的當兒，嘍兵大亂，紛紛逃竄，見由外面闖入一人，舞動盤蛇棍，亂殺賊兵，旬耀細看，見是蓋元傑趕來接應，忙何旬顯乘勢殺出，與蓋元傑合在一處，逃出連環套，越遇角山寺，出離了丸門口，回頭看了看，已無賊人追趕，這才緩々面行，此時天已大亮，找了一片森林，到裏面休息，旬耀把岫雲解下，放在地上，與蓋元傑向旬顯引見了一番，敢出鷄子，與耳元傑等同用，又讓岫雲吃，岫雲那裏吃得下去，只得搖頭，旬耀向蓋元傑問道，賢弟怎麼趕來接應我們弟兄，蓋元傑富把來意，說了一遍，旬氏弟兄，感謝不已，原來蓋元傑自與旬耀分手後，心中暗想道，我看旬耀面色發暗，恐要有不幸的事，我何不趕了去，暗助於他，反正我也並不是官身子，把主意拿定，令水手把船撥回，趕至登州海口，一帆風順，不日來到，離船上岸，令水手到登州船塢去等候，分咐已畢，

連夜趕奔蘇州，這日來到，進入城中，打聽明白旬耀住所，來至門前扣門，老人家開開門，問道：你老找誰呀，蓋元傑道：我找你家二少主人，我與他同在軍前報効，是要好的朋友，老人家一聽是旬耀的朋友，忙讓至裏面，陪入客廳，蓋元傑至客廳中，見一位神采奕奕的老翁，在裏面坐着呢，遂一躬到地行了一個禮，老翁起身，還禮不迭，老人家給互相了見了一番，又謙遜了謙遜，一同歸座，這老翁非是別人，正是尚義尚浩然，蓋元傑向老人家問道你們二少主人呢，老人家未及答言，尚浩然遂把一切的事情，詳細說明，蓋元傑聞聽，很々不已，說道：好毒狠的惡道姑，我若斫他幾刀，難消氣恨呀，我就此告辭，前去連環套尋旬耀，以便協助他捉拿惡道，尚浩然攔阻道：且請賢侄少安勿燥，待我把連環套的內容，對你說明，你好助設法佐助官軍，平滅此濶賊窟，較比助友報仇尤爲當務之急，蓋元傑說道：願聞其詳，尚浩然說道：那連環套，乃是套相連，每套有山寨一坐，每套分爲總寨一，分寨四，把守羊腸套的山寨，名爲羊腸寨，其寨中總寨之主，姓雷名震，字春聲，外號飛叉手，他手下四個分寨之主，名叫金鐘無敵卜登贏，鐵戟，山魅卜登雲，赫々揚周興，三隻手崔煜，把守玲瓏套的山寨，名叫玲瓏寨，其寨中總寨寨主，姓黃名學巢，外號碧目太歲，他手下也有四個分寨寨主，名叫平地一聲雷邱建章，隱惡揚善邱建業，神棍董恒，鐵槍李慶，把守碗蜒套的山寨，名叫蜿

艇寨，總寨寨主，姓郁名騰龍，外號萬里雲程，手下也有四個分寨寨主，名曰短命鬼劉利，狠毒蟲劉貞，翻臉無情胡弘，銅頭鐵臂胡會，把守廻龍套山寨，名曰廻龍寨，總寨寨主，名叫威鎮邊關白必顯，手下也有四個分寨寨主，名叫白吃飽馬阜，一陣風何凱，坐山虎索成，滿天飛韓順這四個寨各有婁兵兩千餘名，你去時把這地勢參詳好了，瞭然胸中，以便助官軍破山，這件事你切勿疎忽，至於岫雲在那裏不在，尚難斷定，如在那裏，更是一舉兩得，我已把舍下私事已安置妥當，今來替旬顯等料理家務，打算去河南開封石蓮寺去探一探，一則爲調查那裏的行藏，二則訪一訪岫雲的下落，分頭尋找，那怕那惡道姑，飛向天外，蓋元傑說道，你老人家的主見，小侄是欽佩莫銘，可是賊人的內容，你老可曾對我旬兄說明白未，尚沾然說道，在我遇見旬顯時，我尚不得而知呢，昨日我與關東俠陶隱雲邂逅相遇，提及連環套來，方得詳情，你去如見着旬顯等，可對他們說明，共同參考破賊的辦法，蓋元傑連稱是，是，起身告辭，離了旬宅，登程趕路，這日越過關山，來至九門不遠，天色已黑，行抵荒茅店，到裏打尖，向夥計一打聽，知旬氏弟兄已然入山，胡亂用了些酒飯，離茅店，入山口，來至玲瓏套，見有無數婁兵，把住套口，向套口內紛紛亂射箭弩，料着旬氏弟兄，必然困在裏面，遂由腰間，抖出盤蛇棍，打散婁兵，把旬氏弟兄救出，逃出九門口，進入林中，說明經過，旬耀說

道，我們把袖雲帶回蘇州歸案，然後去幽州板知燕王，請燕王起兵剿此匪窟，我們從中協助，捉拿欒尚，而去國家大患，不知二位兄長，以爲如何。蓋元傑說道：「這麼辦，是最好不過，我們不要延遲，火速趕回去吧，說着，立起身來，把袖雲提起，旬耀背上，用絨繩紮好，一同出林，起身趕路。饑餐渴飲，曉行夜住，這日來關前，旬耀取出徐帥公文，令把關的驗明，進入關來，令地方官預備大車一輛，把袖雲放在車上，押着車趕回蘇州。天來到，進了蘇州城，來至州衙前，把袖雲交在當官，州官把袖雲收押存監，與旬氏弟兄及蓋元傑相見，很抱歉的說道：「貴宅發生慘事之後，本州便派人四出海捕，誰知反被貴昆仲把案破了，使本州昌勝慚愧，祈將肇事的原因說知，俾便據情上詳，旬耀遂把始末根由，備說一番，州官聽罷，若嘆着向旬顯說道：「你弟爲國效命，給家惹起禍殃，朝廷必有典恤，以下們父母的亡魂哪，俟，上憲批文到，本州當把犯人押到你們父母收前行刑，以祭亡靈。你們且回安葬去罷，旬氏弟兄蓋元傑辭出，離州衙，至家中，命老人家辦預備安葬一切事項，並令在塋地支搭席棚，分咐已畢，同蓋元傑來至栢林寺，在靈前參拜了一番，始回家歇息，第二天，老人家把安葬事項，預備齊畢，旬氏弟兄扶柩至祖塋下葬，塋罷，一同歸家，專待州衙出斬犯人的信息。過了幾天，得知出斬的日期，旬氏弟兄先期去塋地等候，蓋元傑臨期，去保護差事，以防他變，州官命城

守尉率兵百，押着差事車先行。自乘轎機隨。逕旬氏墳塋而來。此時岫雲側捆着二臂，背上插着招子，坐在車上。垂頭下語。旬無人色。少時來到塋地，官兵把他摻下車，架至墳前葬。州官的轎子隨後也到，轎子打柁州官下轎，來至棚中棹後落坐，等不大會，已到午時三刻。州官驗明了正身，喝令行刑。會子手手起刀落。岫雲的頭屍二分。本地收殮了屍首。抬到亂葬崗中掩埋去了。州官上轎，率兵回城。旬氏弟兄送走州官，回至塋中，燒化了紙錢，伏地和哭。蓋元傑再親友們，勸了多時，弟兄二人方才止。勸拜謝親友。此時看熱鬧的，還有的是哪，滿坑滿谷，載道沿途。幾空萬人之巷，前來聚觀此事。旬氏弟兄命老人家暫在塋地，看守蓆棚，俟棚拆完，再行回家。吩咐已畢，再蓋元傑回歸家中，略事歇休。命匠人擺上酒筵。一同入坐飲酒，酒過之巡，蓋元傑向旬耀問道：咱到幾時起身去幽州呢？旬耀說道：事關重要，不容延緩。我擬用完了酒飯，即行起軍，賢弟以爲如何？蓋元傑說道：我也是這樣打算哪？旬耀說道：既然如此，少時咱們就走罷。蓋元傑點了點頭。忙着用罷了酒飯，旬耀脫去孝衣，換上素服，與蓋元傑起身離了家門，直向幽州城而來。這日來到，進城來至燕王府，把徐達公文投了進去，王官報與燕王。燕王命朱能出去，迎接，相見之下，互相爲禮，一同入內，到在書房裏面。朱能與旬耀等引見，旬耀等見燕王隆顏丰準，氣宇雍容，不覺肅然起敬，跑倒

行禮，燕王隆顏說道，二位免禮平身，旬耀等起身恭立一旁。燕王說道，你們奉徐老元帥之命來此，即是徐帥代表，本嚼烏敢慢待，望勿拘尊卑之禮，請坐下講話好了。旬耀等謝了坐，側坐旁。燕王問道，二位來此，不知有何見教，旬耀說道，末將奉元帥之命，入內地訪白蓮教匪魁藥尙踪跡。末將等承蒙世外高人指示，逐去山海關外九門口角山寺後，連環套軒轅洞中查訪。訪出有匪魁藥尙，在該處潛伏。且欲該處惡道姑顏青蓮，共同爲逆，現在該處勢力雄厚，不久就要提事，進擾冀北一帶等處。我等探知此種確實信息，連夜起來，報與千歲知道，望千歲火速先發制人，免賊走了先着，燕王聞聽，笑了笑說道，是邪總難侵正，跳梁大醜，何足爲慮，不過，也不能姑息，以請養癰成患，請二位且到下面歇休，本咬不日火起軍馬，親去討賊就是了，又向朱能說道，你陪他們二位到下面去。代本咬妥爲招待吧，朱能應了一聲是，當陪旬耀等退出書房，至自己住所，治酒款待，復命人持柬到和營去邀廉斌，少時廉斌到來，朱能給旬耀與蓋元傑引見了一番，互相爲禮，一同落坐，不一時酒筵擺上，大家入席飲酒，在酒席前，各叙往事，彼此甚是欽敬，氣味相投，分外親近。這一席酒，喝的甚是痛快淋漓，喝的多時，方才罷飲，廉斌歸營，料理軍務去了，旬耀等各自安歇，次日天明，廉斌親來王府，邀旬耀蓋元傑朱能等三人，去營中飲宴，酒筵尙未擺齊，忽然王諭下降，着廉斌朱

能會同旬耀蓋元傑，速至王府，有要事面議。廉斌尋那敢慢怠，急忙一同來至王府，至銀安寶殿，向燕王參拜已畢，分座兩廂。燕王說道：「項據鎮守山海關總鎮牛新民火公文飛報到來，內稱現有連環套中的白蓮教匪蠢動，勢欲進攻山海關，刻已在九門口外，紮下營數座，並招兵賣馬。公行無忌等語。本爵本擬徐徐圖之，今事急矣，勢不容緩，望諸公助本爵一臂之力，滅此朝食。衆人齊說道：「我等當効犬馬之勞。」燕王又向廉斌說道：「你速去調動人馬。今日本爵去教軍場督師畢，便起兵前去剿匪，不得有誤，又命朱能爲前先鋒，旬耀，蓋元傑爲副，隨廉斌去查點人馬。廉斌等遵令退出，安排去了。第二日晨，燕王用了早餐後，頂盔貫甲，外罩白緞繡蟒與身師姚廣孝離府上馬，率親軍護衛，馳至教場。此時馬步各隊，已然排列整齊，持戈鵠立，秩序肅然。燕王懷抱兵符，催馬至當場。廉萬抖丹田發了一聲敬禮的口號。大隊一齊躬身施禮，施禮已畢，挺起身來，昂然而立，都張目注視燕王。燕王抖擻環，催戰馬，環陣週視一遭，然後立馬中央，向三軍發言說道：「衆三軍聽真，此次你等隨本爵前去剿匪，宗旨是爲保境安民，更深一層說，是爲盡忠於國。你等切要嚴守紀律，倘違犯軍法，必重懲不貸，凡我官兵，均須凜遵，一俟奏凱歸來，本爵必奏明聖上按功行賞，你們聽明白了麼？」衆軍閃應道：「聽明白了。」燕王遂傳令起兵。大軍陸續進發，旌旗招展，遮蔽天日，浩浩蕩蕩，只聽令與人

行走的聲音，攢趕行程。這日行抵關前，總鎮牛新民率文武官員，闔城軍民人等，遮路迎接，燕王以溫語慰藉了一番，並命牛新民妥爲把守關口。吩咐已畢，催軍出關。至九門口，繫下營寨，遙見九門口的山上，帳棚羅列，旗幟飄揚，又見山上，無數妻兵，往來如織，看罷，回入帳中。與姚廣孝商議道：「本咬先試攻一番，然後再定破敵之策吧。」姚廣孝說道：「我軍遠來，兵力疲乏，進攻豈能收效，不如按兵不動，一則休息兵力，二則先查明賊情，然後或攻或戰，都無句無不可了。」燕王未及答言，蓋元傑插言說道：「待我今夜潛去賊營，窺探一番，然後再進兵不遲。」燕王說道：「你去須要小心，切勿貪功啊。」蓋元傑說道：「謹遵王諭。」候天夜晚，收拾繫襯俐落，離了大營，直奔山前，至山脚下，飛身而上，披並附葛，向上爬來，爬至上面，穩身石下，縱目觀看，見沿山燈光密如星輝，畫角出聲，接連不斷，俯瞰山中，在山口要衝，一坐大帳把山口紫着營寨，看此情形，那坐大帳必是樂尙所居，遂向大帳而來，展眼來至切近，施展蛇行術，順草際爬至帳後，斜臥叢草間，用手掀起帳底，往裏觀看，見當中坐一道姑，料着必是顧青蓮，旁邊坐着的正是樂尙，聽顧青蓮說道：「現在燕王率兵到來，我們應以何策破他呢？」聽樂尙說道：「自岫雲被人救走後，道裏的秘密洩露，我們若不是預作防備，必爲燕王所乘了哇，他的兵馬，預然來的神速，其奈我們早有準備哪，明天先與他見一仗試々看，然

後停以奇計破之不遲，聽顧青蓮說道，我有一計，你附耳過來，我說與你聽，見欒尙斜身把耳朵遞了過去，顧青蓮雙手遮嘴，狄咕了半天，欒尙是點頭不住，臉上浮出喜色，口中連說，好計，好計，看此情形，料着必要出什麼毒計，心說，你們不用狄咕，我聽不明白，我還看不明白嗎，待我在暗中偷看，到看看你們倒了是要朋什麼法，把主意拿定，往裏窺視，見欒尙起身出了大帳，向山口營寨而去，忙在後面尾隨。俟欒尙進入營中之後，始由暗處躍入，潛至帳後窺探，見欒尙向一個賊秘密的分咐什麼呢，那個賊人轉身走出，路跟隨後面，在暗中監視，見那賊人帶了數名嘍兵，向山口走去，忙在後面潛隨，直跟出四五里，見那賊人率嘍兵進入高梁地裏去了，遂伏身順着隴溝也鑽了進去，伏在窺視。見賊人砍倒一片高梁，由包袱裏取出挖地道的器具，看那意思，是要挖地道，那裏還能容他挖，由腰間抽出七首刀來，搶至切近，一刀一個，把幾個嘍兵殺死，那賊將要跑，趕上去飛起一腿，踢倒在地，用脚探住，喝問道，你叫什麼名字，這是要往那裏挖地道，快快說明，那賊見蓋元傑威風凜凜，煞氣騰騰，吓的屁滾尿流，央求道，你老要饒我這條命，問什麼我說什麼麼，蓋元傑說道，只要你實說，我便饒你，那賊說道，我叫穿山甲鄒旺，從前以盜墓子爲生，後來歸順了白蓮教，顧青蓮就命我爲掘子軍的頭目，今奉欒尙之命，向明軍大營挖通一條地道，在明營下埋伏地雷，我正要挖掘

不想你老趕到，蓋元傑聞聽，心說：他們狄咕的這就麼計策呀，多虧我跟來，不然豈不要吃大虧。想到此處，不由的恨賊人行的計太毒狠，氣往上撞。手起一刀，把邵旺殺死，擦了擦刀上的血，帶在腰中，過去檢查包袱，打開一看，一個包袱包的是藥線，一個包袱包的是許多短而且細的竹筒，若是接在一處，接長了有數里地長。又一個包袱里包的是地雷兩個，約有西瓜大小，不覺咋舌暗道：這家伙要炸了，不定得傷多少人哪，看罷，仍然包好，三個包袱一總兒背在身上，鑽出鬼梁地，回歸大營，進入帳中，把包袱輕輕放下，旬耀一看，問道：你把誰的人頭帶回營來。蓋元傑說道：那裏來的人頭燕王接言問道：那可是什麼呢，若元傑把住過稟明，打開包袱令大家觀看，燕王說道：賊人這個計策可真毒哇。若非蓋元義士探山，我營成爲粉了，快把這種的東西，掩理了吧。廉斌說道：請王駕十歲勿棄此物，我另有用處。燕王道問：你有什麼用處哇。廉斌說道：我要用此物以詐賊，燕王笑道：你這真是異想天開，賊人佔的地勢是山地，我們的掘子軍，能挖掘的開嗎。廉斌說道：我們必須如此這般，方能成功啊，燕王聞聽，鼓掌稱善。遂廉斌把三個包袱拿去，派人連夜安排。廉斌提起包袱，退出帳，燕王命蓋元傑去歇休，次日早戰飯後，忽聽山上砲聲大起，探子入帳報道，現在賊人的大隊，衝出山口，進逼我營，佈成陣勢，請千歲定奪，燕王把探子遣去，當時傳下令去，各隊出營。

佈陣，陣勢雲霧佈成，燕王率衆將，來至旗門下，觀看敵情，遙見賊陣，甚是嚴整，當中豎着一桿八卦旗，兩旁門旗繡着白蓮，賊兵都紅帽勒頭，紅中紫腰，八卦旗下，一輛四輪車，車上坐着一人，頭戴九梁冠，身披八卦衣，懷抱寶劍，神氣十足，廉斌用手遙指着，向燕王說道，那車上座着的，就是惡道樂尙，燕王哂笑道，惡道裝扮的好樣是有多大道行似的，其實是銀樣臘槍頭，可嘆愚民無，竟爲其所惑，干犯國法呀，正說着，見賊陣中，走出一個賊來，手提一對金裝間，到在當場討戰，沒容燕王派遣，旬耀抖擻練子槍，飛奔當場上，把鎗一崩，喝問道，惡賊你叫什麼名字，賊人答道，我乃廻龍出總寨主手下分寨寨主滿天飛韓順的便，旬耀說道，你這惡賊魯索倒不少，你就說你叫韓順就結拉，還加什麼頭銜，其實你這一大堆頭銜，不外乎一個賊字，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訴你吧，我叫殺賊能手，小子你遇見我，你算倒了梅啦，說着，把練子槍一抖，如一條線似餉，筆管條直，向賊人胸前扎去，賊人側身躲過，槍間兜頭就打，旬耀躲閃還招，當時戰在一處，戰約四五十合，這一招，賊人問向腿部掃到，旬耀飛身縱開，乘賊人往起長身之際，掄槍照腦海就抽，賊人想躲已然來不及了吧，查一聲，鎗頭與人頭相碰，當時血腦髓齊流，死屍跌倒於地，旬耀正要叫戰，忽由賊陣裏跪出一人，其捷如飛，來至當場，說道，認識一陣風何凱否，旬耀說道，誰認識你們這群東西，說着，抖槍就抽，

眼看槍將裏抽上，賊人一側身，像旋風般，由左旁向身後繞去。忙就原站地向左一轉身，槍隨身走，橫着掃去，賊人忙往後一仰身，使了一個鐵板橋的姿勢，躲過槍去，一翻腰，打了一個反提，翻出四五尺，立起身來，擺刀上前進招，旬耀見賊人身法實在又快又伶俐，不敢怠慢，把槍招加緊，舞動如飛，這的賊左縱右跳，東躲西閃，並無還招之工，鬥了多時，賊人累的滿面是汗，氣喘噓噓，不敢再戰，虛晃一刀，縱出圈外，一簞身就躍高七八尺，連躍幾躍，就敗回陣中去了。旬耀追之不及，仍然立在當場待戰。廻龍聚總秦王，威鎮邊關白必顯，見本寨連敗兩陣，很難爲情，遂捧一奴虬龍槊，將要奔擒當場。樂禽說道，當場敵人，名叫旬耀，乃是倒反我們白蓮教的叛徒，寨主若出戰，務把傷生擒活捉過來，我便棄刀叛徒，以消我恨，白必顯點了點頭，來至當場，向旬耀喝道，反白蓮教的叛徒，你竟敢在當場猖狂，待本寨主取你狗命，旬耀冷笑道，你叫什麼名字，白必顯說了，名姓旬耀說道，我看你不敵白必顯，你簡直的叫白話，某家替國除賊，怎能算是叛徒，你等無父無君，傾國害民，那才是正牌地道的叛徒呢，白必顯怒道，誰有工夫與你鬥口，你就着軍刃吧，說着，擒槊使打，旬耀躲開槊，擒槍抽去，白必顯用左手就掛，右手架欄腰就打，旬耀抽槍躲槊，上步進招，賊人見旬耀的身法矯健，槍法精純不敢大意，把雙槊的門路走開，一招分八手，八八六四手連環槊，把旬

耀裏在當中，旬耀並不着慌，走動身法，見招還招，見勢使勢，施展縮小綿軟巧的工夫，與賊打在一處，戰約數十合，不分勝敗，蓋元傑一見，忙把盤蛇棍抖出，槍到當場，說道：旬兄且退，待小弟捉此賊人，旬耀閉聽，虛幌一槍，驟圍外，退回陣中去了，蓋元傑接住，白必顯斯殺，大展身手，把盤蛇棍舞的如同龍飛鳳舞，並無半點破綻，白必顯也把雙槊運用的上下翻飛，兩個人各展絕技，勢不相下，直鬥了一百餘個回合，尚未分出勝負來，蓋元傑一邊動着手，一邊暗自思想道，就這麼一個賊人，我都戰他不下，豈不使燕王手下之人，笑我無能，我何不用敗中取勝的招數贏他，把主意拿定，故意賣個破綻，讓賊人的槊打了進來，往旁一閃，轉身就走，白必顯隨後就追，追至切近，掄槊向腦海打去，蓋元傑早留着神哪，待槊相離不遠，猛一轉身，抖手抖棍向腿脛就纏，嘍魯一聲，纏個正着，用力一抖，把白必顯抖了個老六猴，么朝下，率在地上，過去要追取性命，白必顯急施展就地十八滾的身法，逃出圈外，躍起身來，敗回陣中去了，蓋元傑當場待戰，賊陣中郁騰龍，擺雙刀來至戰場，不發一言，掄刀就砍，煥元傑斜身繞步，躲過刀去，抖棍就打，賊人的刀隨身走，躲過棍去，刀又砍到，蓋元傑一面躲閃，一面留神賊人的刀步法，異常緊湊，非是尋常的招數，很有根底，不敢疎忽，鬥了百餘個回合，賊人的刀法毫小解鬆，而且加緊，多虧蓋元傑對於雙刀素有研究，知道

單刀是看手，雙刀是看走，一見賊人刀招，便知賊人的步眼。俟賊人撤步變招之時，抖棍把賊人的腳脖子纏住，兩臂用力一甩，把賊人甩了一個跟頭。好賊人，就勢滾將入來，施展地躺刀，向蓋元傑下擺就斫，蓋元傑連忙躲閃，掄棍打去，賊人平地翻滾。那裏打的着，雙刀隨着身轉，這打刀抽回，那把刀又斫到，一刀比一刀緊，一刀比一刀，總圍着腿部亂砍。蓋元傑那樣英雄，竟無法應付，鬧了一個手忙腳亂，朱能在陣觀看，恐蓋元傑有失，忙回手把昆吾刀，由腰間抽了出來，槍至戰場上，把蓋元傑替換下來，就地一躺，也施展地躺刀，與賊人殺在一處。兩個人這樣戰法，燕王手下馬上的戰將，看着裝很新奇，心說怪不得幽州土語，稱兩人打架爲滾蛋。今日當場上真滾起蛋來，不言戰將少見多怪，且說朱能與賊人動手，兩個人鬥了多時，旬人葉底藏花的招數，右手刀向朱能脇下扎來，朱能忙用橫風掃月的解數，向賊人刀背上斫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倉郎一聲，把賊人的刀斫爲兩斷，時人左手刀由上揮到，朱能一翻腕子，用刀刃迎去，賊人急忙將刀伸回，身隨刀轉，翻出圈外，縱起身來，向陣中敗去，朱能並不隨趕，取出一隻鏢來，抖手打去，撲哧一聲，正打在臀際，疼的賊人往前一竄，帶鏢逃了回去，朱能立在陣，哈哈大笑說道，惡賊呀，你若是大便不通，不用吃川軍，我這一鏢就給你治好啦，這話未說完，惱了短命鬼劉利與狠毒虫劉貞，一齊來至當場，雙戰朱能，一個使

鋼叉，一個使鐵槍。叉槍並舉，兩下夾攻，朱能見這兩個賊人以多爲勝，遂把八卦連環刀法，施展出來，力戰三賊，戰了五六個照面，用一招順水推舟，順着劉利的槍桿推去，削掉劉利手指，劉真的又由後面扎到，朱能撒步翻身，用反臂倒臂絲的招數，斜肩帶臂斫去，賊人躲閃不及，被劈了個大斜查，死屍栽倒在地。劉真此時早已敗了回去，朱能野戰八方藏刀式，在當場一站，喝道，惡道變尙快過來，嘗嘗我這昆吾刀的滋味，話未說完，由賊陣中跑出一人，倒拖九耳八環大斫刀，來至戰場上，朱能一看這個賊人，心說，客可算是醜八怪呀，見他頭戴紫巾，身穿箭衣，腰繫絲營帶，足穿青緞快靴，面分五色，鼻生三竅，腮邊短髯，扎裏扎撒，壓耳毫倒豎，好像兩枝抓筆，兩隻大三角眼，眼珠碧綠，大嘴岔，厚嘴唇，牙長的七顛八倒，露出唇外，看罷問道，醜賊咱叫什麼東西，那賊厲聲答道，我乃碧目太歲黃學巢的便是，朱能說道，好醜賊你要學黃巢哇，衝你這個名字，就刮之有餘，今天我學一學李鴉兒，破你這假黃巢，黃學巢大怒，揮刀兜頭就劈，朱能見賊人的刀沉力猛，不敢用刀去消，側身躲過，捧刀走招，向賊人肚子就刺，賊人躲刀還招，把大刀使的呼呼風響，掄的好像風車，朱能見賊人勇不可擋，仍然施展地躺刀法，賊人却是了得，把大刀貼地亂掃，掃的沙石飛起，朱能恐迷了眼睛，忙縱起身來，與賊力戰，賊人是越殺越勇，朱能是無隙可乘，廉斌一見，忙捧劍來到。

場，把朱能換回，與賊死在一處，戰約百餘合，竟戰不倒賊人，急的龐斌也是無計可施，偶一疎神，手中寶劍，被大刀磕飛，忙縱出圈外，轉身敗了回去，要賊捧起大刀，飛步隨後就追，藥尙揮動大隊，乘勢衝殺上來，燕王把令旗一搖，令弓箭手開弓放箭，當時如驟雨一般，迎頭亂射，賊兵攻了多時，死殺一片，藥尙見官軍防禦的嚴密，傳令退兵，將往下一退，燕王又命火槍隊開槍射擊，槍聲一起，槍彈飛出，直射的賊兵紛紛跌倒，緊跟着轟隆轟隆，砲聲大作，別看砲彈沒有腿，比賊跑的快，一陣飛擊彈，又打死賊兵不少，藥尙撤兵回營，心中甚是煩悶，黃學巢說道，教主勿憂，某今晚率本寨的嘍兵，前去劫營，管殺他一個落花流水，藥尙說道，你去時須要多加小心，我隨後接應你去就是了，黃學崩連稱，是，是，回歸本隊，當命一聲雷邱建章，隱惡揚善邱建業爲左翼，命神棍董恒，鐵鎗李慶爲右翼，分派已畢，候至天晚，率隊出寨，銜枝急走，直向明營而來，來至切近，見營中異常靜寂，心中暗喜，揮兵一擁而入，攻了進去，藥尙此時率大軍在後面，遠遠觀看動靜，見黃學巢攻入敵營，心中大喜，將要靜兵繼進，猛聽轟々々々，兩聲巨響，震的耳鼓欲聾，再看官軍營中，崩的帳棚砲向天空，黑煙滾々，火勢冲天，情知黃學巢中計，忙率兵退回營中，派人去探，少時探子回報這，黃寨主的全軍盡沒了哇，藥尙聞報是又驚又憂，原來燕王把蓋元傑所得的地雷，埋設在本營之中

，在白天的戰罷之後，料着晚間，賊人必來規營，遂命朱能率軍一枝正營左邊埋伏，命廉彬率兵一枝，在去右邊埋伏，並分咐道，俟賊軍登炸後，有未被炸逃出的速突起擊之，分派已畢，自統大軍撤營來，在黃土崗後紮住人馬，遣人去探賊人的動靜，不一時，探子回報道，賊人已出動，去襲空營，燕王聞報大喜，急令人燃着藥線，兩個地雷暴發，把賊軍炸死無數，黃學巢也被炸了個屍骨無存，未被炸死的，紛紛向外逃走，朱能，廉斌，率兵由左右殺到，兩下夾攻，把殘敗殺了一個乾靜，始撤兵交令，燕王向廉斌圍覓，被炸的賊隊，是誰率領啊，廉斌說道，是黃學巢率領，亦被地雷炸死，燕王說道，我本打算詐死藥向，沒想到黃賊作了替死鬼，可惜我們費這麼大事，死了一個無名小賊，旬耀說道，那藥向決不能親自劫營啊，燕王問道，何以見得，旬耀說道，藥向劫營幾次，屢吃徐老元帥的大虧，他以後便不再用這劫營之策，燕王笑道，驚弓之鳥，可不好捉呀，他既未死，我們再想妙法吧，說着傳令起兵，越過舊營底，重紮大營，天色已亮，用過早戰飯之後，忽有探馬報道，啓稟千歲，在今早天未亮時，有一枝賊軍，向撫寧方面開去，打的是旗號是羊腸寨的，請令定奪，燕王聞報，把探子遣去，令廉斌與朱能率一枝人馬，立時前往海陽鎮救援，廉斌等領令，點齊人馬，贊程備道，向海陽鎮去了，原來藥向退回大營之後，來見顧青蓮，備說黃學巢被詐之事，顧青蓮說道，這並不

是燕軍所詐，乃是我們自詐的呀，欒尙問道，怎麼會是咱們自詐的呢，顧青蓮說道，我們所派人去設地雷，至今沒有回報，想必是被敵人所破，賊人反用此計詐我，我若不行此計，敵人未必想的起來，敵人也未必有這種地雷，追本窮原，豈不是咱們自詐的，幸虧你沒有親自率隊去，這就便宜得很啊，爲今之計，你可派羊腸寨的寨主雷春聲，率本寨人馬，去攻撫寧，以便奪取林榆，林榆得了過來，我們再想法伸張勢力，以圖大事，欒尙遵令退出，回歸自帳，立派雷春聲，率兵進取撫寧，雷春聲道令，點齊本寨人馬，在未亮時，即行出動，連夜趕奔前來，及至來到，安下營寨，遙見城上刀戟林立，旗幟飄揚，看那樣子，早有準備，管國燕王與賊人開兵，這裏房得着信，兵軍指揮王懷德，與圍練馬千里，調兵嚴加防守，遭戶廉斌率兵到來，王懷德迎入城中，讓至衙中，備酒款待，廉斌說道，賊兵現向這裏攻來，我率兵兼程備，躲着賊人的來路，趕奔前來，深恐這裏無備，爲賊所乘，來劉一看，方知這裏已有防備，這足見指揮老成持重啊，王懷德說道，廉帥太過獎了，未將何以克當，正說着，探子入報道，賊兵已在西城外安下大營，廉斌與王懷德，忙離坐出衙，至城上觀看，只見賊營外，無數賊人挖壕取土，好象螞蟻盤窩似的，廉斌看吧，向王懷德說道，你看賊軍取土，是什麼用意，王懷德說道，賊人不遇是要屯士攻城罷了，廉斌點了爺頭說道，不錯，賊人正是這個用意，王懷德說

道。乘賊人安營未定，待我前去殺他一個措手不及。廉斌攔道，且慢。賊人在安營時，豈有不設伏兵防護不理，我們可率軍在城外佈陣，以阻賊軍進擊，向保無失，王懷德聽廉斌說的有理，也就中止。廉斌命王懷德守城，自率大隊出城，背城佈陣，陣將佈好，雷春聲就率隊殺到，廉斌命火槍隊，迎頭痛擊，火槍隊當時一齊開槍，向賊兵打去，雷春聲却也提防着這一招，把旗一搖，隊伍兩路分開，命卜登羸率兵由官軍左側抄攻，自率一路，向官軍右側兜擊。廉斌當把陣改爲二龍出水式，也分兩路抵禦。兩下裏廝殺起來，戰了多時，天已昏黑，始各自收兵回營。第二天雷春聲佈陣出馬，當場討戰。廉斌拍馬衝至陣前，提槍就刺。雷春聲撥馬敗走，廉斌把槍一搖，率隊追殺，追離賊陣切近，賊隊由陣中衝出，迎殺上來，混戰多時，賊軍棄寨而逃，廉斌率隊隨後就追，追出約有數里。細看賊人的旗幟不亂，隊伍也不散，不像潰敗的樣子，頓悟賊人是誘敵之計，忙將隊伍停止不追，指揮賀慈光，上前向廉斌問道。賊人敗走，將軍怎麼止兵不追呢？廉斌說道，賊軍乃是詐敗，豈可追得。賀慈光說道，將軍怎看出賊軍是詐敗呢？廉斌說道，賊人的隊伍不亂，旗子整齊，足證其敗是詐，你切勿貪功，以免中賊人之計。賀慈光說道，將軍如此多疑，賊軍何時可破。請賜末將一枝軍馬，前去追擊，倘如不勝，甘領軍法。廉斌沉吟了沉吟，說道，我今分給你一枝兵馬進追，倘中賊計，我自然前去後

應，賀慈光欣然頷下，率隊追擊。追至紅石嶺下，忽有兩路賊兵，由左右夾攻上來，雷春聲也回軍殺到，賀慈光到此時方服廉斌之料敵如神，只得擺手中槍，催開坐下馬，在寸心橫衝豎撞，賊軍越逼越緊，左右卜登麻，卜登雲，各掄軍刃，截住痛殺，右有周興，崔立，阻住去路，前有雷春聲殺來，賀慈光雖勇，怎禁得三面夾攻，手下人馬大亂，四散崩潰，正在危急之間，廉斌率軍殺到，一馬當先，槍起處賊軍落馬，劍過處人頭搬家，殺開一條血路，把賀慈光救了出來，令賀慈光慈軍先退，獨自斷後，見賊軍隨後追來，忙把槍掛於得勝勾上，摘弓搭箭，連珠段向賊人射去，射死賊首數名，賊軍方不敢追趕，廉斌保護軍馬安然而歸，歸至營中，升了大帳，命人把賀慈光叫入，厲聲責道，我說賊人有詐，你反說我多疑，執意要追殺前去，今竟如何，我若不前去接應，你豈不要遭復沒之害，戰敗雖然常事，喪師辱國之罪難容，你既甘領軍法，我也難法外施恩，說至此處，喝令左右，推出斬了，衆將一齊跪倒，代爲懇求寬恕，廉斌今衆將起立，復向賀慈光說道，我本以軍法從事，怎奈衆情難却，暫爲姑寬，今再發給你一枝人馬，明天初曉時，前去進圍賊營，如稍畏縮，二罪歸一，決不輕恕，賀慈光領令退下，調齊人馬，候至次日天曉，率隊進攻，此時已把生死置之腹外，催馬當先，連越三陷戰壕，用槍挑開鹿桑，直闖至賊營之時，官軍見主將這樣的奮不顧身，那個還敢後退，賊營中

矢石如雨，官軍勢如潮湧，賀慈光大喊一聲，突破賊營，當先衝入，鎗扎劍劈，任意縱橫。當有雷響聲截住痛殺，賀慈光緊咬鋼牙，圓睜虎目，忘死捨生，拚命苦鬥，卜登羸等，又圍裹上來，趕到助戰，賀慈光方戰衆賊，毫無怯色，把手中鎗使的如風車也似，饒運樣，身上還受了重傷數處，在一鼓作氣之下，並不知覺，仍是一味苦鬥。在這相持不下的當兒，廉斌的大隊殺到，進入賊營，一陣痛殺，雷春聲見勢不妙，率隊棄營逃走，賀慈光首先追趕，不肯放鬆一步，廉斌一見恐怕有失，忙傳令鳴鑼收兵。賀慈光只得退回，隨廉斌率隊回營，此一場小戰，得了賊人刀矛器械，囉鼓帳棚不計其數，廉斌升帳，向賀慈光嘉獎着說道，賀指揮勇往直前的精神，實非他人所不及，所以我才特意激發之，此一戰，皆指揮之功哇，說吧，命人給賀慈光調治殺痕，派人送至後帳休養，又犒賞了三軍。遣沒子去探軍情，諸事已畢，畧事休息，第二日，探子回報說，賊軍現在繞撫寧，進攻林俞去了。並在海陽鎮駐兵一枝，以阻我軍進援之路，請令定奪，廉斌聞報，把探子退去。與朱能計議道，賊軍進攻林俞此着甚是厲害，倘林俞有失，前所，綏中一帶，亦恐難保，事不宜遲，我必須前去救援，然此處却也不可疎忽，以防賊人明取林俞，回攻撫寧之計，朱能說道，賢弟顧慮的甚是週到，請你去攻海陽鎮，攻破賊人之後，便在那裏駐守，退可以護撫寧，進可以援林俞，一舉兩得，莫此爲善，朱能說道

這麼一說，兄長要繞走海陽，去援林俞，廉斌點頭說道：「是的，請我率兵走後，賢弟就趕快去海陽鎮吧。」朱能說道：「兄長放心，小弟必不敢延誤。」計議已定，各自提兵去了。朱能令王懷德守城，並分附在城上預備煙墩。倘有賊人來攻，可把狼烟放起，以便回援。分附已畢，即時率兵向海陽鎮開之，行抵不遠，探子回報道：「鎮外賊兵，只有千餘，係金黨無數，卜登贏率領，聞我軍來到，已退出海歸鎮外，在鎮的南端土嶺下安營。請令定奪。」朱能遣去探子，直向土嶺而來，及至行離切近，賊兵又退出數里，朱能心中驚異，暗想道：「賊軍不戰而退，必有陰謀，我且於嶺上安營，以觀究竟，想把隊五安在嶺上，以觀動靜，把隊五安置好了，探子前來報道，賊兵現於我軍營路結成營寨，看那意思，是堵我軍退路哇。」朱能閉報心說：「好狡猾的惡賊，如此變動，欲疲我軍啊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看賊軍再怎樣的狡猾。」把主意拿定，遂命游擊吳連科，率輕軍一枝，回繞到賊軍背後進攻，吳連科去後，自率人馬向大隊殺來，殺至進前，方知賊人是空營一座，不知又逃到那裏去了，正在猶疑之際，忽聽北方，殺聲頓起，不絕於耳，急率隊順聲音殺去，來至切近，只見吳連科，督兵與賊隊，殺的難解難分，忙揮軍上前接應，大殺一場，賊兵逃走，與吳連科合兵一處。安住人馬，一同入帳。落座之後，開言問道：「怎麼在此，與賊戰起來了呢？」吳連科說道：「我率兵正欲進抄賊軍背後，誰知賊軍也向

我軍去路撤來，兩下相值，遂戰在一處，朱能說道：「賊軍是欲撤海陽鎮哪，不想與我軍相遇，我料賊此去，必又繞回黃土嶺，來回與我軍繞灣，牽掣我軍，必有作用，今你可去黃土嶺去攻賊軍，我去海陽鎮埋伏，賊軍必又向海陽鎮轉去，那時我必奪個正着，看賊還敢跟我繞灣不。」吳連科連稱是，是，忙率兵向黃土嶺攻去，朱能率隊至海陽鎮前密林中埋伏，將把隊伍埋伏，果然，賊軍開到，忙率軍突出截住去路，賊軍萬沒想到有這着，不覺吃了驚，向刺斜斜退去，朱能怎肯放鬆，揮隊衝殺上去，賊首金錫無敵卜登贏，只得督兵應戰，正戰之間，吳連科率兵到，兩下夾攻，卜登贏支持不住，掄錫率兵殺出重圍，落荒逃走，朱能吳連科合兵一處，隨後追殺，追了多時，見賊軍逃入叢林，始收住軍馬，退歸海陽鎮中鎮守，過了二日，這日晚，朱能正與吳連科，乘馬查營之際，忽見撫寧方面，狼煙突起，直沖霄漢，朱能不覺吃驚，忙令吳連科率一枝軍馬，把守海陽鎮，自提一枝軍馬，攢趕行程，馳向撫甯而來，來至進前，見無數賊兵，正在攻城，當催軍向賊營攻去，賊軍眼看攻破城他，忽見官軍攻營，急急忙退回迎戰，朱能見賊兵撤回城下，住下營寨，賊軍也收兵回營去了，王懷德出城來見朱能，朱能迎入帳中，一同落坐，朱能問道：「賊兵幾時前來攻城啊？」王懷德說道：「已然連攻三日了哇，朱能問道：「賊首可知是誰？」王懷德說道：「首來攻城的賊首，是鐵戟山魁卜登雲，隨後卜登贏又率

兵攻到，兩枝賊兵合力進攻，城中兵力薄弱，那裏支持得住，遂放起狼煙，請將軍回援。朱能聞言說道，這卜登瀛可實在狡猾的很哪。繞來繞去，他又繞到這裏來了。我誓必擒此滑賊，請指揮連回城中守好了，王懷德起身告辭，回歸城中去了。朱能第二日晨，展開隊伍，向賊討戰，賊人却堅守不出。朱能只得收兵回營。兩下裏對峙起來，究竟賊兵怎麼又隻回撫寧城來了呢，原來雷春聲自被廉斌殺敗了一陣之後，重整人馬，向卜登瀛分咐道，率兵一枝進攻海陽鎮，如遇官軍救援，可與之遊鬥，使官隊疲於奔命，然後繞回撫寧城，出其不意，率軍極力攻打，不得有悞，卜登瀛遵命率兵而去。當春聲自率大軍，繞道向林榆進發，行至中途，命卜登雲率兵一枝，在僻靜處埋伏。如探知官軍進援林榆時，可回兵向撫寧攻去。卜登雲當率兵一枝，在中途僻靜之處埋伏去了。雷春聲率兵贊行，直向林榆而來，這日來到，住下營寨，見林榆城前，住着一坐大營，上插林榆鎮台吳樹椿的旗號，料着已有防備，不敢冒然進攻，遂命周興守營，自與崔煜列陣索戰，忽聽官軍大營三聲砲響，由營中衝出大隊人馬，列成陣勢，見門旗下，一將勒馬而立，頭戴鐵撲頭，勒着金抹額，一夥朱纓，飄洒腦後，如同一團烈火，全身甲冑，外罩紅袍，懷抱令旗，甚是威嚴，料看必是鎮台吳樹椿，兩旁無數戰將，各提軍刃，立馬待戰，看罷，提叉催馬，馳至陣前，厲聲喝道，現有雷春聲在此，那個敢出來

與我一戰，話未說完，官軍陣上一將出馬，手捧鋸齒刀，來至當場，雷春聲用又一指，喝道：來將通名，受死，來將厲聲說道：我乃林榆總鎮麾下兵馬指揮高世俊的便是，惡賊你敢來犯林榆城，真是自來送死，說着，掄刀就砍，雷春聲舉叉相迎，兩下裏戰在一處，戰約百餘回合，不分勝負，雷春聲見高世俊的刀法精奇，暗把飛叉取出，圈馬詐敗，見高世俊催馬追來，俟相離切近，翻身抖手，把飛叉打出，高世俊猝不及防，肩膀上被飛叉打中，急撥馬敗陣去，雷春聲圈馬追來，早有遊擊谷鶴年，馳至當場，擰鎗截住，雙方並未接言，當時殺在一處，戰了多時，谷鶴年漸漸不支，撥馬敗走，雷春聲拍馬欲追，忽聽本陣上羅音大起，急圈馬回陣中，向崔煜問道，何故鳴軍，崔煜說道，現在探馬回報，聲言，由撫寧起來一枝官軍，是廉斌親自統率，我聞此報，所以鳴金，請寨主回來，商議穿禦之策，雷春聲聞聽，皺眉說道，廉斌的隊伍一到，我軍背腹受敵了哇，不如急早撤回九門口，再另想他法吧，崔煜說道，我們這麼虎頭蛇尾，回去豈不要受遺責，雷春聲說道，知難而止，也是用兵之道，我們沒遭大敗，可有什麼遺責可受，我意以決，就此退兵吧，崔煜不敢違抗，遂與雷春聲，率隊撤回去了，及至廉斌的入馬來到，賊營已空，總鎮吳樹椿迎廉斌入營，備說經過，廉斌說道，賊軍既撤，我趕緊率兵歸回，以防其復攻撫寧，說罷，不暇休息，率隊馳歸，來至撫寧城下，已無賊兵的踪影。

只有朱能的隊伍在城下駐紮，遂至城下紮住人馬。與朱能相見，朱能把戰卜登贏之事說了一遍。廉斌點了點頭問道：「那下賊等何時退的呢？」朱能說道：「於昨晚退走，今早方才知曉，已竟追之不及，我已派探了去探賊隊逃走的方向去了。」正說着，探子面報道：「賊隊完全逃回九門口老巢去了。」廉斌聞報忙派人去海陽鎮調回，整重人馬，剋日回歸九門口大營，撫寧圍城文武與商民，恭送了一程，方才回去。廉斌鑄道兼程，趕回大營，紮駐了隊伍，朱能近帳，見燕王稟明一切，燕王聞聽大喜，擺酒與廉斌等酬勞。廉斌在酒筵間，向燕王問道：「近日與樂商的戰況，不知有無進展？」燕王皺眉說道：「現在賊營中，增加了一個和尚，是由河南石蓮寺趕來的，名叫雙拐如來蓮月，這個和尚却是了得，蓋元傑與旬耀却戰他不過，刻孤正在想法除這兒僧，」正說着，見旬耀同進一老翁，向燕王稟道：「我恩伯與浩然，係由河南跟踪追趕蓮月兇僧到此，欲助千歲捉拿兇僧，特來叩見千歲。」燕王聞聽大喜，起身讓坐。尚浩然躬身施禮已畢，落坐一旁，燕王問道：「尚老俠客此次怎麼由河南趕兇僧到此呢？」尚浩然備說詳細，燕王聽罷，甚是欽佩，原來尚浩然老俠客在蘇州自與蓋元傑分手後，便起身趕奔河南汴梁城，這日行至大名府地界青風鎮中，覺着腹中有些饑餓，見路北有一座酒飯館，遂走入裏，檢了一個坐坐下，夥計上前招待，尚老俠要酒要菜，少時潛菜擺齊，自斟自飲起來，正喝着酒，忽見由外走進

一個和尚，面目甚是兇惡，光頭未戴帽，身穿灰色僧袍，青護頰，足穿過膝白襪，開口僧鞋，斜掛着一串大素珠，皆有茶碗大小，是寶鐵打成骷髏形式，坐在對面桌後椅子上，向夥計要酒點菜，又見那和尚一挽袍袖，胳膊上刺着一朵蓮花，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看這個標記，他是石蓮寺的僧人哪，我本是要去石蓮寺，今日既遇着那寺中僧人，我須暗地偵查他的行經，以免他擾害地方，把主意拿定，低下頭去飲酒，忽聽那和尚向夥計問道，你們這裏富紳賽信陵左天龍，現任作何營業呢，聽夥計說道，左大爺現在在家納福呢，人家富甲一鄉，連作什麼營業，就是躺着吃，也够吃幾輩子的呀，又聽那和尚問道，他現在對於武工攔下了沒有，聽夥計說道，那我可說不上，反正天天在家教給兒子練武，橫豎帶手自己就習了，聽到此處，心說，他打聽姓左的武工攔下沒攔下作什麼呢，大概他不是善意吧，我倒要看個究竟，想罷，見那和尚，大吃二喝，霎時吃完，開發酒飯帳，起身去了，忙着也把飯吃完，會了錢，隨後跟了出來，兒那和尚走至一家門首，站住往裏觀看，看了半響，走入對門客店去了，料着那家必是左天龍的住居，又料着和尚不懷好意，遂他走入店中，店夥上前招待，讓至上屋，老俠客落坐，店夥伺候茶水，已畢，問道，你老用什麼飯哪，老俠客說道，飯已用過，現在眼看天就黑了，你把燈給點上吧，夥計稱了一聲是，把證點上，退了出去，老俠客略坐一會，吹滅燈燭，假作安

寢，又把身上衣服，收拾利落，打開包袱，取出寶劍背在身上，至前廳窗前，由窗隙往外窺視和尚的動靜，天交二更之後，見西房門一啓，和尚蹤了出來，一抖袍袖，飛身上房。躍出店外去了。忙着也躍出屋外，蹤身上房，跟隨下來，見和尚躍入適觀看的那家院中去了，遂施展輕工，隨後蹤入，蹤身上房，趕至內宅，伏在南房天溝，隱住身形，往下觀看，見那和尚已然到在上房門前，由袖中取出一把匕首，意欲撬門，將要賊有賊，知會本家人等，見和尚驚的由階下，蹤至院中，由身上摘下骷髏鞭，在這個工夫，見屋中蹤出一人，手提寶劍，奔至和尚切近，聽口中喝道，大胆兇僧，晝夜入宅，意欲何爲，聽和尚說道，左天龍啊，你還認識我嗎，我今特來找你夫妻，要報十五年前之仇哇，聽左天龍說道，你，你趕情是鐵掌鄭熊啊，你既然要報十五年前之仇，你應約一個地點，光明正大的與我夫妻較量才是，怎麼前來行這暗昧的手段來行刺呢，聽那和尚說道，誰有那工夫還約個地點較量，好多把你夫妻殺死，也就完了，見左天龍怒氣勃勃的，掄劍向和尚就砍，和尚躲劍舉鞭還招，兩個人打當院鬥了起來，鬥了數十合，見左天龍有些抵抗不住，忽由房中又蹤出一人，細看，乃是一個婦人，粉怕罩頭，腰繫汗，手提寶劍，至切近，共左天龍，共戰兇僧，見兇僧毫不懼怯，舞動骷髏鞭，上下翻飛，走動身法，來回亂轉，把左天龍夫妻迫的像走馬燈一樣，只有招架之工，並無還手之力，看

到此處，忙由背後把寶劍抽出，縱身跳下房來，用彈劍法一格兇僧的軍刃，喝道：你們兩下裏，且莫動手，聽老夫我有話講，雙方見一神采奕奕的老翁來到，都吃了一驚，各縱出園外，尚老俠向和尚說道：適才你們所說的話，我雖然不知細詳容，大概你從前吃了他們的虧，現在特來報復，是不是呀，和尚說道：不錯，是這麼回事，尚老俠客說道：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和尚怒問道：怎麼是我的不是呢，尚浩然說道：當你吃了他們夫妻之吃，還是怨你經師不到，學藝不高，不然怎能吃虧改，現在我看你的武工很可以的，這都是他們夫妻，給你造就出來的呀，和尚勃然怒道：你這老兒，卻是可惡，我的武工，怎說是他們夫妻造就的呢，尚浩然笑道：你先不用動怒，請問你若不是吃了他們夫妻之虧，橫豈你不能想再投師學藝，由他們夫妻激發，你才刻苦用功，這不也們夫妻把你造就成了麼，你報恩尚恐不暇，你反要報仇，這真是小人的行爲呀，你今出家，就應遵守清規，皈依佛法，你反要任意行兇，真是怙惡不悛，老夫不過上便罷，今既遇上，怎能容你，和尚大怒，喝道：老匹仗你敢多管閒事麼，待我先要了你的老命，說着，上步掄鞭要打，尚浩然說道：慢來，慢來，你先把你在那廟出家，僧名叫什麼，說給我聽，聽尚老夫失手，把你禿葫蘆飲下來，也好把你死屍，給送回廟去，以便作異地孤魂，和尚怒道：我乃泮梁石蓮寺雙拐如來蓮月上人納門徒，謾真是也，現在對你說知，叫你

死個明白。尚浩然撇嘴笑道：「愛呀，這怎麼快說的，多虧老夫問一問你，不然豈不要就悞交情。你師傅與我乃八拜之交地隔南北，久疎音問，今我正是去汴梁，拜望你師傅，想不到在此遇見你，得啦，誰教我趕上了哪。我給你們解和解和吧，撲真一聽。半信半疑，把鞭往肩上一搭。合十說道：「我彌陀佛，弟子不知，多有冒犯，請師伯原諒，並請開師伯，怎麼給我們了結呀。尚浩然說道：「這事太好了結，只要你能聽老伯的話，我就能過的去。撲真說道：「可是老伯叫我所聽何話呢。尚浩然說道：「你要能叫我把你殺了，這事不就了結了嗎。撲真怒氣冲天，說道：「老匠夫你要笑我，還要我的便宜，我豈能與你罷休。說着，掄鞭就抽。尚浩然不慌不忙，側身躲過鞭去，捧劍進招，與兇僧戰了起來，兇僧的骷髏鞭雖然厲害，老俠客拂雲劍更是了得。鞭過處，呼呼風響，劍到時，閃閃放光。鞭去劍來，圍約百十餘合，尚難分出勝負，老俠客急中生智，虛幌一劍，轉身便走。兇僧隨後就追，追離切近，掄鞭向腦後打來，老俠客側步側身，猛然轉身，一腿飛起，正踢在兇僧前胸之上。兇僧口噴鮮血，大叫一聲，仰面跌倒。老俠客向左天龍說道：「快過去把他捆上，左天龍忙解下絲條，把兇僧捆了個結實。此時從人都已趕到，左天龍命從人把兇僧抬至下房，妥為看守，吩咐完了，過去向尚老俠一躬至地，說道：「若非老前輩趕到，我夫妻難免不遭兇僧所害，請老前輩到房中一談，說着往屋中相讓老

俠客隨左天龍進入屋中，婆子已然把燈燭點上，左天龍讓老俠客上首落了坐，自己在下首相陪，叙了客套，各通姓名。左天龍的妻，過來拜謝，退回內室，僕人獻茶罷罷，老俠客問道：「請問左莊主因為什麼與那凶僧結下冤仇？」左天龍遂把結仇的情形，說了一遍，尚浩然慨嘆不已。原來，這左天龍的父親，乃是文舉出身，雖然是書香門第，他天性卻是好武，他十一歲那年，在一個夜裏，聽院中犬吠不止，忙爬起來，由窗隙往外觀看，見一天月色，光亮異常，院中甚是靜寂，只是那隻犬，前腿灣着，後腿崩着，塌着腰，推着尾巴，揚着頭，向東方狂吠。聽東院裏也是犬聲狺狺，工夫不大，由東房後坡上來一人，借着月色，看了個真確，乃是一個白鬚老叟，見老叟一個反車，翻至院心，輕卸落藥一般，那犬撲過去叫，老翁已縱上西房，一躍而逝，聲鎮西犬聲大起，料着出鎮去了，這才躺下安歇。第二天起來，回思夜間之事，心裏很是羨慕老翁的武術，暗想道：「我若練有老翁這身工夫，平生之願便足了哇。」他這一天，總是這樣想着，到了夜裏，閉目凝思，連覺都睡不着了，展眼又到昨晚那個時候，犬又叫起，忙由窗隙偷看，那老翁仍照前夜似的，由東房翻下，縱上西房去了，看他倒身就寢，第二天起床，嗽洗完了，去書房讀書，晚上散學歸來，用吧晚飯，到想到，那老翁今夜晚須來，我何不等家人睡熟之時，到院中去等他，他若到來，我跪地認他作師傅，他若不應允，架不住我苦苦央求。

，把主意拿定，候至夜晚，潛出屋外，把犬驅在跨院去，將角門關閉，隱身在魚缸後，靜待老翁來到，果不其然，老翁又由東房縱下，左天龍突起，跪至近前，跪在地上，口手不住叫師傅。他這麼來不要緊，反把老翁嚇了一跳，忙悄聲問道：娃，你這是作什麼，左天龍說道：我一連氣看師傅三天了，弟子天性好武，苦不得明師，我看師傅的武術，實在是羨慕的很，望師傅把我收作徒弟，交給我些武術吧，說吧，磕頭不已，老翁聽罷，點了點頭說道：想不到你不大的年紀，有這樣的胆子，有這樣的志向，好好我收作個徒弟吧，你明天到晚到鎮西天齊廟去好了，說罷，聳身縱上西房而去。左天龍起身回至房中，偷上床安歇，一覺醒來，天已大亮，仍然照常去讀書，至下晚，潛離家門出鎮，來至天齊廟，走進廟中，小和尚迎過來問道：公子怎麼這麼閒在呀，左天龍說道：你們廟中住着一位老翁嗎？小和尚說道：是呀，現在有一位老翁在我們廟後禪院住着呢。左天龍說道：你可同我見一見去，小和尚應稱：是是，遂同左天龍來至後禪院，東廂房中，左天龍見老翁正坐在椅子上看書呢，忙上前跪倒行禮，老翁拋了書卷，說道：你且起來，我有話說，左天龍立起身來，侍立一旁。老翁把小和尚跟去，向左天龍說道：看你這貌像，眉宇間很有些英氣，所以，我這才收你作個徒弟，你每天早晚前來，跟我學武，切不要對外人說知，倘不嚴守秘密，找便不傳授於你，你要知燭，我因為

你轉留於此。你若沒有永久性，可是白搭工夫哇，左天龍說道，師傅放心，弟子決不能中輟呀，老翁說道，很好，很好，由明天早晨起，開始學藝，現在你先回去吧，左天龍連聲應諾，又跪倒恭々敬々，磕了三個頭，立起身來，退了回去，離廟返回家中，並不對家人說明，從此，每天早晚去天齋廟就老翁學藝，展眼就是三年，竟練成一身武藝，道日，老翁對左天龍說道，現在你練的工夫，雖未上上乘，可是比普通的武術高出一頭，較之登峰造極的工夫，尚差的多呢，以後你要自修，切不可間斷，自然有成功的一日，我今要走了，特贈寶劍一口，用以護身吧，說着，由棹上拿起一把寶劍，遞與左天龍，左天龍接過寶劍，跪劍拜謝，起身說道，弟子屢次請問師傅的尊姓大名，師傅終未告知，今師傅要走，望告知弟子吧，老翁說道，爲師姓鄭名光明，人稱無形劍客，因爲風聞你們這裏的里長，魚肉鄉里，強霸一方，我連訪他三夜，始知他是安善良民，與傳聞大不符，沒想到遇見你，遂留在此這裏三年，你要遵守我三個條約，便不負我這番苦心，左天龍跪倒問道，請問師傅那三件約條，鄭光明說道，第一件條約，不准你輕易與人比武，第二條約，不准你濫收徒弟，第三條約，不准你以技欺人，你聽明白了麼，左天龍說道，弟子聽明白了，謹誌之座右，鄭光明說道，你起來趕快回家去吧，左天龍起身問道，師傅幾時起身，鄭光明說道，我明早就走哇，左天龍問明白了，告辭携劍回家。

次日天明，急忙起床，不暇嗽洗，趕向廟中而來。及至來到，鄭光明已去多時。左天龍悵然而歸，每天在家中後花園中自習，習之日久，晴有心得，展眼又過了三四年，父母相繼病故，守制三年之後，親戚朋友，張羅着給提親，皆經左天龍謝絕，這日，在家閑坐無聊，信步離家出鎮閒遊，恰與同學硯友何稔南相逢，互叙寒溫已畢，左天龍問道，何兄今天來此何事呀，何稔南說道，我持來請兄到敝村觀看熱鬧。左天龍問道，貴村有什麼熱鬧呀，何稔南說道，我們紫蘿村中洪大戶的閨女，比武招親的事，賢弟沒聽說嗎，左天龍說道，小弟足不出戶，什麼事也聽不見哪，那洪大戶的閨女，不是叫洪玉英麼，何稔南說道，是呀，就是那位姑娘。左天龍說道，我倒聽說她的品貌美麗，並沒聽說她會武術哇，何稔南說道，他那武術還是自幼教的呢，記得那年他們家門外，病倒一個雲遊的老尼，經洪大戶看見，命家人把老尼摻至家中，延醫調治，老尼病好，無恩可報，才教給洪玉英武術，老尼在他家裏，住了四五年方才走的，聽說那老尼，叫什麼波罷上人，頭幾年還來過他家一次呢。左天龍說道，聽兄之言，她的武術，一定是說的出哇，何稔南說道，那是自然，要不然，就敢比武招親啦，賢弟深通此道，何不去看一看去，左天龍點了點頭問道，他們幾時開始比武呢，何稔南說道，由今天起始，至月底止呀，左天龍語道，今天十五，有半個月的工夫呢，咱們改日再見吧，何稔南說道，我約賢

弟前去。宗旨並不是看熱鬧呀，是欲與賢弟成全這段美滿婚姻，倘若改日前去，被他人捷足先登，豈不可惜。無論如何，請賢弟這就跟我去一回吧。左天龍聞言，不覺面紅耳赤，說道：小弟不敢有這奢望，而且我師不準我與人比武，小弟豈敢違師訓呢，何稔南說道：你真是固執的很哪，令師並不是不叫你比武，是怕你因比武受傷啊。這比武招親，與其他的比武，豈能同語。這不過，分個上下便了，還能下毒手麼，你快跟我去吧，不要錯過了這個機會，說着，拉着左天龍就走，左天龍只得跟隨。來至紫羅村中，洪大戶門守，見門前掛着一木掛，上貼數行小字。至近前細看，見上面寫道：啓者小女自幼受異人親傳，學成技擊之術，今待字閨中，不願與懦夫爲偶，願求奇偉之士。素知我處，武風甚於文風，武術道中，頗不乏人，然不經實地比較，徒以表面觀測，難選坦腸東床，特比武招親之舉，不避貽笑於人，除僧道與家身不情白者外，不論醜俊皆可報名比武，老莊莊王洪進謹啓，左天龍看罷，心中暗想道：此種招親的辦法，無乃招惹事非，這洪大戶太糊塗了哇，何稔南說道：你不要忤着，快隨我進去報名吧，左天龍只得隨何稔南，來至門房，門房裏有個先生，專司有人報各登冊之事，見何稔南等進來，起身問道：你們二位都是來比武嗎，何稔南說道：我不是比武的，我這個兄弟是要與貴莊的小姐比比試。先生用眼睛上下打量了左天龍一番，然後問明姓，註在冊上，命從人同

到後花園去，何稔南等隨着從人，來至後園中，見花廳別，搭着一個比武台，在台前擺着數排椅子，椅子上坐着許多的人，都是前來比武的，從人也讓他二人在後排椅子上落了坐。二人座定，等了多時，始見洪大戶，率僕從來到。臺上，抱拳說道：「諸位受等了，小老兒因小女素習武術，欲與善於武術者爲偶。小老兒對於武術，本是門外漢，無法選擇，遂想了這麼一個比武招親的辦法。小老兒也知道文不加鞭，武不善作，可是這是比武，並不是拚命，請大家要分清了，只可分勝負，不可決生死，無論那位，只要把小女勝了，老夫既以小女妻之，倘勝不了小女時，老夫也要與他作個交情，望大家勿以勝爲榮，亦勿以敗爲恥。不要因比武，而生嫌隙，且加以報復手段，以違以武會友之遺，現在話已對諸位說明，待老夫把小女叫出，便與諸位比武。說着，當命僕婦到後宅去叫姑娘，僕婦遵命去了，少時姑娘來到，輕移蓮步，走至台上，座在洪大戶的身旁，有一個丫環，給捧着寶劍一口，立於身後。左天龍見姑娘，湖色絹帕罩頭，迎面雙疊蝴蝶扣，身穿湖色綢子短衫，湖色綢子袴，足穿軟底弓鞋，腰繫白綢上綉青花的汗巾，披着一件粉緞秀花風斗，再往臉上看，芙蓉其面，楊柳其眉，粉面，朱唇，明眸，皓齒，窈窕身材，弱不禁風，並看不出來，身懷武術的樣子。正看之間，忽有一人，縱至台上，見他長的其貌不揚，衣服瀟灑，認識是本鎮開使槍棒賣藥，後來發跡，開膏藥舖湯茂的見

子湯興，聽他喜皮笑臉的說道，我跟姑娘比試試吧，見姑娘搭拉着眼皮，並不理他，把斗篷一脫，交與丫環，來至湯興的切近，立了一個門戶，湯興上步揮拳就打，姑娘側身躲過，探臂向脇下打去，湯興斜身一閃，姑娘乘勢一腿，把湯興踢下台去，姑娘將要退回座位，聽台下有人說道，不要退，咱們兩較量幾合，姑娘止步，立在台上待戰，說話的人縱在台上，抱拳說道，我乃是立把勢場子的教師鐵胳膊孫四的便是，現在我沒有家小，獨身一人，特來以武求親，望姑娘手下留情，我們點到而已，姑娘見孫四長的眉目可憎，語言無味，不由的生氣，並不答言，上步揮拳就打，孫回躲拳還招，當是鬥了起來，姑娘見孫四的拳脚，很是敏捷，忙抽身就退，孫四大喜，以爲佔了上風，媳婦算得到手了，忙趕上前去，伸臂一掌打去，他不敢用十分力氣，怕把姑娘打傷了，弄個殘廢媳婦，他滿心竟想着俏事兒呢，沒備備姑娘，翻過身來，用進步鴛鴦連環脚，兜胸踢到，再想躲已然來不及了，前胸上被姑娘踢個正着，登登登，往後退了五六步，仰面朝天，摔下台去，爬起來，踉踉蹌蹌，含羞而去，姑娘微笑了一笑，退回原座，洪大戶至台前，向衆人說道，適才那二位是讓着小女，小女待微得勝，不值大家一笑，請大家上台，與小女走躉拳，使小女好領教領教，左天龍一聽，心說，這老兒說話真是好聽，看他這樣客氣，足見他女兒的武術高超，大凡二把刀，一瓶醋的把勢，才目空一切，

以藝驕人呢。正這些想着，忽見靠左邊座着的一個人，武生公子打扮，而貌很是端正，文敏敏的走上台去。向洪大戶抱拳說道：「貴府比武招親，是爲彌東床坦腹，但晚生是已然成過親的人，不敢有所希圖。無非素性好武，一遇比武之事，不覺技癢。晚生今來特爲比武，並不是來貴府招親之事，請問老伯能允令媛一較上下否？」洪大戶笑道：「聽公子之言，乃是誠實君子。本應應許比武，但小女如不取勝，使老夫將何以處之。這本是因招親才比武，比武就爲的是招親，比武與招親，是連帶的。足下既不希望招親，又何須乎比武？」靜作壁觀好了，聽那武生說道：「老前輩所說，未免太執了哇。招親與比武，雖是連帶，但比武是比武，招親是招親。比武近於凶，招親乃是喜，令老以相反之事，而認你是連帶，無乃大錯，望老伯破些工夫。物色英雄，爲令媛選擇作婿，何必以比武招親呢？」既然打算招親，就用不着比武，既然比武，就不必招親，如果老伯不允許我比武，就請老伯不要這樣招親，以免演成事非好了。洪大戶聽這個人話中舍着干涉的意思，忙問道：「請問足下貴姓高名？」那武生公子說道：「老伯不必問我姓名。若以我言爲是，就請打消這比武招親的辦法罷。」洪大戶說道：「今是已竟來了不少位比武的，不便打消。由明天揭止也就是了。」那武生公子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老伯說的也是道理，請明天就停止罷。」說着，縱下台去，座於原處。洪大戶遂向衆人說道：「適才那位所說的，實在是良言。」

老夫謹當遵從，明天把這比武招親的事，即行中止。今天諸位如有欲比武的，就請趕緊上台；不然，就請衆位大駕回府吧。老夫不再招待了，何稔南一聽，心說：我攢挫左天龍前來，爲的是叫他結這一門好親事，現在既未中止，機會豈可失了，想罷，向左天龍說道：賢弟趕快上台吧，還等待何時呢。左天龍說道：請兄長又要逼我，我素日與女子接談，都覺着害羞，豈能當衆人之下，與女子比武呢。這個事我實在作不到哇。何稔南笑道：你怎麼還不如人家那姑娘坦率呢。你趁害羞，越表式出必地不光明，心地光明，決不會害羞。但是害羞，比無耻當然是强的多了，可是遲不及率真，能率真，能坦白，方英雄本色，你且把兒女態收拾起來，拿出英雄本色，去台上一較勝負吧。左天龍一聽何稔南這樣說，便再推辭，當時脫去大氅，起身離坐，縱上台去，向洪大戶施禮說道：晚生不才，特來領教，請轉達令媛，上前賞招。洪大戶一邊還禮，一邊打量，見左天龍長的長眉俊目，鼻直口方，面如敷粉，唇若塗硃，在台上一站，好像玉樹臨風，分外有一種飄洒英姿，不覺培喜，忙遣禮不迭，問明姓名，退了回去。姑娘上前，左天龍抱拳說道：我本初學乍練，不值與姑娘比武，望祈賞招，以便領教。姑娘偷視了左天龍一眼，忙着把眼皮界下，微笑說道：不要太謙，請進招好了。左天龍說一聲冒犯了，上步揮拳打去，姑娘側身躲過，掄掌還招，兩個人各施所長，大展身手，像蝴蝶鬥花叢一

破，好看煞人。台下掌聲如雷，喝采不已，鬥了百十餘合。姑娘與左天龍一見心傾，不肯用絕招，只架這一拳見左天龍的掌到，故作躲閃不及。槍出數步，穩住身形，向洪大戶說道，女兒不是對手，已竟失了，說着披上斗篷，帶着了環，轉身下台，回後面去了。洪大戶當向台下說道，請大家回府吧，我們這比武招親的事，就此停止了哇，衆人聞言，有的散去，有的還不肯即走，其中有一個流氓式的人，縱至台上，向洪大戶說道，我看這位左公子，是當選了吧，洪大戶點了點頭說道，如果左公子沒有家口，當然是當選了，流氓說道，那可不成，我們等了這麼半天，白來一遭，豈能甘心。這麼辦吧，這左公子他不是勝了你的女兒嗎，我們兩再比試試，如果，他勝不了我，那你女兒更不是我的對手了，乾脆你就把你女兒許配我吧，洪大戶大怒喝道，胡說，你休要無理取鬧，趕快，給我走開。那流氓把眼睛一梭，說道，有的，你這老兒，敢喝虎我嗎，你是不打聽打聽我是誰，我乃活燕王鄭態的便是，敢說在大名府一帶，是立的起來的人物，我要作你的女婿，真是給你們臉哪，你竟給臉不要臉，大概是耐煩活着了，洪大戶尚未答言，左天龍已然聽不下去，用手一指，喝道，你這厮太無禮了，來，來，來，我與你分個高低，說道，揮拳便打，鄭態側身躲過，臥腰就是一掃膛腿，左天龍用轉環脚，向鄭態腿上就躡，鄭態抽腿長身，探右臂，伸兩指，向兩眼戳來，左天龍斜身躲

，上步進招，當時鬪在一起，鬪到四五十合。姑娘聞信趕到，上前說道，左公子閃開，待我打這個狂徒，左天龍聞聽，聳身縱出圈外，姑娘上前，與鄭熊動起手來。鄭熊並說把姑娘放在心上，拼命往裏進招，這一招，見姑娘的掌奔胸前打來，一斜身，拳拳向姑娘乳部就揮，姑娘暗恐，一腿飛起，正踢在鄭熊的胳膊之上，咯又一聲，胳膊折斷，鄭熊翻身栽倒，躺在台上，並不起來。撒賴說道，好了頭，你踢得好我好，你今天非把我殺了不成。洪大戶見他撒潑打滾，急的沒有辦法。忽見適才那武生公子，走上台來說道，向鄭熊喝道，大胆潑皮，你敢要無賴麼？鄭熊能見，認識是大名府兵馬都監的少公子黃培基，那裏還敢放刁，忙忍着痛，爬了起來，踉蹌下台而去，其餘的人也跟着散去，黃培基轉身向洪大戶說道，老伯你看如何，這比武不是好吧？我看這位左兄，英氣勃勃，與令愛直是一對佳偶，俟親事協妥，我好喝你們的喜酒，說至此事，姑娘澡的跑回後面去了，洪大戶向黃培基問道，請問公子上姓高名，黃培基把姓名說出，洪大戶倍欽敬，何稔南來至台上，笑向洪大戶說道，我們且到廳中去談吧，洪大戶說道，賢侄幾時來的呀？忙亂的我意沒看見你呀？何稔南笑道，我與左天龍賢弟一同來的，爲的是成全這一段美南良緣哪，洪大戶說道，賢侄真是有心的人呀，咱們且到廳中，再爲細談吧，說着，一同來至大廳，謙讓入坐，何稔南手指着左天龍，向洪小戶說道，我這個兄弟，乃

是青風鎮左舉人的少爺，他不但文武雙全，而且品行端方，我情願作個冰人，洪大戶尚未答言，黃培基說道，我情願作個證人，洪大戶大喜說道，蒙二位這麼分心，老夫是感激不盡啦，何稔南轉臉向左天龍說道，賢弟還不過來拜見泰山，左天龍只得上前，堆金山，倒玉柱，拜了幾拜，喜的洪大戶滿面堆下笑容，欠身把左天龍扶起，延入座中何稔南向左天龍說道，賢弟可把隨身的玉佩，取下來，作爲定禮予，左天龍遂把玉佩山腰帶摘下，遞與何稔南，何稔南轉交與洪大戶，洪大戶接玉佩在手，放在案上，命人擺上酒筵，大家入坐，歡飲起來，少時筵罷，各自回歸，左天龍擇日迎娶，及至喜期，高搭喜棚，懸燈結彩，賀客滿坐，百輛迎門，一天喜事完了，左天龍歸入洞房，正欲安寐之際，忽見後窗浸濕了一塊，透了一個小窟窿，就知有人窺視，遂不動聲色，起身來至外間屋，取寶劍在手，啓開房門，聳身上房，縱至房後，見一人往後院跑去，隨後就追，追至切近，那人止住步，抽刀轉身，說道，左天龍啊，你休要苦苦追我，我現在不成，改日再會吧，說着，轉身縱上房去，左天龍見是鄭熊，不由大怒，俯身由花池間，拾起一塊石塊，抖手向鄭熊打去，吧的一聲，正打在鄭熊的後腦勺上，鄭熊覺着一矇，一個掉毛跟頭跌下房去，爬起來，急忙逃走了，左天龍自打跑鄭熊之後，時刻加着小心，過了年餘，已竟不見鄭熊的踪影，這才把心放下，後來玉英產了一子，夫妻更是喜之不盡。

，整天價享受家庭之樂，展眼過了十餘年，這日教完童子武工，熄燈將要歸寐，忽聽有撥門之聲，忙把飛劍打出，隨着提劍，縱出房來，見是一個和尚，和尚說出俗家姓名，方才恍然而悟，及至動上手，大非昔比，玉英來雙戰，也難估半點便宜，幸虧尚老俠趕到，始把凶僧拿住，把尚老俠讓至屋中，說明原委，尚老俠笑道，你等都是俠劍門徒，這可不是外人了，現在我是去石蓮寺，偵查白蓮教匪的動靜，今樸真凶僧，既是蓮月的徒弟，當然也是白蓮教的黨羽，他臂上刺有蓮花一朵，那就白蓮教的暗記，你明天可把凶僧解送到官，官家自然按律治罪，左天龍連稱是是，命人擺上酒宴，共坐飲酒，直吃到日上三竿，方才罷飲，尚老俠起身告辭，離了青風鎮，認大道，趕奔汴梁，這日行至汴梁境界，覓店台下，休息了一天，次日，向紫竹嶺蓮花寺而來，此寺在汴梁城西六七十里，展眼就來到了，見寺在叢竹林，群山環抱，地勢甚是幽靜，又至廟後看了一遭，方才退出山環，入了一個村落，在野店裏住下，用了酒飯，候至夜晚，起身出店，重向紫竹嶺而來，穿過一道竹叢，到在廟前。見廟貌巍峨，殿宇壯麗，聽裏面鐘聲響不住，遂沿廟牆，繞至廟後，由後牆躍入，縱上房去，窺房越脊向禪院而來，行離禪院近前，伏在房上觀看，見禪堂中，燈光明亮，人影搖々，遂縱至禪堂前坡，施展珍珠倒捲簾的工夫，垂下身來，由橫園子往裏窺視，見禪床上坐着一個胖大和尚，光着頭，未戴帽，

，兩眉以帚，白似霜雪，二目像燈，神光炸洞洞。大鼻子，血盆口，雙耳碩大無明，身穿灰僧見，青護領，是穿過膝白襪，開口僧鞋，疊生在禪牀之上，手中拿着一封信。料看必是雙拐如來運月，旁邊坐着一個僧人，更是凶眉惡目，像貌猙獰，聽蓮月向那旁邊的僧人說道：藥向主現在正與軒轅洞的顧青潭道長，進行起兵奪取塞北的事呢。他今與我來信。欲令我勾陽雙鎖峰嶺寨主小玄壇馬世成，起兵進擾河北，以率掣燕王的人馬，不能大舉進攻九門口，我想他這個辦法，不甚相宜。我若與馬寨主起兵北上，那汴梁的官兵必攻我後，且要破我根據地。不如起兵直取汴梁城，佔了河南，河北自煞搖動。那時再攻河北，破竹之勢成矣。聽那旁邊坐的凶僧說道：師傅之言甚善，待我明日去雙鎖峰，與馬寨主面恰一切吧。聽蓮月說道：你要去的話，你必須用反激法說他，若是勸說。他決不敢輕舉妄動啊。聽那凶僧說道：弟子自有法子，使他自動的與我們合作。聽蓮月說道：好，你明天什麼時候去身。聽那凶僧說道：弟子明天早晨就起身，晚響也就趕到了，尚浩然聽到此處，心說：雖然藥尚，岫雲皆未在這裏。我也不算虛此一行。倒老探出些機密來呀，我且回店。明日好去探雙鎖峰。把主意拿定，離了石蓮寺，回歸店中，上牀安歇。翌日晨，漱洗已畢，用了酒飯，向店夥問道：我跟你打聽打聽，雙鎖峰離道有多遠哪，店夥說道：離這裏約二百來里呀，尚老俠復問道：由你們這裏往那方看

呢，店夥說道由我我們這裏往東看，你老由臥牛嶺，順山道往東走，看見兩峰相接，那就是了，那臥牛嶺就是雙鎖峰的支脈呀，尚老俠問明白了，開發了吉飯帳，起身離店，直向雙鎖峰而來，山道雖然崎嶇，老俠客卻如履平川，施展路地飛騰術，未至天黑，已然來到。在山脚下，找了一個茅店住下，用了酒飯，略事歇息，候至初更時分，潛離店房，逕向山上而來，爬至山頭，躍過寨欄，嗖嗖奔中寨，展眼來到，至大廳後，由窗隙往裏觀看，見上首坐的正是那凶僧，下首坐着一人，頭戴素緞紮巾，身穿素緞箭衣，腰繫絲鸞帶，足穿薄底快靴，往臉上看，兩道粗眉，一雙大三角眼，塌鼻梁，翻鼻孔，短髯繞頰，耳毫筆堅，料看必是馬世成，聽馬世成說道，樸靜高僧之言，果是真嗎，聽凶僧說道，小僧焉敢妄造謠言，聽到這裏，心說，這凶顏叫樸靜啊，一定與請風鎮拿住的那個，是師兄弟了，想罷，仍然側細聽，聽馬世寶說道，我並沒犯過白翎羽的邊界，他因為什麼要來剿我呢，聽樸靜笑着說道，寨主這話問的太不在行了，請想綠林與官軍，是難並立的，寨主在雙鎖峰聚義，風聲很大，那總鎮白翎羽，豈無耳聞，他今欲前來剿捕，自是意中事，且勢所必然，寨主若不早作打算，恐有覆巢之禍呀，聽馬世成說道，他早怎麼不來剿我呢，樸靜說道，早不是因為我們白蓮教牽掣着他，他無暇及此呀，聽馬世成說道，他不來便罷，倘客來課，我與他決一死戰，看他將奈我何，樸靜笑着說

說道：「這個孤注一擲的辦法，恐滅亡不速哇。」馬世成不悅道：「高僧怎見得我這是自取滅亡的主意呢？」撲靜說道：「坐以待敵，何如先發制人呢？」馬世成問道：「我兵不足三千，焉有先發制人之方呢？」撲靜說道：「寨主若與我們石蓮寺合作，便不愁沒有先發制人之方呀。」馬成說道：「貴刹之實力如何，請明以告我，再定行止吧。」撲靜說道：「我們石蓮寺廟中僧人不下千餘，又在臥牛嶺後，萬松山中隱藏有五六千人馬，我們兩下合在一處，總有一萬有餘，用以去攻汴梁城，豈不綽綽有餘。估據了汴梁之後，再分取各縣，再招兵賣馬，長驅大進，攻取河南河北，取山東，山西諸地，則明寶天下，半為我們所有了哇。」馬世成眉飛色舞的說道：「高僧之言，使我雄心為之一熾。我意已決，只候貴寺之信，便起兵去汴梁會兵好了，現在已不早，咱們且歇息歇息吧。」老俠客聽到此處，便不再往下聽，離開廳下，施展輕工，躍出寨外，馳至山下，回歸店中，歇了一宿。次日天明，開發了飯帳，起身離店，趕奔汴梁城，及至來到，城尚未關，進入中，至總鎮衙門前，投了名刺，差人進裏面回報，總鎮白翎羽素聞尚老俠之名，忙親身迎至儀門外，差人把老俠客讓入，至儀門與白總鎮相見，互相為禮，謙讓入內，同至書房，分賓主落坐，從人獻上茶來，用茶罷，總鎮滿面春風的問道：「老俠客到此，不知有何見教，尚老俠說道：「我是然來告密呀，總鎮訝問道：「老俠客告什麼密呢，尚老俠客把先後經過，詳鏡說了一

遍，總鎮聞聽，愕然說道：「呀，那藥尙竟潛入內地來了麼？今石蓮寺的和尙與雙鎖山的山寇，要進擾汴梁，響應藥尙，此事應如何應付？請老俠客代爲一謀爲荷，尙俠說道：「依老朽的拙見，大人可分兵兩路，一路進剿雙鎖峰，一路兵圍石蓮寺，使賊不能合作，破之自然容易了。」白翎羽隨說道：「老俠客的主意甚善，我剋日起兵就是了。」計議已定，把老俠客留在署中，格外的款待，第二天，總鎮傳下令去，命各營調動人馬，在北門外教軍場聚集，準備出發，各營將官，忙看調動馬步大軍，雲集在教軍場上，肅然以待，白總鎮命人去請府台，不一時府台來到，白總鎮延至書房，與尙老俠客指引了一番，互相謙遜落坐，白總鎮說道：「現在石蓮寺的和尙與雙鎖峰的山寇，欲犯我汴梁，本鎮今帶兵進剿，望大人妥爲守城，勿爲賊人所乘，倘有賊人犯城，大人可速將很煙焚起，切要切要，現在我就要發兵，請大人嚴守城池吧。」府台連聲應諾，起身告辭，辦裏防守之事去了，白總鎮全身甲冑，與尙老俠一同出衙上馬，並馬是至教軍場，中軍官高喊口令，衆軍一齊躬身行禮，白總鎮催馬馳至軍前，馬打盤旋，週視了一遭，勸住絲驢，立馬說道：「我們此次出兵，是去平白蓮教，仰各士卒，必須竭力効命疆場，捨身報國，方是好男兒，這是本鎮希望大家的，大家能照本鎮的活法作，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呀，倘臨陣不前，開鼓不進，故違軍令，立斬不貸，望各凜遵勿違，說罷，令各隊歸營，白與尙老

俠蓋大帳前下馬，同入帳中落坐，畧事歇休，始升帳傳令，聚集衆將，聽候調遣，少時衆將到齊，向總鎮行了禮，分列左右，白總鎮手提令箭，當向兵馬督統制周壽年分咐道：統制可率馬步兵三千，即時起兵，進剿雙鎖峰，不得稍延爲要，周統制遵令出帳，率兵向雙鎖峰去了，白總鎮俟周統制去後，隨後統大軍進剿石蓮寺，一路行來，軍威整肅，旌旗蔽空，行至日暮，已然來至臥牛嶺下，大軍停止，紮下大營，命遊擊彭玉崑，在寨前嚴加防守，又加探馬，去探查賊情，分派已畢，回帳暫歇，不大的工夫，探子回報道：現在賊僧已在嶺上，率紮營寨，都是弓上弦，刀出壳，大有一觸即發之勢，請令定奪，白總鎮把探子遣去，向尙老俠說道：這麼看來，我軍若動遲一步，賊僧就起兵了哇，尙老俠說道：我軍雖速，賊兵調動的也不遲呀，我料周統制，到不了雙鎖峰，中途必與賊相遇，大人可速一枝軍馬，繞走白石梁，抄至賊後，進取賊巢，賊兵聞信必退，周統制隨後追殺，必大獲全勝，白總鎮聞言，點頭說道：老俠料的不差，我就就派隊前往，逐令兵馬指揮曹條清率兵一千，連夜繞走白石梁，直搗賊窟，氏條清領令率兵去了，次日晨，探子回報道，周統制現與雙鎖峰的賊兵，在天亮甲山前，開了一戰，並未分出勝負，刻正在對峙之中，請令定奪，白總鎮遣去探子，向尙老俠說道：果不出老俠所料，請老俠勿辭幸甚，惡去助周統制把賊兵殺退，再進行破石蓮寺的事吧，尙老俠說道

老夫若去亮甲山助戰，倘石蓮寺的僧人前來探營或擾亂，恐大人手下的戰將，提防不過呀，皆因凶僧等，都是來無踪，去無影的能為，馬上戰將，豈能抵禦得了，倘大營為賊所乘，那還了得，還是大人另遣他人吧，白鎮台說道，我所以求老俠客去助周統制的意，也是怕周統制抵不了賊等的武術哇，老俠客願慮這裏，那裏應如何辦理呢，老俠客聞言，默々沉思，也未想出良策，正在沉寂間，忽有軍士入帳報道，現在一男一女，來在營外，要求見尙老俠客，男的自稱叫左天龍，女的自稱叫洪玉英，老俠客聞報大喜，連說，快請快請，軍士退出，不一會兒，把左天龍夫婦，陪入帳中，與尙老俠行禮，尙老俠給他們引見鎮台，又參見了鎮台，鎮台欠身讓座，左天龍夫妻，客座一旁，軍士退了出去，尙老俠這才問道，你們夫妻如何到此，左天龍慨然說道，自蒙老前輩由舍下走後，小侄就把凶僧，送交大名府，誰知兇僧竟越獄逃走，並去紫羅村把小侄的硯兄何稔南殺死，小侄得此凶信，即與玉喜，離家訪查兇僧踪跡，好與我那硯兄報仇，及至來到此處，見大兵屯紮於此，料着你老人家必探明賊情，會同官軍剿捕，至營前與軍士一打聽，果然你老人家在這裏呢，我們這才求見，既然官軍與賊僧相持，我們情願軍前効力，一則報效國家，二則好與我硯報仇，尙老俠客說道你們來的甚好，我正愁軍中乏技擊道中之人，可巧你們來了，你們且在這裏保護大人，在夜晚率連珠弩隊，要不時輪

流梭過，如發現時僧探營，既已連珠弩射之，勿稍事疎忽，切要切要，左天龍夫妻連聲應諾，老俠客分咐吧了，即翻起身，直向亮申山而來，不過百餘里的程途，那消多時，已然來到，先到在一座山巔上觀看，見官軍依山紮營，賊兵是背水安營，兩下裏相離，只一、二里遠，看罷，走下山來，至營前，向守營的軍士，說明來意，軍士入報，周統制出營迎接，一同入帳落坐，尚老俠問道，統制與賊見了幾次仗啦，周統制說道，只見一次仗，因為我聽說白總鎮，曹指揮繞道進攻賊巢去了，所以我未曾出戰，靜以觀變，時機而動啊，老俠客問道，統制可曾派探子去探曹指揮的進攻情形否，周統制說道，我已派探子去了，大概也快回來啦，正說着，探子入報道，啓稟統制大人得知，曹指揮兵至白石梁，已被賊兵截住進路，刻正在對抗中呢，周統制把手一擺，說道，再探再報，探子退出，尚老俠說道，想不到，那雙鎖峰的賊魁馬世成，還如此的能用兵呢，請統制且勿與戰，待老夫明日去白石梁，先助曹指揮破了那枝賊兵，統制再進攻不遲，計議已定，次日天明，尚老俠起身直向白石梁而來，及至來到，入營見了曹指揮，詳詢賊情，曹指揮說道，我奉命率軍繞向此處，來時幸虧我先派下探馬，方知這裏有賊人的伏兵，我便停止前進，紮下營寨，將把營寨紮妥，賊兵便攻上來，經我軍用箭射擊，始把賊軍擊退，我因賊兵的銳氣甚盛，暫避其鋒，故未與賊出戰，尚老俠客說道，賊兵曾討戰

沒有罷。曹指揮說道，討了數次了哇，尙老俠說道，少時賊人討戰，請指揮列開陣勢，待老夫與賊等先分個強弱。然後再定破賊之計吧。正說着，忽有軍士入報道，現在賊軍列隊，在當場討戰呢。曹指揮聞報，立時傳令各隊，出營列陣，陣勢列成。曹指揮尙老俠來至門旗下，往當場觀看，見討戰的賊人，乃是雙鎖峰的賊魁馬世成，心說好滑的惡賊呀。他竟來此抵擋，多虧我趕到，不然的話，豈不反被賊人所乘，那馬世成怎麼會來到此處呢，皆因他自與撲靜商議妥協之後，便令嘍兵預備出動，忙乱了兩日，方才預備齊楚，命二寨主祝鼎，爲前部先鋒，自提大兵繼進，行離亮甲山不遠，前路派人回報道，現有官軍馳驟而來，馬世成忙令前部撤回，合在一處，在亮甲山下紮住人馬，及至周統制率兵來到，率兵攻殺數陣，皆被官軍用弓箭射回，退至寨中，與二寨主祝鼎商議道，官軍如此與我軍遭遇，必另派兵一，由白石梁，去攻我山寨，我必須親自率兵前往，方保無虞。祝鼎說道，寨主請去，這裏我自能防守，馬世成說道，我若被那路官軍殺敗之後，你即率兵抄這裏官軍的後路，兩下夾攻，把這裏官軍殺退之後，然後合兵，再去石蓮寺便了。說道，調了一枝人馬，直向白石梁而來。及至來到，官軍恰好也趕到，兩下對峙起來，馬世成屢次討戰，官軍堅守不出，心中甚是焦急，第二日又列陣討戰，預定官軍再不出戰，便要強行攻擊。誰是道這次官軍，也列成陣勢以待。遂厲聲喝道，

育軍聽真，現有雙鑽峰的大寨主小玄攬馬世成在此，那個敢向前一戰，話未說完，尚老俠已由陣中仗劍走出，來至切近，捧劍說道，馬世成認識老夫否，馬世成一分亮銀雙戟，說道，你這老兒是誰，老俠客說了名字，馬世成暗自吃驚，心說，尚浩然乃是幽燕一帶的人傑，他今來助官軍，恐不好辦哪，心裏雖然這樣想着，口中喝道，無名的老匹夫，行將就木，還來疆場送命，你是怕死的慢哪，尚老俠勃然大怒，惡賊你看我老了嗎，你且試試我的劍老不老，說着，捧劍就扎，馬世成用雙戟就鎖，老俠客抽劍變招，向當裏擦去了，馬世成飛腿擰腰閃過，掄戟向耳門子橫掃過來，尚老俠縮頸躲戟，上步捧劍攔進，向賊人小腹就刺，賊人斜身繞步，舉戟進招，當時殺任了一處，曹指揮在門下旗觀看，見老俠客身劍合一，一團白光，裹住賊人，賊人也是大喪身手，雙戟舞動如飛，與老俠客戰個勝負不分，戰了多時，老俠客脫也跳出圈外，倒提寶劍回歸隊中，好人也退了回去，兩下收兵，老俠客與曹指揮，歸入帳中，落了坐，曹指揮說道，那馬世成却是了得，請問老俠客，應以何法破他呢，尚老俠說道，賊人親來此處，是欲把我我殺退，以截周統制的後路，我們不如詐敗，俟賊人抄至周統制之後時，我們分兩路夾之，賊必敗退，並預知周統制，揮軍進攻，然後合兵一處，進搗賊巢，自然得收全功，曹指揮聞言大喜，忙命人去知會周統制，並指揮進攻賊營，惡賊馬世成領軍出戰迎敵，當時混

驥起來，直殺至日已西墜，曹指揮率軍便走，馬世成隨後追殺，曹指揮棄營逃去，馬世成奪了營寨，得了許多刀矛器械，心中大喜，即刻率兵由白石梁，趕至臥虎邱前紮下營寨，以截周統制的退路。誰知紮營未穩，左有尚老俠率兵殺來，右有曹指揮殺到，皆以洋槍火弩當先，兩下夾擊，亂射起來，馬世成不及分兵迎敵，已被打了個五零六落，七亂八遭，立腳不住，率殘兵退回白石梁，轉向亮甲山而來，行離不遠，聽殺聲一片，砲聲殷殷，料着官軍攻擊自己營寨呢，忙趕上前來接應，忽有一枝軍馬，截住去路，爲首一將立馬橫鎗，喝道：賊兵少往前進。現有游擊李超山在此，馬世成大怒，掄戰迎將上來，與李超山爭戰起來，趁他們痛殺的當兒，且把周統制怎樣進攻叙明，原來周統制接了曹指揮的知會之後，心中甚喜，當命游擊李超山，預備截殺馬世成，命指揮趙鴻飛預備攻賊營之左，命千戶魏春來預備攻賊營之右，分派完畢。天至初更，探子回報道，曹指揮已退，賊兵進追去了。周統制聞報大喜，急命各路出動，自提大軍，真向中營攻來，惡賊祝鼎，忙率兵迎敵，兩下裏混戰多時，賊人的左右兩翼，已被趙指揮，魏千戶督兵殺退，祝鼎那裏還支持得住，也就率兵敗了下去，周統制揮軍追殺了一陣，奪過賊營，收了兵馬，祝頂收拾殘軍，向雙鎖峰敗退，敗至中途，恰遇馬世成率殘兵來到，合在一起，逃回雙鎖峰去了，回來馬世成被李超山截住痛殺，曹指揮與尚老俠率兵血到，由

後面一陣痛殺，把馬世成殺了個落花流水，大制而逃，遂與周統制合兵一處，連夜進兵，直抵雙銷峰下，紮住大營。營寨紮完自己東升，周統制與尚老俠說道，賊人退回老巢，在最近期間，必不敢出戰，我們應以何策破之呢？尚老俠說道，賊巢地勢險要，除前寨山道外，別無可登之路。我們且把賊人的出路圍住，然後再另想良法吧。周統制尚未答言，小校入帳報道，現有白總鎮派人來投遞緊要公文，周統制忙吩咐帶了進來，小校退出，不大工夫，把投文人帶入帳中，呈上公文，周統制急打開觀看，看罷，退去投文人，向尚老俠說道，現任白總鎮與石蓮寺的賊僧，交了兩次戰，左天龍身受重傷，請你老人家回去，共議破賊之事，公文上寫的很緊急，你老就趕快前去吧，尚老俠說道，我去之後，這裏賊人出攻，恐難抵擋，我今有一計，請統制照計而行，賊人決不敢再正賭吐說謊。向周統制耳旁，秘密囑咐了一番，周統制連連點頭，面現喜色，尚老俠起身離營，趕奔臥牛嶺，天交初更，已然趕到，進入大營，來至帳中，白翔羽見老俠客走入，忙起身讓座，老俠客落了坐位，把雙銷峰之事，說了一遍，白鎮台聞聽，感謝不已。說道，老俠客如此奔波，殊使我心不安哪，老俠客說道，大人何出此言，殺賊報國，這是我的天職，換句話說，是我份內的事呀，請問大人幾時與賊交戰來看，那左天龍的傷勢要緊否？白鎮台細說經過，老俠慨嘆不已，原來自老俠客助周統制去後，左天龍與何稔

南報仇心切，向白鎮台請求，出陣與賊一戰，白鎮台說道：且待時機，再戰不遲。刻雙鑽的戰況，尚不知怎麼樣，我們先聽一聽再說吧，左天龍見鎮台不允，只得衣從。鎮台將要與左天龍去營中巡視防務，猛聽賊方砲起，探子入報道，現在賊兵，移至嶺下紮營，且列開陣勢，大有大舉進攻之勢，請令定奪，鎮台把探子遣去，向左天龍說道，請你去前寨把守，我再調度一切，左天龍去後，白鎮台當命游擊許宏，率弓箭隊，去援助左翼，命游擊陳武，率弓箭隊，去援助右翼，二人去後，賊人已日陣前討戰，白鎮台傳令各營，不準出戰，這令方才傳下，忽有軍士報道，啓稟大人得知，現在左天龍擅自出營，迎戰去了，鎮台恐左天龍有失，忙命人去後帳知會洪玉英，並率兵馬出營列陣，陣勢列成，見左天龍已然在當場，與賊痛殺起來，皆因左天龍奉白鎮台之命，到前寨把守，見一賊僧，在當場上罵戰，幌悠着禿腦袋，洋洋得意，大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左天龍越看越有氣，心中暗想道，我並不是本營的坐官，就是出戰，不能認爲我違抗軍令吧，我何不出去，把那個禿驢殺了，消一消胸中的惡氣，把主意打定，回手亮五寶劍，一躍去出寨外，來至當場，喝問道，你這禿賊，叫什麼名字，趕快說給我聽，我好送你垂西叫歸，那兇僧說道，我乃撲誠的便是，你叫何名，左天龍說道，你不用打聽，到西天自然就知道了，撲誠大怒，掄九耳八環產就打，左天龍驟產舉劍真迎，當時戰在一處，戰了

數十回合，被左天龍賣個破綻，一劍把兇僧的腦袋砍掉，賊陣中又闖出一賊。左天龍方欲迎戰，聽陣上鳴金，只得退了回來，雙拐如來蓮月在陣中見左天龍退回，不由大怒，把雙拐一幌，揮兵衝殺上來，官軍陣中，矢石如雨，迎頭痛射，蓮月兇僧徒殺了許多的邊兵，並未攻入。只得收兵回營，白鎮台見與兵退去，也率兵回歸營中。入帳發放軍情。諸事已畢，遂向左天龍說道：我與令師也有一面之識，衝尙老俠那面，你更不是外人了，你既是子侄輩，有什麼見不到處。我當然要說知你呢。你今天這擅自出營，違抗軍令，是太不對呀，你以為是不是本營戰將，軍令限制不着，這個見解是大錯而特錯，你既來軍前來報効，無論有無官職，軍令也限制的了哇，再說，你既立志軍前効命，就是軍令限制你不着，你也應自肅自戒，不能破壞軍規呀，雖然你也有情有原，你是爲與你那朋友報仇心急，才不顧一切，我必成全你的志就是，明天我列隊與賊開兵，你可與賊一戰，可有一件，不準你輕敵，不準你貪功，須知難而退，倘不遵我言，本鎮必請尙老俠按你們道中的規矩處治於你的，左天龍紅着臉，連聲應諾，與洪玉英退歸自己帳中，玉英安慰着說道：鎮台不按軍法責你，全以私情訓教，這是我們應當感激的。以後，我們應當努力報効，今天雖然有違軍令，却殺了一個賊禿，也足以解嘲了哇，左天龍說道：你這話，好像我不明白好歹似的，鎮台不說責我，訓教我，就是以軍法從事殺了我，

我也是毫無含怨哪，自己錯，自己再不知道，那算是什麼英雄，不過我不能早報何兄之仇，我心裏不釋然哪。明天鎮台開兵，望，卿助我一臂之力，玉英笑道：常言說的好，君子報仇，是年不晚，君何必忙在一時，我願意倚把効命與報仇，不要相提並論，你知道，効命是公，報仇是私。望君先公而後私，人要假公以濟私，把公私分明些好了，左天龍說道：卿言甚是。我以後先公而後私好了，玉英說道：君若如此，那才是英雄行徑，夫妻不談了些閑談，方才安寢。次日天明，一同來至大帳，聽候派遣，白鎮台三軍飽餐戰飯，準備斷殺，羈飯用罷，列開陳勢，左天龍上前討令，出陣索戰。白鎮台允許，並令洪玉英去陣前視戰，以便接應，左天龍來至陣前，賊陣上人派人出戰。左天龍見來賊，甚是兇惡，青絹帕蒙頭，身穿青靠襖，下身穿兜裳棍袴，足下穿青緞快靴，腰繫皮挺帶，眉成一字，目成三角，鼻孔上翻，嘴如血盆，看罷，喝問道：醜賊你叫什麼名字，醜賊橫棍說道：我叫胡順，外號人稱鬼見愁，左天龍笑道：不用說是人哪，鬼都見你發愁，可見尊容醜於鬼了，胡順說道：小子，這兩字陣前，乃是分強勝，論輸贏的地方，沒叫你向看姑爺來呀。左天龍大怒，將欲上前進招。洪玉英已氣的不可過止，縱至切近，掄劍就砍，胡順擺棍就磕，洪玉英抽回寶劍，進身飛起一腿，兜當錫去。胡順翻身打了一個反提，躲了過去，玉英趁勢一個箭步，用一招白蛇吐信，把胡順刺死於地。

，翻臉無情胡利，在陣上見兄弟被人刺死，不由的大怒，連崩連竄，趕至當場，大喝道，好婆娘，你敢殺我兄弟麼，洪玉英說道，兩陣上交鋒，誰有能耐誰殺誰，怎麼不聽呢，胡利怒不可遏，掄棍就打，洪玉英隨棍一轉，繞至賊人身後，捧劍向後心就扎，賊人橫棍轉身，向玉英頭上掃到，玉英縮頸躲過，用欄門劍的招數，向雙腿便撩，胡利聳身躍過，玉英的劍，翻轉上來，反手揮劍，向賊人脖子上就砍，賊人伏身躲過，掃膛棍，貼地掃到，玉英故意賣弄一手，用一招轉環脚，把棍彩住，賊人忙着抽棍，往起一長身，不防玉英的劍已扎到，想躲已是不及，被寶劍扎了一個透心冷，玉英抽出寶劍，賊人死屍栽倒，左天龍說道，你連勝兩陣，得好就收吧，玉英退在一旁，左天建捧劍待戰，賊陣中走出一個兇僧，拉着骷髏鞭，來至當場，左天龍一見，正是尋找不着的兇僧撲真，不由怒氣勃然，喝道，撲真兇僧，你來的好，我此來就爲的是找你呀，兇僧冷笑道，你找我作甚，我還要找你去呢，現在當場相逢，別的話不用費，咱們兩就一分勝負吧，左天龍說道，分勝負成嗎，我非把你這禿頭砍下來，作夜壺使用不可，撲真大怒，掄鞭就打，左天龍側身躲鞭，棒劍進招，兩個人當時打在一處，這一場戰，非彼等閒，一個是要雪當年之恨，一個是要報硯兄之仇，兩下裏攪作一團的斯殺，殺到百餘回合，左天龍己身被數劍，尙自死命相持，洪玉英忙着上前助戰，兇僧並不懼怯，把骷髏鞭掄開，

上下翻飛並無半點破綻。又戰了百餘合，左天龍的劍被鞭磕飛，忙縱身出圈，拾起寶劍，仍然上前再戰，正在不可開交之時，忽有一人趕到當場，大聲說道：左兄退下，待某誅此兇僧，左天龍夫妻聞言，縱出圈外，回頭觀看，見來者乃是當年大名府兵馬都監的公子黃培基。這黃培基怎會到此兒，皆因黃都監病老告休，歸回汴梁原籍，聞知白鎮台與兵取石蓮寺，遂修書一封，命公子黃培基持書赴軍前効力，及至來到，正趕上左天龍夫婦與璞真交戰，仔細辨認，方看出那僧人就是當年的潑皮鄭能，遂把左天龍夫妻出圈外，抽出紅毛寶刀，跳至兇僧近前，喝道：兇僧你認識我否，兇僧說道：我怎麼不認識你，就是剝了你的皮，我也認識你的瓢兒呀，你不是當年那兵馬監都公子嗎，彼時我是怕你的勢力，現在你是唬我不得了哇，黃培基說道：現在我唬你作什麼，我簡直的要你的狗命說着，掙刀就剝，兇僧側身躲過，揮鞭就打，戰了數十回合，兇僧偶一疎神稍被黃培基用刀削去，他這軀本是三十二個鐵骷髏，用鹿筋穿成，鞭梢與鞭尾的勾子一扣，掛在身上，便是素珠，解開了便是一條鞭，今鞭梢被劍削掉，那三十二鐵骷髏，都禿魯下來，只騰一條鹿筋在手裏纂着，那還好幹什麼，只得抹身就跑，黃培基由地上拾起數枚鐵骷髏，連貫向兇僧的禿頭打去，吧，吧，吧，打在兇僧腦勺上，一枚，脖子上枚，脊背上一枚，兇僧多虧有硬工護身，不致受傷，但是也被打的插眼發昏，踉蹌敗回，黃培

甚並不追趕，轉身來陣中，見了白鎮台行禮，將書呈上。白鎮台欠身還禮，接書在手，看了一遍，滿面帶笑的說道：「現在我正在用人之際，賢侄來對，無任歡迎。小將收兵，再議詳談吧。」說罷，將要派將索戰。見賊隊已撤原營去，也就趁勢收兵，回至帳中，發放軍情已畢，親至左天龍帳中探看。見左天龍傷勢雖重，並無性命危險，命隨軍的醫士，妥為調治，又安慰了左天龍一矯，方才回歸大帳，擺筵款待黃培基。少時筵罷，略事休息，第二日，命人去雙鎖峰請尚老俠回營商議軍情。次日，尚老俠趕回，相見之下，互說經過。又令黃培基上前拜見，尚老俠雙手相摻，一同落坐。白鎮台命人送上酒筵，與尚老俠接風。尚老俠至後帳，與左天龍敷了些金傷藥。始回大帳飲酒。飲酒之間，白鎮台把杯說道：「現在雙鎖峰已不必顧慮，惟這石蓮寺却是勁敵。請問老俠客應以何策破之？」尚老俠說道：「這石蓮寺的鬼僧蓮月，武術絕倫，他手下的弟子無數，也都是上乘的武士。並且那臥牛樹的寨主插翅飛龍邱乃麼，又是智勇兼全的賊。手下的四個小寨主也都了得。我們若不以智取，不能取勝。白鎮台說道：「應怎樣以智取之呢？」尚老俠尚未及答，然有探馬入帳報道：「啓稟大人得知，現在周統制敗退下，曹指揮陣亡了，白鎮台聞報大驚。黃培基起身說道：「小侄初來功，算領一枝馬，前去接應，白鎮台遂撥給了黃培基人馬一枝。黃培基立時起兵，逕向雙鎖峰趕來。行抵亮甲山，遙見周統制的人馬，被

賊人圍困數重，周統制盔歪甲卸，血染征袍，元自左衝右突的苦戰不休，看罷，忙由鳥翅環摘下大槍，又由腰間抽出寶刀左手持槍，右手握刀，一馬當先，率隊衝下山來，大喝一聲，闖透重圍，遠者槍扎，近者刀斫，直殺的賊人馬仰人翻，紛紛倒退，當有臥牛嶺的寨主邱乃廣接住斃殺，黃培基抖擻精神，把一條槍，使的若梨花飛舞，一把刀運用的似秋風掃葉，逼開邱乃廣的槍，掄刀向頭上便掃，邱乃廣縮頸藏頭，嘆哦一聲，頭盔被斫落下來，大吃一驚，撥馬便走，黃培基並不追趕，催馬衝開一條道路，闖入重圍之中，喊道：周統制趕快殺去，不要延緩，周統制聞聲，率兵趁乘，衝出重圍，黃培基獨自斷後，馬世成追殺上來，黃培基翻身殺回，振起神威，把賊殺退，始鬪馬緩々而去，邱乃廣見黃培基這樣的英雄，不敢再追，與馬世成合兵一處，在亮甲山上紮下大營，周統制追由十數里，方才收住人馬，安營紮寨，與黃培基同入帳中，把致敗之由，詳說了一遍，黃培基說道：兵家勝敗，乃是常事，請統制勿憂，重整旗鼓，看我殺賊，與統制雪敗兵之耻，周統制稱謝不已，究竟周統制怎麼敗的呢，原來馬世成退回雙鎖之後，便命人去石通寺求援，蓮月梵僧聞知，立命插翅飛龍邱乃廣，率兵去雙鎖峰接應，邱乃廣遵命隊兵，趕至雙鎖不遠，見軍官在山下紮看營寨，堵住山上的出路，正欲率兵闖營，忽由密林中，衝出一枝人馬，截住去路，爲首一將，乃是指揮曹條消，邱乃廣把人馬

列開，整軍待戰。曹指揮拍馬至當場，喝道：「我裏來的賊人，敢要越我汛地。邱乃廢屍槍催馬，來至切近。」說道：「咱乃臥牛嶺的大寨主，率兵到此，你敢截阻我麼？」說着，擰槍就刺。曹指揮舉槍相迎，當時戰了起來。戰了數十回合，邱乃廢把槍一搖，左有直地太歲劉處，右有混世魔頭李冲，兜殺上來。曹指揮力戰三賊，毫無怯色。把手中槍緊了一緊，左衝右突，橫擋堅架。在核心拚命縱橫，又鬥了數十合。一槍把李冲刺於馬下，邱乃廢一見大怒，忙向腰中取出一枝飛鏢，抖手向曹指揮的咽喉打去。曹指揮側身躲閃，略慢了一些，正中右肩窩之上。劉處乘勢一槍，把曹指揮刺於馬下。可惜一員虎將，竟死於賊人之手。官軍見主將陣亡，當即潰散。邱乃廢率隊追殺。至官軍大營，趁乘往裏就闖。周統制早已得信，率隊迎殺出來，與賊兵混戰在一處。此時馬世成在山上，見臥牛嶺的援兵殺到，忙命寨主祝鼎，三寨主祝鼎，率兵一枝，由暗道出山，去亮甲山埋伏。命三寨主胡景守山。自率一隊嘍兵下山來，兜殺上去。周就制分兵抵抗，賊兵是猛力攻擊，幸虧周統制素日軍令森嚴，官撫軍今不敢後退，拚命與賊苦鬥。兩下裏直殺的血流成河。屍橫遍野，各自攪作一團的廝鬥。周統制見苦戰無益，徒傷士卒，只得率兵由刺斜裏敗退下來。賊人是苦苦追殺，周統制是且戰且退。退至亮甲山前，猛然一聲砲響，祝鼎祝鼎的賊兵截住退路。馬世成，邱乃廢也率追到，把周統制團圍住，困了

一夜，周統制也未殺重圍，至次日午初，官軍更難支持，因為兩個半天，一個整夜，水米沒打牙，都餓的少氣無力，周統制用言語激發，始勉強着鼓勇奮鬥，無奈賊兵圍的像鐵桶相似，怎麼盡力苦鬥，也是衝不出，周統制也累的人困馬乏，身受數創，正在危急之時，恰好黃培基率生力軍殺到，始把周統制救出重圍，退出數里，重紮營寨，賊人直追營前，列成陣勢，意欲進攻，黃培基率隊出營，拍馬迎殺，邱乃廣驟馬寧槍，馳至切近，喝道：小輩，昨天本寨被你刀削頭盔，今日，與你拚個死活，黃培基冷笑道：你乃是我手下的敗將，你還敢與我掘強麼？邱乃廣怒道：休要多說，看槍取你一鬚髮，抖槍就扎，黃培基用鎗就崩，見賊人把槍抽回，乘勢就摔桿打，賊人帶馬側身躲開，黃培基的馬衝了過去，把馬圈回，復戰在一處，兩匹馬在疆場上，一來一往，鬥了百十餘個回合，勝敗不分，黃培基見賊人殺法厲害，忙發馬向斜裏便走，回頭觀看，見賊人拍馬追來，暗把寶刀取出，故意把馬放慢了些，讓賊追到，追至鬚尾相連之時，見賊人的槍向後心刺來，忙翻轉身軀，把左手的大鎗，在賊人的槍桿上一壓，右手的刀，向賊人頭上便揮，這一招，名曰槍裏夾刀，賊人忙帶伏身躲閃，嗤嗤一聲，頭盔又被寶刀研落，這回還削去了，一塊頭後，髮辮披散下來，血也流了滿面，急發馬敗回陣去，黃培基哈哈大笑說道：惡賊呀，你的腦代檢了兩個嘍，事不過三，三回你可就不能檢了哇，馬世成

在陣上觀戰，聽黃培基這樣的說，不由大怒，拍馬舞雙戟，馳至當場，喝道：休要賣在，待本寨王取你的性命。說着，左手戟，幌右手戟分心就扎。黃培基用寶刀向戟桿上便削，賊人抽右手戟左手戟又扎到。用玉女穿梭的招數，黃培基單手輪槍，掛開賊人的戟。掄刀兜頭就割，賊人帶馬躲刀，衝了過去，復圈回馬來，戰在一起。黃培基見賊人的戟法是純熟，知是一個勁敵，不敢大意，忙把寶刀還匣，雙手舞槍。施展四平槍法，誘賊用雙戟鎖槍，果然，賊見槍向胸前刺到，倉郎一聲，用雙戟把大槍鎖住，黃培基兩臂用力，用額槍法，把大槍額的如同金雞亂點頭。嘆魯魯，抖個不住，把賊人的雙戟抖開。乘勢用一招怪蟒鑽窩，寧槍向賊人咽喉便刺。賊人忙斜鐵線閃，咽喉雖然躲，肩窩却被刺着。當時皮開肉綻，鮮血崩流。發馬敗回陣去，黃培基並不追趕，圈緩回營，兩下遂收兵罷戰，周統制備筵與黃培基慶功。在酒筵前，黃培基說道：現在賊人已被我殺的氣餒，決不敢再進攻，請統制今夜去襲賊營，我預先去賊營潛伏。如見賊營信號起時，統制便可揮軍殺入，決無舛錯。周統制點頭稱善，候至夜晚，黃培基收拾緊襯俐落，背着寶刀，離了大營，施展輕工，直向賊營而來，展眼來到，一躍而入，到在裏面潛至大帳下，由帳隙往裏窺視，見高成與邱乃庚，正對坐飲酒呢，聽馬世成說道：想不到我們都敗在那黃培基之手，以後不要與那厮方戰，必須以智取之。聽邱乃庚說道：我已思之。

熟矣，明日，我與他戰時，佯輸詐敗，誘賊來追，寨主可隱身旗門下，俟他追到，用冷箭射之，必能把他擒住，聽到此處，不由的暗笑道：你等先不用冷箭傷我，我先給你們暗算無常吧，想罷，由帳隙對準了邱乃庚，把箭打出，只聽嗤赤一聲，正打在邱乃庚的肩頭之上，邱乃庚聳身跳起，說道：不好，我中了暗器，快拿奸細吧，馬世成開聽，忙提戟縱出帳外，黃培基早已離開帳下，至僻靜處，放起信火，周統制一見號火高飄，忙催軍攻殺上來，一擁而入，大軍燒殺，賊兵當時大亂，邱乃庚忙與馬世成迎戰，黃培基由暗處縱出，殺散嘍兵，至邱乃庚近前，揮刀便斫，邱乃庚舉槍相迎，倉郎一聲，槍頭被刀削掉，徽一怔神，馬腿又被黃培基用刀斫斷，戰馬倒地，邱乃庚飛身縱至地上，抽出寶劍，與黃培基戰殺起來，馬世成與周統制殺在一處，官軍官將，與賊兵攪得一團的痛殺，此時賊營的火已大起，邱乃庚等，那還敢戀戰，忙率賊兵，敗逃下去，周統制統兵追殺，不肯放鬆，直追至雙嶺峰下，見賊人已向山上逃去，遂仍在山前紮下營寨，候至天晚，黃培基去山後巡視，行至一片樹林前，忽一野兔由樹根下突起，連縱帶竄，直向道山梁跑去，黃培基隨後就追，追至山梁前，見那野兔，鑽入一破廟牆隙中去了，遂下山梁，來至破廟中，週視了一遍，見短壁頽坦，破壞不堪，繞過一層大殿，來至後面，見有三間茅屋，繞以竹籬，甚是幽緻，聽裏面人聲雜亂，像是有四五個人說話似的。

，遂繞至房後，伏在矮窗下窺聽，方知是呼盧喝六，在裏面聚賭哩，不一會兒，天色已黑，裏面燈光點着，遂由窗隙向裏窺視，早裏面的人，都是農人打扮，聚坐床頭擲色子呢，心中暗想道：這幾個人，都是蹊蹺，大概是賊人的探子吧，我且看個明白再說，想罷，仍然在暗處窺視，待了不大會兒，裏面已然罷了賭，又聚飲起來。聽其中有一個人說道：我們對於吃喝嫖賭，四個字，已看估了三個字，就是一個嫖字還沒受哪，再要弄個娘們來，可就全體，又聽一個人說道：弄個娘們卻也不難，只是咱們人太多，不能平弄春色，聽起先說話的那個，說道：你這個人真是下三爛，弄個娘們來，必得平分春色嗎，只用他估酒就足了，你準要弄的來的話，今天我贏的這些錢都給你，就怕你沒地方弄去，聽那人答道：怎麼沒地方弄去，不會回山寨去，把咱們寨主搶來的那個姑娘：：話未說完，又聽一個人說道：得啦，你別往下說啦，你不要腦袋，我們還留着腦袋吃飯哩，咱們寨主好容易搶來的，現在還沒勸好哩，你竟敢要給弄來估酒，你真是不耐煩活着了，聽那人說道：我話還沒說完呢，你就攔頭一槓子，我說的是把勸好說來那姑娘的婆子弄來給咱們估酒，誰說是那姑娘呢，又聽一個人說道：那也不妥，倘那婆子不依從，報告了寨主，咱們也是活不成啊，聽那人說道：你知道什麼，那婆子素日跟我很要好，早就張羅跟我跑，我老沒應許他，今晚把他找來估酒，他是扔不能夠兒的呢，聽起

先說話的那個人說道，好吧，你入山去把他找來吧，現在寨主正與官軍對敵之時，也沒有工夫查這個事，你快去快來，完了你再給他送回去就得啦，聽那人說道，你們在這兒等着吧，我這就找他去，說着，站起身來，走出房外，向前面去了，黃培基在後面跟隨，跟至大殿前，見那人走入大殿，轉向佛像後去了，遂跟踪至佛像前，探頭往佛像後觀看，見有一眼土井，那人邁入土井中去了，略候片時，來至土井旁，俯身觀看，見裏面有倒下台級，遂拾級而下，至井底，旁有一穴，高約四尺，寬約三尺，並不甚窄，俯身而入，行出數十步，裏面甚是明亮，原來離個五六步，便有海燈一盞，慢慢隨洞的曲折而行，行出四五里，豁然開朗，已然出了洞口，到在山中，見那人正往前走着呢，仍潛隨於後，跟至一座石洞前，那人用手一按洞旁暗簧，洞門大開，由裏面走出一個婆子來，聽那婆子說道，喲，這時候你幹什麼來呀，那人說道，我特來請你去喝酒，你不去，那婆子說道，我去喝酒，誰在這看着呀，那人說道，把洞門一關，不就得了，那婆子將要答言，忽見一道白光過處，婆子屍頭兩分，死屍栽倒，那人要跑，也被白光砍死，細看，乃是一個少年男子，用劍殺死兩個無恥的東西，鑽入洞中去了，不大的工夫，由洞中背出一個少女，向山頭跑去，忙在後面追隨，至山頭之上，見少年男子，放下少女，着急說道，呀，我這壁虎離牆的工夫，背着人是不能啊，這可怎麼好，聽那少女說道，

哥哥不要爲難，你去你的吧。我死在此處就是了，聽那少年男子說道：豈有此理。我來爲的是救妹妹，怎麼棄妹而去呢。聽到此處，忙由草際立起身來說道：你們不要着急，且隨我來，自有出路。那少年男子吃的一驚，提劍上前，低聲問道：你是何人，黃培基把來歷略說了一遍。那少年方才把心放下，忙回原處，把少女背起，隨着黃培基下山，至山洞前，潛入裏面。不大工夫，出了土井，走出殿外。那少年向黃培基說道：請兄在此稍待，我把小妹送回家中，便回來劫兄破山。說罷，縱身出廟去了，黃培基來至裏面，把那幾個賊人殺死，把餘剩的酒茶，全行吃了。醉飽之後，靜養那個少年，待了半天，那少年由外面走入，笑道：按兄長久候了，黃培基起身說道：我並沒等多時呀，足下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呢。那少年說道：舍下離此不遠，把小妹送回，沒敢耽擱，便趕回來了，說着，一同落坐。黃培基說道：適才在倉促之間，不及詳詢足下的高名上姓，以及合妹被賊搶擄的情由，今已脫離險地，敢請示知。那少年遂把姓名及經過詳細說了一遍。黃培基聞聽之下，慨嘆不已，現在黃培基雖然聽明白了，而讀者尚不得而知呢。待著者把他的來歷明白叙出，自然就一目了然，原來這少年姓黃甫名良，在離雙鎖峰五里外，竹林村居住，在他十歲那年，父母雙亡，他只有一個妹妹，叫名淑敏，那年她方才八歲，家中雖然殷實，他兄妹年紀幼小，怎知料理，他有一個族叔，叫皇甫新，把

他們兄妹收養家中，也把家產闕了過去，村中的人多有不平，但是人家是一門一姓，不便干涉。皇甫新起初對於他們兄妹，還優待些，漸漸的就虐待起來，對待淑敏更於使女。對待皇甫良無異奴，幸虧皇甫良心性豁達，隨處而安，不但並無怨色，且毫無道容，總是天真爛漫的，整大價作放羊的工作，究竟事有公論，村中人常聚村頭，痛說皇甫新的陰毒險狠。此事豈被，位世外高人聞知，這世外高人是誰，正是嵩山脚下少林寺的大方丈，雲遊至竹林莊，聽說此事，很是不平，遂留心訪查皇甫良的品行。這日在山坡上，見皇甫良頭戴破竹笠，足穿芒鞋，手執書卷，座在一塊臥牛石上放羊，細看他長的細眉俊目，一表英姿，看吧。來至近前說道：你這小廝，莫非甘心作這放羊的賤役麼？皇甫良說道：我年幼沒有能耐，不放羊可作什麼？方丈說道：能耐，能耐，全憑忍耐得來。你若肯從我去，必造成我為一有用人材，你可願意麼？皇甫良也是福至心靈，忙起身說道：如師傅肯教給弟子能耐，弟子情願跟隨師傅前去，請師傅把我羊送回家中，再隨師傅前去不遲。方丈說道：那羊自己會回家去的。你且跟我走吧。說着帶皇甫良帶回少林寺去了。自皇甫良去後，皇甫新遍找不着，以為是被虎狼食了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對於淑敏，更視如眼中釘了，他這樣對待淑敏，他的媳婦與他的兒女，更是變本加厲了。淑敏簡直的是動便得符，啼笑皆非，皇甫新的媳婦，是非打罵，他的兒女，

是語帶譏諷，可憐淑敏仰人的鼻息，看着人家的眼色行事，提心吊胆，加着百分的小心，誰知越害怕，越小心，還是越出錯，其實所出的錯，攔在旁人身上，是很不算一回事，一攔在淑敏的身上，就好像罪在不赦了。淑敏除吞聲忍氣外，別無他法，屢起自殺之念，又被將來的希望心打消，就這樣忍受了七八年，這日在莊頭磨面，被雙錯蜂的第二寨王祝鼎看見，看那玉腕竿頭抱，蓮裙下忙，輕召掃，慢波揚，幾番停足整容粧，汗流粉面花含露，糠璞蛾帽柳帶霜的樣子，不由的暗自驚異，心說，想不到這麼一個鄉村之中，竟有這樣的美女，真是高山出俊鳥，僻巷出好酒味，一面暗想着，回至山中，從此寢食俱廢，茶思飯想，他妻冠春娥，見他這種神氣，料着必有心事狂懷，笑着問道，我看你這兩天，有些神不守舍，就彷彿丟了魂似的，你究竟有什麼心事，何妨對我說明，或者我能替你想個主意，祝鼎說道，我的心事，對請說都說的出，就是對你碍難出口哇，春娥說道，至親莫過父子，至近莫過夫妻，什麼對旁人倒能說，對我不能說呢，你說的這話，叫我莫名其妙，今天你若不對我說的話，我便認爲你與我有異心，祝鼎被逼不過，遂把在竹林莊與艷的事，說了一遍，春娥聞聽笑道，啊，就是這麼一點的小事呀，這可有什麼爲難，我替你把他招來，也就完了，祝鼎喜出望外，笑容可掬的說道，這事你要替我就作成，將來對於你的事，我也不過問哪，春娥嬌嗔道，我有什麼事，我

有什麼事。祝融笑道：「你可有什麼事，我不過這麼說罷了。」春娥斜視了一眼，哼了一聲說道：「你看看這種缺德的樣兒，去吧，我聽喜信就是了。」祝融連聲應諾，退了出去，春娥收拾利落，帶了薰香盆子，由暗道出山，直奔竹林莊，及至來到，天已中午，恰遇淑敏又在莊頭磨面呢。遂搭訕着，來至近前，向淑敏問道：「姑娘在這大熱的天，怎麼還不歇一歇呢？」淑敏很和氣的答道：「我們等着作午飯呢。」那還有工夫休息。春娥說道：「待我來替你磨一磨吧。」淑敏笑道：「謝謝你的美意，可勞動不起呀。」春娥說道：「姑娘貴姓啊？」淑敏一邊磨着磨，一邊答道：「我覆姓皇甫，名字叫淑敏哪。」春娥說道：「我看姑娘，不像小戶人家的人，怎麼親自出來磨麵呢？」淑敏微然一笑，並不答言，仍然磨麵不已。春娥她復問道：「姑娘在村子那邊住哇？」淑敏說道：「我就在這村子西頭住哇。」春娥道：「我是路過此處，錯軍宿頭，在貴府借宿一宵，可以不可以呢？」淑敏說道：「我是作不了主，請你原諒我吧。」春娥說道：「那不是行好，請你方便罷。」淑敏皺眉說道：「我確實作不了主，你不要苦人所難好麼？」春娥笑道：「姑娘不用着急，我自去另尋住處就是了。」說着點了點頭，說一聲再見，走開莊前，來至一片樹林之中，畧事休息。候至天晚，起身出林到莊前，縱身跳入，見路北一座大門樓，上懸橫匾一塊，上刻篆字，飛望四個字。上款刻着皇甫老先生的字樣。料着就是這家。飛身躍至裏面，竄房越脊，來至內宅，伏在西房上。

，往正房觀看，見廊子下有幾個丫環在一起狄咕什麼呢，遂由西房後坡跳下，繞至正房後，鹿伏鶴行，潛至後窗下，用舌尖舐破窗紙，往裏窺視，見屋中坐着一個半老的婦人，一臉橫肉，滿面怒容，白天那磨面的女子，站在一旁，眼含淚珠，口中不住央求道：「嬌娘，不要生氣，侄女下次小心就是了，那半老婦人尙未答言，旁邊坐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妖淫醜女，雙手抱着膝，斜視着淑敏說道：「哼，你吃着我們，喝着我們，還要拌我們的勁兒，聽那半老婦人，向他個醜女說道，你待着你的罷，那裏有許多費話，連我說他，他還不服呢，你們得罪他幹什麼，聽到這裏，看淑敏臉上那難爲情了樣子，着實令人可憐，又聽得醜女說道：「我那有甚麼大工夫，跟他費話，有話我留着，打點閻王爺去呢，聽那半老婦人說道，「呸，你聽你說這話够多麼吉祥，聽他們正說着，見由外面走進一人，頭戴員外巾，身穿藍緞袍，足穿白襪雲履，短眉毛，三角眼，尖鼻子，薄片嘴，料着必是皇甫新，見他手理着鼠鬚，慢條斯理的說道，你們又吵什麼嘴呀，聽那半老婦人說道，我們可有什麼嘴可吵，只因我忙着作點活計，丫環們又都忙着洗衣服，我想淑敏待着也是待着，叫他洗一洗傢伙罷，誰知把一落盤子碗，都摔了一個粉碎，我雖然忌諱這打飯碗，我可也沒敢十分說他，不過，囑咐他，以後加些小心就是了，就多虧是在自己

家裏，要是出了門子，這樣慌張，不是得受氣嗎，我就這麼說，說他，你看看，他那樣子，七個不服，八個不忿似的，就好像我這作嬌子的多般惡，怎麼挫磨他似的，得啦，以後隨他便，我不敢說他就是了，看那員外式的人，一歪身坐在椅子上，翻着臉，向淑敏說道：淑敏哪，你嬌子說你，也是爲你好，你也老太不小的啦，你怎麼聽不出好話歹話來呢，我們夫妻兩個，又不缺你吃，又不缺你穿，你總覺着不知足，一天到晚，喪蕩遊魂，打不起精神來，就是洗一洗傢伙，都出錯，何可幹什麼成，你真叫我替你爲難，將來可怎麼好，別看你姐姐，長的比你醜，幹什麼却比你伶俐，以後你要長點心，別竟教我作難哪，春娥聽到此處，很替淑敏不平，心說：你們整天價不叫他得些安慰，他怎麼够得的起精神來，你們這鴛一嘴，鴉一嘴的，日久天長，還不把他挫磨死麼，這麼辦吧，我先敬戒敬戒你們再說，想罷，回手抽出寶劍，躍起身來，把後窗戶踢掉，跳至屋中，把寶，幌，喝道：你們不要坐在裏面，說五道六的，把一個弱女，可有什麼不是，作什麼這樣刻責他呀，你們老鴿落在豬身上，竟看見別人不自，沒看見自己黑呀，皇甫新強扎掙着，起身說道：你是作什的，半夜三更，拿刀動杖的，硬踢窗往屋裏崩，要多管人家中的事，我要不念其你是個女子，立時叫家人把你捆上，送到當官，當賊辦你，還不快給我走，他打算這麼一嚇，把春娥唬走了，那知不但唬不了，被春娥吧的一掌

，打倒在地，半響掙扎不起。皇甫新的妻，把威風也吓沒了。豈勝了哆索啦，春娥冷笑道：「你可哆索的是什麼，你又忌講打飯碗子嘍，我還把你的吃飯傢伙給斫下來呢，說着，把寶劍向臉上一幌，惡婦打了一個冷戰，吓昏過去，那醜丫頭吓的屁滾尿流，鎖到床底下去了，春娥當時把淑敏背在身上，用汗肩紮好，用劍指着皇甫新說道：「明人不作暗事，我乃雙鎖峰的二寨主奶奶，今把淑鎖帶倒山上去享福，省得你們招容他不下。說着，轉身出屋，縱上房去，施展輕工，出了莊外，逕回雙鎖峰，及至來到，由暗道入山，來至內寨，把淑敏解了下來。說道：「你安心就在這裏住看吧。省得受你叔孀的氣。」淑敏說道：「你快把我送回去，我不喜歡在這裏住哇。」春娥笑道：「嚶妹妹，我好容易把你槍來，怎能給你送回去呢，實對你說吧，我們寨主愛上你了，要收你作個二房，跟我商議，我也很願意，因為我一個人也很悶的荒，要有你這麼一個伴兒，够多麼好哇，你大概也不能不願意吧。」淑敏一聽，娥眉一豎，嬌叱道：「你滿口胡說，我乃良家女子，豈能與你們當山賊的爲伍，要殺便殺，我是至死不從。」春娥沉下臉來說道：「你是給趣不要趣呀，我好容易把你就出火鎖，你不但不能感念，你反怪要求死，真是賊皮骨哇，說着，由牆上摘下皮鞭子就要打，一個擦一臉怪粉的婆子跑來過來，勸道：「呦，寨主奶奶，才回來，還沒得歇着呢，怎麼還要動氣呀，事緩則圓，沒有辦不了的事，你養把他交給我，我勸

他吧一勸，春娥說道：好，你把他帶到你那屋裏，你好好的勸一勸他吧，可留神他自盡哪。婆子說道，我知道哇，你老不用囑咐，我准能把這事，作圓滿了，說着，把淑敏攆到自己下房去了。又待了一會兒，祝鼎回歸後寨，見春娥已然回來，笑問道，你辦的事怎麼樣啊。春娥面有得色的說道：好叫寨主放心，人我是給你槍來了，你怎麼謝我吧，祝鼎忙問道，在那裏呢。快帶來我看一看，春娥把嘴撇說道，一聽人來了，你顧不的答腹怎麼酬謝我，你先要看人。這可足你心裏沒有我呀，祝鼎答道，你不歪我不是，我是無恩可報，只好任你自由，你着怎麼樣，洋娥嬌嗔着說道：你們當男子的，十個有八個，都是得新忘舊，任我自由，你們好要隨其便哪，你先把你那高興收一收吧，人家還不認可呢。現在我叫婆子勸他呢，等着把他歡回了心，我再給你們收拾屋子，叫你們入洞房，祝鼎一聽，眉梢一豎，張目說道：什麼，他還敢不願意，他真是不想活了，春娥說道，得啦，人家還要求死呢，你先用要毛包，我婉轉週折，成就你們這段美滿良緣。說祝只得暫忍心性，安歇歸寢。第二日，這件事傳到大寨主馬世成的耳朵裏，馬世成有一樣好處，生平最不好女色，凡婁兵們有犯了淫行的，立斬不赦，今聽見祝鼎槍奪民女的事，大不樂，查無實據，不便發作，遂要清查山寨，這個消息，被祝鼎聞知，忙告知祝鼎，祝鼎遂會吃子把淑敏，藏在後山洞之中，還沒容馬世成查山呢，就接了石

蓮寺的信，起兵欲攻汴梁。與官軍交起戰來，祝爾那還有工夫成親呢。淑敏始得保住貞節。也是叔敏的災出難滿。他的哥哥皇甫良已然從少林方丈把武術學成。由嵩山脚下少林寺，回轉家中探望，正趕工叔鎖被擄，皇甫新家慌亂的無計可施呢。細問情由知方妹妹被雙鎖峰的女賊擄去，不由的怒氣勃發，候至天晚，直向雙鎖峰趕來。來至山下，施展壁虎離牆的工夫。到在山上，逡巡後寨，展眼來到，至各處打探。探聽了半天，並沒探出叔敏的下落，心中甚是焦急，信步行至一所院落，飛身而入。窺房越脊，至內院西房上，見正室中，燈光明亮，人影搖搖，遂躍身下房，潛至窗下窺視。見裏面一男一女相對坐着。聽男的說道，娥容易把那女子得來。不想被太婆主知道了。太婆主知道了還不算，現又跟官兵交仗，這麼看起來，我是無福消受哇。聽那婦人說道，你可忙的是什麼。戰事平復了，再與她合巷也不晚哪，聽到這裏。料着說的是自己妹子。當時怒氣填胸，回手握劍把，打算抽劍闖入。復又一想，我此時把他們殺了，全寨必然知曉，那時我更救不了妹子了，待且探個明白再說吧，打主意拿定。仍然伏在窗下窺聽，聽裏面那男子說道，你把他藏在那裏了。別叫他跑了哇。聽那婦人說道，我錯他藏在後山幽谷中。又派婆子看着，那能跑得了呢，你放心去，抵擋官軍吧，道事你就不差店記着了，聽那賊說道，好吧。你就完全負責吧，我還得去前廳商議破官軍的大事去呢。見賊

人起身要走出來，忙從身上房，越脊竄拔，縱出院外，往後山行來，忽見有兩名巡山的嘍兵，迎面而至，遂將寶劍抽出，縱至切近，先斫死了一個，那一個要跑，趕上前去，一脚踢倒，攔住問道，你快把幽谷的地點說出，便饒你不死，嘍兵那敢隱瞞，忙說道，就在青石崖下呀，皇甫良用劍尖嘍兵背上扎了一下說道，那青石崖可反在那裏呢，嘍兵愛呀了一聲，說道，你老別扎，我告訴你喜就是了，皇甫良喝道，快說，決說，嘍兵說道，那鷲頭峰下，就是青石崖，青石崖下，就是幽谷哇，皇甫良問明白了，一劍把賊人殺死，向鷲頭峰而來，來至鷲頭峰下，青石崖間，果然見有一洞，洞上刻幽谷二字，用手推了一推洞門，並未推動，正要用劍去撬，忽兒走來一人，急隱身石後，見那人走至洞前，把洞門開開，由裏面走出一個婆子，看他兩鬢種輕薄的樣子，甚是有氣，過去把兩個男女殺死，進入洞中，轉了一個灣，裏點着燈燭，甚是明亮，借燈光尋找，見妹子在一個石床上網着呢，忙過去給細繩解開，淑敏驚問道，你是什麼人，皇甫良說道，妹妹不要怕，我是哥哥先來救你，淑敏仔細辨認，認出自己的哥哥，不覺悲從中來，泣道，妹妹莫不成與哥哥是夢中相見麼，皇甫良說道，那裏是夢中，不要驚疑，有什麼話，回家再說吧，遂把淑敏背在身上，走出洞來，馳至山頭上，驀然想起壁虎離牆的工夫，背着人是不行的，正在着急的當兒，恰與黃培基相遇，始由暗道出山，把妹妹背

回家中，把自己經過的經過，向叔父說了一遍。又安慰了安慰子，起身離家，返回破廟，與黃培基相見，各叙明了來歷。彼此甚欽敬，黃培基說道，請賢弟由暗道進去，把守山中暗道口。我回營調兵去，好由此進攻。黃甫良說道，兄長請回，小弟必不悞事。黃培基作別回營，見了周統制備說經過，周統制聞言大喜，忙發給了一枝步兵，令黃培基率着由暗道進攻，並預備自統制軍，攻打前寨。黃培基候至天晚，率着步兵，來到破廟中，至地道口，當先走入。步兵後隨，展限出了地道，到在山中。見黃甫良提劍，坐在一塊山石上等着呢。至近前，會合在一處。逕向後寨殺去。此時後寨的寇春娥已然得着消息，率嘍兵迎殺上來。皇甫良仗劍當先，與寇春娥殺在一起。戰約數十合，皇甫良賣個破綻，一劍把寇春娥殺死。官軍乘勢衝殺，婁兵紛紛逃竄。黃培基與黃甫良率兵殺至中寨，早有邱乃賢率嘍截斷殺。黃培基基命死鬥，郎乃賢勢支持，在這個夾當。馬世成率閣山之衆趕到，把黃培基等圍在核心。黃培基與皇甫良，左衝右突，毫不懼怯，大展身手。亂殺賊兵。正在亂戰之際，前寨砲聲，頓起。周統制已乘勢由前寨攻入，以洋槍火砲當先，祝鼎祝鼎抵抗不住，紛紛敗退。周統制追殺一陣，闖至中寨。反把馬世成的隊伍圍困起來。黃培基由裏往外衝殺，兩下夾攻。馬世成等那裏抵抗得住，殺了一條血路。闖出重圍，率賊兵由暗道，逃走了。周統制搜查了一遍，把山上的寶藏分

散了官軍一半，其餘盡運至山下營中，預備解回大營。作爲軍費，搜查已畢，縱火燒寨。撤兵山，援營起寨，回歸大營，見了白鎮台交令，白鎮台慰勞了一遍，令周統制回營休息。黃培基率皇甫良入來見白鎮台，白鎮台以禮相待，大排筵宴，暢飲開懷，酒至半酣，黃培基把杯問道，現在此處的賊情怎麼樣啊，白鎮台說道，本鎮因周統制失利之後，並未與賊開仗，尙老俠客曾入賊巢探了一回，也沒探出什麼詳情，現在你們得勝回歸，正好專一攻打這裏的賊巢，黃甫良說道，我今晚前去賊巢一探，必有以報大人，白鎮台大喜，說道，少俠客如此不辭勞苦，本鎮無任欽感，待本鎮敬酒一杯，祝你成功，說道，親自執壺，給斟了一杯酒，黃甫良起身雙手接杯，立飲而盡。少時筵罷，黃培基帶着黃甫良，至後營看視左天龍的傷勢，此時左天龍已然能扶杖行動，見黃培基等來到，培基等讓座，黃培基又給黃甫良指引了一番，豪傑相會，自然是氣味的投，談了多時，黃培基等辭出，回歸自己帳中，候至天晚，黃甫良起身離營，直向臥牛嶺石蓮寺而來，及至來到，登山越嶺，到在廟側，飛身躍入，至禪堂上，施展珍珠倒捲簾由窗孔往裏窺視，見雙鎖峰的逃賊，都聚在這裏呢，當中座着一個尼僧，料着必是雙拐如來蓮月，聽蓮月說道，雙鎖峰被剿，不足爲慮，你們可去汴梁，給他來一個大事騷攪，那白翎羽必然撤兵回城鎮守，我們趁乘進攻，必能大獲全勝。聽馬世成說道，我與祝鼎祝鼎前去就行。

了，請邱大寨主去守營寨罷，聽蓮月說道，很好，你們就此前去罷，我靜聽你們的好消息，見馬世成等，當時起身，走了出來，忙隱身天井中，等賊人走出之後，縱身下房，在暗地跟隨，一直跟出廟外，出了山口，見賊等各施飛行術，順大道，够奔汴梁而走，當時脚下用力，也在後面，追隨下來，追至一集鎮，天已大亮，見三個賊人，走入鎮中，進入一個店房去了，不敢隨入，怕賊人看出破綻，遂在對門一個酒館，找了一個坐兒座下，要了一壺酒一碟菜，淺跟慢飲，往店門注視，好半響，見賊等也沒出來了，遂開發了酒帳，走出酒館，在店外徘徊，正趕上是上集的日期，趕集的漸漸都來了，磨肩擦背，擁擠異常，雜在人羣裏遊動，免惹人注目，直守了一天，賊等也未走出，只得覓了一酒飯館，用酒兩飯，酒飯用畢，天色已黑，飯館已然封烘，要上門了，只得付了酒飯資，走了出來，看鎖上已竟冷冷清々，人都散去，心裏不覺有一動人事度遷的感觸，找了一個僻靜所在，略事歇息，候至二更時分，起身向那個店房而來，飛身躍至房上，向裏觀看，見各屋全已熄燈，惟有橫房，燈光甚是明亮，遂縱身跳下，潛至橫房窗前，用舌尖舐破窗紙，往裏窺視，見馬世成等三個賊人，與一個鬚髮皆白的老翁，坐在一塊飲酒呢，聽老翁說道，你們明天再去吧，何必忙在一時呢，他們明天大約就能回歸，你們一同前去，多一個人是一個人的事呀，那汴梁乃藏龍臥虎之區，你們三個人怕無濟於

事，聽馬世成說道，我們師兄們作什麼去了。聽老翁說道，他們每月之中，必出去作一回買賣，每少者十天，多者半月，就要回歸的，聽馬世成說道，你老人家已然洗手三年，怎麼還叫我師弟等作很無本錢的勾當呢。聽老翁說道，竟指着這麼一個店，能幹什麼的，不出去作買賣那能成呢。聽馬世成說道，怕是日子長了，沒有不透風的牆，倘被官家查知，不是麻煩嗎。依我說，你老還不如把這店收拾了，歸入白蓮教，將來成功，名利雙收，不比在這一個鄉鎮埋首居仕強的多麼。聽老翁說道，我早有此心，就怕白蓮教不能收留哇，聽馬世成說道，現在白蓮教正在用人之時，有我們給介紹，很有不收留的道理，正聽到這裏，忽覺一陣奇香，當時昏倒，及至醒來，覺身已被綁，睜眼一看，好像是女子的繡房，心中甚是驚異，在這納悶的夾當，由外面一間屋子，走出一個美女，長的美容其面，楊柳其眉，目似秋水，唇似櫻桃，左頰上還有一個酒渦，更顯着撫媚的很。頭上梳着雲吉，身穿湖色短襖，腰繫白綢秀青花的汗巾，足下穿一雙小花靴子，斜坐在椅子上問道，你叫人麼名字，黑夜入店竊探，是什麼意思，快對我說明，不然的話，我把你送到櫃房去，交與老掌櫃的，把你解到當官，當賊辦你，黃甫良料着這女子必是那老賊的女兒，遂冷笑道，你們都是賊，還要當賊辦我，這話說的太出奇了，實對你說吧，我姓黃名甫良，乃是開營的將官，因為墜下馬世成等，才來到你們這裏，那

賊女聽，撲亦一聲笑了，說道，我沒虎住你，你倒知道我們的底細了，你既然限我說實話，我也不能瞞你，我們確實是賊，我父親名叫神刀手紀洪，當年也曾占山爲王，後來洗手不幹，在這開元鎮上開店，我有兩個哥哥，一個叫小旋風紀世榮，一個叫賽白猿紀世華，我叫紀艷花，黃甫良說道，你先別背家譜，我且問你，那馬世成等，與你們有什麼關係，紀艷花說道，那馬世成是我父親的徒弟，他們今來找我父親，打願叫我父親，幫着他們攪鬧汴梁去，我父親叫他們等我兩個哥哥回來，一塊去汴梁，我適才到前面去，要勸他們不要胡鬧，可巧你在窗下偷聽呢，我用迷魂帕把你迷倒，挾在我的屋中，我父親他們連影兒也不知道，黃甫良問道，你把我帶到咱的屋中，不叫你父親知道，你是什麼用意呢，艷花臉一紅，低頭沉吟不語，黃甫良又問道，你怎麼不說話呀，艷華把眼皮兒一抬，看了黃甫良一眼，說道，我也沒有什麼用意，不過，我看你少年英傑，怕我父親知道你在外面偷聽，壞了你的性命，所以我才把你拿住，帶到此處，黃甫良說道，謝你的美意，你既然要保護我的性命，你怎麼不把我的綁繩解開呢，艷花說道，綁繩呀，暫且是不能解，你得應許我一件事，黃甫良問道，什麼事，叫我應許你呢，艷花說道，男女受不親，我把你夾至屏中，已竟與你黏了身體，你又在我屋中，這麼半天，你想想，傳揚出去，我的名譽能够好的了麼，已就是已了，我也顧不得羞

恥。索性跟你直爽的說罷。我願以終身許你。皇甫良聞聽，心說，好大臉的丫頭，待我戲耍戲耍於你。想罷，說道，姑娘你這番美意，我是求之不得，但有一件，我已竟有了妻室。怎能從命呢？艷花說道，你有妻室也不要緊，我情願與你作二房。皇甫良故意作出皺眉的樣子，說道我家裏很窮，一個媳婦我還養活不起，兩個我更是不辦不到了。艷花說道，這一層，你不必顧慮，我現有的是錢財，咱們一生也用不盡哪。皇甫良假作喜歡說道，想不到我的難題，你都能够給我解決。這我還有什麼不願意的，得啦，勞你駕，請你把綁繩給我解開罷。艷花聽皇甫良應許婚事，芳心甚喜。忙過去把繩子解開，又給擦了擦腕子，皇甫良見艷花這種柔情媚意，也覺着悠然生了情感，看了艷花一眼，起身離床，座在椅子之上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，大丈夫豈能作負心人，艷花聞聽，退至下首椅子上問道，忽孤丁的你怎麼說出這麼一句話來呀？皇甫良嘆了口氣說道，你對於我一見傾心，以身相許，我若負你，豈非薄倖，然而，其中有三不可能。所以，我才感嘆。艷花驚問道，請有把這三不可能。說一說我聽聽。皇甫良說道，名不正，言不順。此是一不可能，沒有父親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此是二不可能，有犯我師戒規，喪失彼此名譽。此是三不可能，有這三不可能，便難成事實呀。艷花冷笑道，男婚女嫁，事關人倫。有什麼名不正，言不順，兩情相投，志同道合，又何必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無苟且行爲。

、光明正大，可犯什麼戒規，又有什麼名譽可喪失呢。你這三不可能，是拘於禮教，可是我們婚事，也沒出乎禮教之外，有什麼不可能呢。皇甫良說道：姑娘所駁的言語，不爲無理，請問你父親允許你婚姻自主嗎？我們現在冒然訂了婚約，將來你父親又把你另許他人，那時你不是大爲其難嗎？怕你不能對你父親，慷慨直陳，已然私訂婚約的事吧。況且我在官軍効力，你們乃係綠林，兩相反對，冰炭不同，因此一層，你父也難允許呀。究竟我這三不可能，並無關緊要，在娘娘方面，更有種種的不可能啊。請你仔細想想。艷花說道：女子從一而終，我只有以死自誓，實在不可解時，也無妨效紅拂之隨李靖，文君之從相如。我爲脫離賊窟，改邪歸正，又有什麼反對。與冰炭不合呢。只是你若因我爲賊女，不屑與我爲偶，那我是什有法子。假使你沒有說項。我這方面，毫無困難，更沒有什麼不可能。皇甫良一聲艷花是決了心啦，不覺大爲其難，暗道：我若應許了她，人心疑我與她發生愛昧之事，我跳在黃河也洗不清，我若不應許她，假使她因我而死，我豈不落個薄倖，且於良心有虧，這事可難壞了我呀。艷花見皇甫良，面現難色，低頭不語，心中老大不快，遂自言自語的說道：咳，可惜還是須眉的男子呢，爲這麼一點事，就決斷不了啦，成與不成，毫無關係，何不痛快說出來呢。別看我是個女子，無論什麼事，我不帶爲難的，皇甫良聽艷花這樣說，遂抬起頭來，說道：我並不是沒

有決斷哪，關於你我終身大事，豈能不查查查查呢。艷花說道，這事沒有什麼可查查的，你若不願意，我也不勉強你，我也不能仇視你，你就去你的。咱們就算沒有這麼一回事，皇甫良聞言，起身說道，你既然這樣說法，我就要告辭了。說着，轉身往外就要走。艷花一個箭步，躍至門前，張臂擋住門口，問道，你走那裏去。皇甫良說道，你叫我走，我還不走嗎，再說我有要事在身，豈能在此久待，艷花兩眼含淚，慘然說道，你，你，你太無情啊。皇甫良見此情形，心裏着實不忍，退了一步，又坐在椅子上。說道，我此時無情勝有情啊，你不要着急，請坐下，聽我有要言對你說。艷花撇着嘴，坐在靠門旁秀墩之上，掏出手絹，擦了擦眼睛，扭頭問道，你有什麼話說。皇甫良止色說道，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家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，這是自然的天性，我又豈能例外。像姑娘這樣人品，怕我打着燈籠，也沒地方去找，今姑娘以身許我，我若說我不願意，未免不近人情，可是我不敢輕於然諾，假使將來作不到，豈不悞了姑娘終身，我生平最恨玩弄女性的人，我更盼望女性不受人玩弄，可是受人玩弄的女人，也是由於自取，若自尊自愛，誰又敢玩弄呢，姑娘誰非自輕自賤的人，可也有些遠乎閨訓，怎可以背背父母，與人暗訂婚約，這多虧是我，假使若是輕薄的人，姑娘不難受其玩弄吧，我們兩若這樣私自結合，無論怎麼光明，怎麼坦白，也免不掉招物意呀，姑娘担失節之名，我受登徒之

議，雙方的名譽，都要喪失，不能作人，娘娘又何樂而爲之，假使姑娘真屬意於我，請先勸令尊與令兄棄邪歸正，那時我必請冰人前來求婚，不比這私訂婚約強的多麼。但有一件，如令尊與令兄，不能棄邪歸正，歸入白蓮教，姑娘休怨我簿倖，我是不能結這門親事呀。艷花冷笑道，啊，你還是嫌是賊女不是。皇甫良說道，不然，黎牛之子辛且角，令尊爲綠林，於娘娘何碍，不過，令尊令兄等，若不歸入正道，我們免不掉有兵戈相見的時候，我若與姑娘結爲夫妻，姑娘之父，既是我父，姑娘之兄，既是我兄，請問那時我應當怎麼辦，我若以大義滅親，難免不傷姑娘之心，我若不聞不問，未免有徇私情，於官事上說不下去，所以，必須令尊令兄，棄邪歸正，方可再言婚事，如姑娘辦不到的話，那直當我們無緣，請另擇良偶罷，艷花聞言，沉吟了沉吟，慨然說道，我一定把我父親勸歸正道就是了。我母歸正，我兄不用勸，自然也就不能爲非了，皇甫良說道，現在令尊就要助馬世成等去鬧汴梁，這件事應當怎麼理呢，艷花說道，我把我父親勸化過來，把馬世成等拿住，解送大營不好嗎，皇甫良說道，那是太好了，就怕姑娘說的到，辦不到啊，艷花說道，沒有個辦不到，你且暫在套間屋裏躲避，我這就去請我父親去，皇甫良遂起身竄入套間屋中，艷花忙三倒四的，跑至櫃房，見了紀洪說道，爸爸，且請到後面，現在有人在那裏等着你老，有緊要的話說呢，紀洪說道，誰等着我哩，請到

櫃房來罷。姑娘說道：是女客，怎好讓在櫃房呢？爹爹快去罷。別敬人家一個勁兒的等着呀。紀洪起身說道：這般時候，怎麼還有女客到來呢？說着，又轉向馬世成等說道：你們哥幾個先在這裏坐一會兒，待我到後面看看去。馬世成說道：你老請便，我們還用你老陪着嗎？紀洪遂同艷花來至後面，進入屋中，一看並沒有什麼女客，遂向艷花問道：你不是說有什麼女客麼？艷花笑道：你老先請坐，女兒有話跟你老說。我說有女客，乃是托辭呀。紀洪笑了一笑說道：你這孩子，是慣說瞎話呀，坐着坐在椅子上。艷花從藤子暖壺裏，提出茶壺，給倒了一杯茶，放在棹上，坐在一旁，扭頭說道：我把爹爹請到這裏來，並沒有旁的事，就是問一問爹爹，同我師兄他們，到汴梁去不去呢？紀洪說道：他們既然來找我，我怎好不去呢？不過，我感覺着，我們幾個人前去，人數太單，我想等你哥哥們回來再說。艷花說道：我問爹爹一句話，爹爹爲什麼洗手不幹綠林的勾當呢？紀洪說道：我因爲一年比一年老，那個營生幹不來了，才退居於此，享幾天清福，以娛晚年哪。艷花說道：爹，既然要享幾天清福，爲什麼還要跟他們去大鬧汴梁呢？紀洪說道：我是打算歸入白蓮教，給你兩個哥哥，找歸宿之處，所以，才要助他們去大鬧汴梁。艷花說道：據我看，你老並不是給我兩個哥哥找歸宿，是給他們找死路哪。紀洪驚問道：我怎麼是給他們找死路呢？艷花說道：你老人家先不用問我怎麼是給他

們找死路。我先問問你老人家那白蓮教，怎麼是歸宿之處呢？紀洪說道：現在白蓮教勢日逼天下，那些教主都是法術無邊，我們能歸入教中，當做護身符，豈不是在綠林道中強的多麼？艷花說道：那白蓮教謀為不軌，官軍到處捉拿，行見瓦解冰消，他們自保尚恐不能，怎能作咱們的護身符呢？咱們歸入白蓮教，首先必得給他賣命，你老再想在咱們家這麼養尊處優，怕不可能，我兩個哥哥，再想消閑自在，也怕不可能，如此看來，問怎算歸宿之處呢？豈不是去走死路嗎？就以馬世成等說吧，估據雙銷峰也不少年了，一旦歸入白蓮教，便遭了復巢之禍，這不是前車之鑒嗎？言說，若去歸入裏蓮教，還不如禮順官軍呢，我兩個哥哥，將來或者還能得個一官半職的，而且脫了賊皮，棄邪歸正，那才是正當的歸宿呢。你老人家既然棄了綠林道，就該也叫我兩個哥哥，棄入正道，怎好入那大施邪說的白蓮教呢？你老人家如果不從女兒的良言相勸，情死在你老的圈前，不忍見着老人家與我兩個哥哥，走入死路啊。紀洪本來對於艷花，是最疼愛無比，今聽他女兒這片言語，心中也有些悔悟，沉吟了沉吟，說道：你說的不為無禮，但是歸順官軍，是辦不到哩。艷花問道：怎麼辦不到呢？紀洪說道：我們沒有門路，怎能投入呢？艷花哭你老人家，真是死心眼，現在官軍正與白蓮教交兵，我們若去降効，豈能不收容呢？現在放着一件奇功，你老與我兩個哥哥，若先立此奇功，而後投効，那官軍更

是歡迎的啊。紀洪問道，什麼奇功可立呢，艷花說道，這個事就怕你老不肯作。若肯作的話，那真乃是一件奇功。紀洪說道，究竟是什麼事呢，你直接了當的說吧，爲父沒有不依從你的，艷花說道，那馬世成也並不是你老怎麼個正式的徒弟，不過帶藝認師，跟你老學了幾天刀法，沒有什麼真正的感情，不如你老把他們牽住，獻到明營，豈不是奇功一件，紀洪搖頭說道，這個事却作不到，綠林中講究的是義氣，賣友求榮的行爲，是最惹公怒的。何況他與我還有師生之情呢，艷花說道，我這個主意，乃是大義滅親之道，怎麼會是賣友求榮呢，再者說，徒弟不法，師傅有收藝的權力，像他那樣胡亂匪爲，父親也有收藝的義務，他若是你老的朋友，那當然是不相當了，他是你老的徒弟，可有什麼說項呢，你老若慈念師生之情，任他胡爲，倘被官軍拿住，究出你老來，你老也就受牽連哪，凡事當斷不斷，必遭其亂，他們現在要會同你老去擾汴梁，這無形的是給你老虧吃，請想擾亂城池，助逆爲惡，這個罪過，不滅門也得抄家罷，咱們過的好好的日子，他們硬來給添麻煩，要利用你老人家與我哥哥，他們這種心腸，你老還顧惜他們作甚，紀洪聞言，仍然是猶疑不決，說道，你等我考查考查再說吧，艷花說道，這事沒有什麼考查的，你老肯作就到，不肯作，女兒也不敢勉強你老啊，反正我決不入白蓮教，紀洪尚未答言，忽聽外面大喝一聲，說道，好了頭，你敢要拿我們送禮嗎，快出來

受死。不然我闖進屋去，殺你們一個乾乾淨淨，艷花聞聽，忙由床頭抽出寶劍，往出要闖。紀洪攔道，且慢，爲父在此，你不着你動手，說着，脫大氅，亮單刀，來至院心，見馬世成與祝氏二寇，各持軍刀，怒目橫眉的，在院中站立。原來姑娘把紀洪找到後面之後，祝鼎看情形可疑，遂慢慢跟了出來，俟紀洪父女入室之後，潛至窗下偷聽，聽到艷花叫紀洪降顧官軍，忙轉身來至櫃房，報知馬世成，馬世成遂與祝氏二寇，同至後面，此時艷花正叫紀洪把他們拿住，獻到明營呢。馬世成偷聽了半天，心中的火，再也壓不住了。這才各拉軍刀，站在院心斷喝，紀洪提刀走了出來，馬世成說道：衝你老念師生之情那句話，我決不能跟你老反目。快叫艷花出來，我問他是何居心，非要害我們不可。紀洪苦笑着說道：他乃是個女孩子，你跟他一般見識作什麼，你既然不與我反目，你還罷叫我爲難麼，馬世成說道：他要拿我們送禮，我們還不用跟他一般見識，他那見識，高的很啊，你老也不用爲難，也不用管，我倒看看，他怎樣把我們拿住，如果你老非攔着不可，可別說我翻臉無情。紀洪聞言，把臉一沉，登口說道：你翻臉無情，又該怎麼樣。馬世成也怒道：我翻臉無情，無非鬧個殺人流血罷了，紀洪大怒，喝道：好逆徒，你目無師長，該當何罪，說着，搶至近前，掄刀就要砍，祝鼎上前截住，說道：老匹夫不要發威，咱們兩個，分個上下，紀洪說道：你也難討公道啊，說着，捧刀就刺。

祝鼎躲開刀，由腰中抖出一條十三截亮銀鞭，掄起來攔腰便抽，紀洪測身躲過，橫刀向賊人腿上便掃。賊人躲刀進招，當時廝殺起來，鬥了數十個回合。這一招祝鼎的鞭向紀洪的腿部纏到，紀洪往前一縱，用一招反臂轉環刀，向賊人斜肩帶背砍去，見賊人臥身一閃，乘勢飛起一腳，把賊人踢倒在地，祝鼎忙抖鞭向前截住廝殺，紀洪抖搜精神，與賊人爭鬥起來，此時艷花已走出房外，站在廊子下觀戰，黃甫良由套間後窗戶出來，縱在房上，伏在天溝裏觀看。見紀洪的刀法，實在是神出鬼入。祝鼎的刀招，雖然不弱，終非紀洪的敵手。也就在四五十合，被紀洪用一招橫風教月的招數，把賊人的頭巾砍落，賊退了下來。紀洪用刀一指馬世成說道，你還過不來，等待何時，馬世成分雙戟，向前說道，我與你師徒一場，本不應以小犯上，今事已逼到這兒，我也講不了數，請你進招好了，紀洪怒氣勃然，掄刀就刺，馬世成側身躲過，並不還招，紀洪連三併四，亂斫亂扎。馬世成，聲嘶喝，說道，我連讓你數招，你再不知進退，我可就要無禮了。紀洪說道，咱們爺兩今天有死有活，我不屑跟我費話，說着，動單刀，仍然是一個勁兒的亂斫。馬世成大怒，擺開雙戟，往裏進招，鬥了多時，紀洪漸漸有些不支，馬世成不肯容情，把一對戟，的上下翻飛，往裏進逼。這一招，紀洪用一手夜叉探海的招數，向馬世成胸前扎去，馬世成雙手一扣戟，倉啷一聲，把紀洪成的單刀鎖住，往起一舉雙戟，

上步兜看胸前，就是一脚，直把紀洪踢出五七步去，仰面跌倒，腦骨正磕，階台石的樓上，撲嗤一聲，鮮血四濺，腦髓崩流，當時氣絕身亡，鮑花一見，放聲大哭，捧劍將要上前，就見山前面跑來兩個人，正是哥哥紀世榮，紀世華趕到，忙哭着說道：「哥哥快給爹爹報仇吧。」爹爹被馬世成踢死了哇。紀氏弟兄，聞言，怪叫一聲，各擺，對亮銀叉撲了過去，馬世成向祝氏二冠說道：「我們一齊上啊，今天非殺他一個落花流水不可。」祝氏二冠各抖軍力，迎殺上來，馬世成向鮑花殺去，鮑花忙上前迎戰，當時六個人促時厮殺，苦鬥不休，工夫一大，鮑花兄妹，難信上風，勢浩不支，皇甫良抽出寶劍，立起身來，站在房上，厲聲說道：「紀家兄妹因開，待我殺此兇賊，說着飛身跳至當場，聲到入到劍也到，如疾風也似，向馬世成頭頂劈去，馬世成側身躲過，縱出圈外，分就觀瞧。見來的正是助官軍破雙鎖峰的仇人，不由大怒，喝問道：「你前破我山，在亂軍之際，不暇問你姓名，現在你速對我說明，再戰不遲。」皇甫良笑道：「我的大名，你怎配知道，等我拿住你，再告訴你，叫你死個明白就是了。」馬世成怒掄戟上前，皇甫良說道：「且慢。我若與你一個人單打獨鬥，顯我不武，你們三個可一齊上前，也省得我一個一個的宰着費事，說着，又回紀氏弟兄說道：「請你們且退出圈外，看我力斬三賊吧。」紀世榮等只得繞身出圈，與鮑花收殮紀洪屍首去了，皇甫良已然與三冠戰在一處，三冠都是拚命苦

門。皇甫良却是應付自爲。鬥了多時，不分勝負。紀世榮等，把父親的屍收殮完畢，復
趨至營，見皇甫良與三寇，仍攪作一團的苦鬥呢。忙一齊上前，加入戰團，混鬪了多時。
天將發曉，馬世成不敢再爲戀戰，呼哨一聲，縱出圍外，率祝氏二寇，縱上房去，逃
走了。皇甫良不捨，隨後追趕，追出約三四里，把賊人追散，正在尋氏之際，紀氏弟
兄已然趕到。讓皇甫良仍回店中，皇甫良只得一同回歸。紀氏弟兄，治酒款待。酒筵前
，紀世榮把杯說道，所有一切的原因，我弟兄已聽舍妹說明，現在我父不幸被馬世成殺
死，我等願隨兄去軍前効力，得便好與先父報仇，不知兄台肯從携否。皇甫良慨然，
說道，貴昆仲成棄暗投明，改邪歸正，報効國家，小弟焉有不肯舉薦之理，再說現在關
營，正在需人之際，如貴昆仲之人材，是必能重用的。紀世榮聞言大喜，說道，還有一
件，望兄勿辭。皇甫良問，還有什麼事。紀世榮說道，舍妹現待字閨中，尚未有相賞
良偶，如兄不兼寒賤，願結秦晉之好，俾使小妹得待君子，愚弟兄也免有所牽掛。皇甫
良說道，蒙兄詐婚，弟豈敢辭，但未稟明家叔，不敢擅許。紀世榮笑道，兄也太爲執禮
敦，大孝如舜，尚不告而娶，兄之終身大事，自主何時，皇甫良不便再爲推辭，解下一
塊佩，遞與紀世榮，作爲定禮。紀世榮接過玉去，命人送到後面，交與紀艷花保存去了。
皇甫良起席與紀世兄弟，大拜幾拜。紀氏兄還禮不迭，禮畢，一同歸座飲酒。皇甫良

問道：二位兄長適才是由那裏回來。紀世榮說道：在湯陰界五峰山那裏，有一座山寨，係先父當年佔據之處。後來先父洗手，交與先父的門徒張致和掌管山務，每月所得資財，雙方均分。我弟兄每月前去清算一次。此次因為山寨被官軍剿破，張致和逃亡不知下落。我弟兄沒敢在那裏逗留，連夜趕了回來。誰知一進家門，就聽夥計說後院動起手來，及至我到在後院，家父已然遇害。唉！這真是災禍一齊來呀。皇甫良說道：那山寨被剿，正是幸事。不然，兄等未必肯改邪歸正呢。至於老爺子的被害的事，我們替他老人家報仇，也就是了。紀世成酒淚點頭，說道：這仇當然是要報的，不過，我弟兄非賊對手，還得求賢弟贊助。皇甫甫說道：現在賊人必向汴梁逃去。我用完酒飯，連夜趕奔汴梁，一則與老爺子報仇，二則護汴梁的安寧，請兄將辦理喪事，早晚我必把馬世成的首級帶回，以祭亡靈。紀世榮等稱謝不已，少時酒飯用罷，皇甫良不暇休息，急起身告辭，跨奔汴梁城。此時天已發曉，至日午，已然來到酸棗門的下關廂。覺着腹中有些餓餓，見上坡有一個酒樓，遂走入酒樓之中，登樓梯上樓，來至樓口，忙把身子又縮回。原來馬敬成等正在樓上飲酒呢，怕給他們驚跑了，退至樓下，找了一張棹坐下。夥計過來招待，皇甫良說道：你去給你們掌櫃的叫來。我有要緊的話說。夥計見皇甫良一表非凡，不敢怠慢，忙把掌櫃的找了過來。掌櫃的滿臉陪笑，向皇甫良問道：你老有什

麼話說呀。皇甫良悄聲說道，現在樓上有三個江洋大盜在那裏吃酒，少時我要伸手捉賊。你們趕快叫樓上的飯座躲開，以免受了慢傷。千萬可不要叫賊人看出破綻來。掌櫃的頓聲問道，那三個是呀。皇甫良說道，靠山牆那張棹上，坐著那三個就是。掌櫃哆哩哆索的，將要派夥計暗地知會各飯座，誰知夥計還沒去哪。樓上的飯座，已紛紛跑了下來，有的一步邁空，古轆滾至樓下，聽上面叮叮當當，響成一片。上面的夥計抱著腦袋，跑至下面，氣急敗壞的向掌櫃的問道，掌，掌，掌稱的，在，在，在那裏哪。了，了，了不得嘍，樓，樓，樓上動起撈裏撈來了，掌櫃的說道，你不要害怕，我就是掌櫃的。夥計前說道，愛呀，我是吓壞了，向掌櫃還問掌櫃，真是豈有此理。掌櫃說道，別說費話了，快說怎麼動起手來了，夥計備說經過，原來馬世成等，自被皇甫良追跑之後，他們便逃向汴梁來，及至來到，天色微明，各鋪子都設開板兒呢，在關廟外樹林外，略事休息，展眼旭日初升，遂起身出林，進入關廟，至酒樓上飲酒，恰有幾個府衙的班頭，在酒樓上請客，見三個人，頭腦各別，形跡可疑，料必係匪類，制彼一使，班頭都會了意，大班頭起身湊至馬世成的近前，跑將帶笑的說道，你們三位，怎麼會到一處啦，回頭酒飯帳我候了，說着，一躬到地。馬世成起身將要還禮，班頭趁乘腦袋往賊人當裏，鑽，雙手勾住賊人的腳後跟，往起一長身，馬世成這虧兒可就吃上了，被班頭

這個黑狗營的招衆，給鑽了一個仰面朝天，忙一擰腰，打了一個反提，翻了過去，挺身站起，由椅抄起包袱，取出雙戟，班頭抖出鐵練上前要鎖。被祝融一脚踢倒，那幾個班頭，齊抽出鐵尺槍將過去，與賊人戰在一處，三個賊人踢翻了棹椅，掄開軍刃，把幾個班頭，打的手忙腳亂，在賊人這麼大抖兜威的夾當，皇甫良已然鎗上樓來，擺開寶劍，與三個賊人，斯殺在一起，蒙班頭趁勢退下，把所有樓窗，樓口，都用棹椅堵氣，靠緊西邊有一張棹有一個僧人伏棹而寢，看那樣子，好像是喝醉了。班頭忙過去叫道，快醒一醒吧，樓上都動起手來，你道和尚怎麼還睡呢。那和尚打了一個哈欠，用手揉了揉眼睛，慢條斯理的說道，這麼熱鬧，怎麼早不叫我聽聽呢。班頭說道，這個熱鬧，也是看着得麼，你趕快走吧，和尚說道，什麼熱鬧不許看哪，說着，站起身來，一個箭步，縱了過去，說道，皇甫良閃開，待爲師拿這幾個賊徒，皇甫良正與賊人殺的不可開交，見師傅來到，心中大喜，縱身出圈，說道，師傅可別叫他們跑了哇，他們是擾亂汴梁城來了，少林寺大方丈說道，你放心他們跑不了哇，說着，徒手進招，馬世成不管好歹，掄戟便打，大方丈側身躲過，繞玉賊人身後，舉掌便劈，賊人反臂車輪戟，翻身打來，大方丈伏身鑽人，用指向賊人脇下便點，賊人側身還招，與大方丈鬪了起，皇甫良此時與祝氏二寇殺在一處，鬪了多時，馬世成等不敢戀戰，打算逃走，怎奈被大方丈師徒兼兩

兩個裹住，一時脫身不得。馬世成好容易縱出圍外，用戟撥開堵窗戶的棹椅，縱上窗台，伏身將要往下跳，見下面無數官軍箭撥弩張，仰面向樓上，注視着呢。忙向房縱去，縱至一家鋪戶的房上，跳至院心，由大門逃走去了。官軍的箭弩紛々亂射一陣，他沒射着賊人。反把大方丈阻住不能追趕，大方丈只得轉過身來，幫住皇甫良動手。幾個回合，被老方丈把祝融打倒。班頭過去綁上。祝融心中一慌，被皇甫良踢了一個跟頭，也被班頭捆了個結實。大方丈向班頭問道：樓上的官軍，怎麼知道信趕來了呢？班頭說道：是我們去人給送的信哪。大方丈說道：要不是官軍耽慢事，那賊也跑不了哇。皇甫良過去與大方丈行了禮，起身問道：師傅怎麼來的這麼湊巧哇，大方丈說道：我因為聽說石蓮寺的兇匪，與官軍交戰，我遂由廟中起身打算奔那裏去助戰，行至這裏，覺着有餓餓，到在酒樓上，用了些酒飯，恰巧赶上此事，你怎麼到這裏來了。呢，皇甫良把一切經過說明。方丈聞聽大喜，說道：你今在軍前報効，是在好沒有好，遂向班頭說道：你們把這兩個賊，解到府衙去吧，我們要到軍前去了。班頭問明白了他們師徒的姓名，稱謝了一番，押着賊人去了。大方丈帶着皇甫良下酒樓，順大道，趕奔軍前。及至來到向軍士說明來歷，軍士報入裏面。白鎮台與老俠迎接出來，相見之下，互叙寒溫，一同歸入大帳，分賓主落坐。老方丈把皇甫良的經過，代說了一番。白鎮台聞之，無任欽喜，向

皇甫良獎勵了一番，遂命人擺上酒筵，共坐飲酒，酒過三巡，老方丈說道：「貧僧此來，特爲解決石潭寺之事，但不知大人現在與賊人的戰況如何。」白鎮台說道：「現在賊兵盡撤入山口之中，避不出戰。我軍屢次攻打，怎奈賊人防佈甚嚴，終未得手。」大方丈說道：「賊兵撤回不戰，必有陰謀，我們不可不防。」白鎮台問道：「我也料及於此，正擬派人去探，恰好高僧駕到，諒必有良策教我。」大方丈說道：「我聞賊人練有一種地行軍，都是招聚各處盜賊編練的，這種賊軍專挖地道，大人不可不防。」白鎮台問道：「請問高僧應如何防法呢？」大方丈說道：「請大人沿着大營外，戰壕下，密栽蘆葦，令軍士坐在蘆葦監視，賊兵若挖掘地道，距離蘆葦一丈以內，那蘆葦沙沙的作響，那時在那裏安設伏弩，賊兵地道挖透，必被伏弩擊退，以後彼必不敢再用此計矣。」白鎮台連稱：「善，善。」遂命人照大方丈的計劃預備，又命黃培基，與左天龍及皇甫良，分帶士軍，各佔一面去防守。三人遵命去訖，大方丈又說道：「貧僧今晚去探賊山，一俟探明虛實，再議進攻之策吧。」白鎮台攬稱着說道：「高僧如此不辭辛苦，本鎮無任感荷，大方丈笑道爲民除害，這也不外乎佛門慈善之道哇，又道是殺惡人即是善念，貧僧分內之事，何敢辭勞呢，計議已定，候至天晚，大方丈飄然而去，白鎮台與尚老俠在帳中相待，至三更時候，大方丈由外面走人，白鎮台與尚老俠，一齊起身讓坐，大方丈入坐之後，向白鎮台說道：「幸虧

我有此一探，不然我軍就遭了復沒不虞了哇，白鎮台驚問道。高僧可探出賊人什麼險計了罷，大方丈說道，現在賊人沿着山腰，遍設地雷呢。那地雷的藥線，通於山頭之上，在燃藥線的地方都支搭着窩棚一坐，我軍若大舉進攻，賊人便以地雷爆炸我軍。那後山是山腰，那玲瓏窟中，埋伏有火槍隊，我軍若攻了上去，那火槍隊，便由窟中突出。我軍退下之路，山上同時以火槍夾擊，使我軍打在包圍裏了，白鎮台皺眉說道，賊人如此設備，我們應以何策破之呢，大方丈說道，我自探明賊人這設備之後，在歸途中，已然想出一策，管叫賊山立破，白鎮台忙問道，高僧的計將安出，大方丈說道，賊人前山的地雷，雖然厲害，我們可用火攻以破之，白鎮台問道，這火攻是怎麼用呢，大方丈笑說，貧僧以起花研究出一種東西，用以破賊人的地雷，白鎮台說道，啊，那起花就是軍中所送的信火吧，大方丈點頭說道，就是那種東西，白鎮台問道，用那種東西怎麼破賊人的地雷呢，大方丈說道，在起花葦棍之尾端，安置硫磺蛋，藥捻由單上穿於葦棍中心，直通上端，把上端的藥線點着，起花飛起，留磺單也就着了，若由山底放起，那起花到在山上，藥力也就洩了，正好落在上面，上面的叢草與帳棚及窩棚，免不了都要沿燒着了，火勢一起，地雷的藥線，當然也必燒着，那時我們看熱鬧呢，山腰的地雷，必暴發起來，亂一陣，俟煙消火滅之後，一擁攻殺上去，必然成功，白鎮台鼓掌稱善，笑

道：那後山又應如何攻法呢？大方丈說道：那玲瓏窟乃是山腰，可用砲擊之。倘若一響動兒的往那洞口攻打，賊人的伏兵，乾着急，不能出來。趁這個時候，命藤牌隊攻上去。但是牌上須蒙鹿皮，槍沙單丸，打在鹿皮上便失了効力。大軍再繼續攻了上去。賊人便無能爲矣。白鎮台說道：高潛的計策，實非我所能爲，使我佩服之至。說罷，遂命人連夜趕造起花留橫單，吩咐已畢，略事休息，次日晨，左天龍拿住數個賊人，解入帳中。白鎮台問道：怎樣拿住的呀？左天龍說道：我在營左埋壘的汎地把守，在昨夜三更之時，坐在壘裏軍士，由戰臺底下，壘中出來，向我報告。那壘翁翁的直響。我遂親至盜中去聽，果如軍上所報。我當命軍士在壘的左近，安設伏弩，將及四更，賊兵就挖至至伏弩處，被伏弩射死了幾個，我解到的這幾個，都是受伏弩所傷的。大概裏面還有賊人，見勢不妙，退回去了。白鎮台遂命人把拿住的幾個賊人，推出砍了。始令管門外，又命左天龍仍回汎地防守，吩咐已畢，與大方丈專用早戰飯，戰飯用吧。共議軍情，過了幾日，起花留橫單，已然製完，足造了有四五箱子。白鎮台遂調集衆將與衆小俠等，聽候派遣。少時衆人畢集帳中，白鎮台命左天龍、洪玉英、黃培基、皇甫良，各率隊五百，候至天晚，東風起時，潛去山下，施放起花黃留單，如見山上火起，便退回營前。又回周統制分咐道：如見山下煙消火滅，可速督軍。左天龍等分四路攻上山去，不得有

吳 周統制連聲答應，把數箱起花硫磺彈，令左天龍等帶去，分發軍士，左天龍等遵令去後，至天晚，男女四小俠，各率步兵，來至山下。沿山分佈開了，梆聲一響，衆兵一齊把起花硫磺蛋放起，此時東風大作，正往賊方吹，萬道金蛇，紛紛齊向山上飛去。衆兵一邊放着起花，一邊喊好。比民間舊俗，正月裏放煙火，好看的多了，霎時間，遍山頭打起火來，左天龍等正放的高興，聽營中羅聲亂敲，只得率兵退回。退至營前，再看山上，火勢熊々，黑煙々々，遍山都放了荒啦，在這看熱鬧的當兒，忽聽山頭，數老巨響，震耳欲聾，借着火光，看那山石橫飛，樹木皆折，大塊的石崖，咕路々滾向山下，衆軍無下堂目咋舌，吃驚異常，白總鎮見地雷破了，自與大方丈及尙老俠，率火砲軍與大兵，直向後山而來，及至來到，大方丈對砲兵指明玲瓏窟的地點，砲兵立時開砲，轟隆隆，向石洞打去，直打的邪石洞，土飛石崩，尙老俠率藤牌兵攻向山去。藤牌兵一個個，左手持排，右手提刀，隨尙老俠硬往上攻，山上的賊兵，用火鎗抵抗。尙老俠用牌保身，冒着槍子，疾如脫兔一般，直攻至山頭之上，舞動寶劍，把賊兵殺的亂竄亂逃，藤牌兵隨後也攻了上去。白總鎮揮軍繼上，把守後山的，乃是邱乃廢，見官軍已殺上來，勢難抵抗，只得率嬰兵，逃下山去，向石蓮寺退去，此時周統制已督着左天龍等，趁煙消火滅之時，攻上山去，把守前山的賊人，乃是雙拐如來蓮月的兩個徒弟，樸實。

撲厚，見山上火起時，忙督軍撲救，怎奈荒火，設撲救不能行，且山上又沒有水，撲救也無方，衆婁兵那能挺着挨燒，都紛紛竄去。撲厚，撲厚正在制止嘍兵，當兒，地雷又猛然發作，賊兵的心更亂了，一任怎樣制止，也是紛紛亂逃。撲厚，撲厚，竟顧了制止婁兵，火勢已將衣服燒着，那還顧的制止婁兵，忙倒下，向山下滾去，把身上的火撲滅，已燃燒的渾身是泡，忙向石蓮寺中逃去，這火燒的無非是些荒草，帳棚等物，並沒有建造物，一轟便過去了，左天龍等，沒等除火皆盡，便上山頭，周統制，率軍進入山口，直至石蓮寺不遠，紮下營寨，白總鎮奪了後山之後，派兵把守，大方丈把石洞的伏兵，用砲擊了個並無遺類，也來至山上，會同白總鎮靜軍趕至石蓮寺前，大營之中，立時分派隊伍，把石蓮寺圍團圍住，然後與大丈夫老俠等，退歸帳中，共商破寺之策，大方丈說道，臥牛嶺已破，石蓮寺已成釜中之魚，不足爲慮了，不過，此寺僧人不下千餘，無不以一抵百，都有絕技在身，若以兵力抵抗，恐無濟於事，爲今之計，且以弓箭火槍當先，防備賊人突圍，然後我與尙老俠，及衆小俠，入廟進剿，方能破此賊巢，白鎮台說道，高僧與尙老俠諸位去拿教匪，恐也有些人單勢孤吧，大方丈說道，擒賊先擒王，若把蓮月拿住，餘賊無能爲矣，白鎮台未及答言，忽有軍士入報道，見有石蓮寺的兇僧蓮月，派人前來，呈遞降書，白鎮台分咐，把下書人，帶了進來，軍士退出。

木大工夫。同下書人入帳，白鎮台見來人乃是個和尚，遂問道，你來此何幹。和尚合十說道，我是奉我們方丈之命，前來呈遞的陳情書的，說着，把書呈上，白鎮台打開觀看，見上面寫道，爲陳情事，竊運月本係佛們弟子，豈敢叛反國家，只因寺與山寇爲鄰，在山寇勢力範圍之下，爲全寺生命之計，不得不免強附從，今幸大人攻破山寨，罪僧等得以脫離山寇壓迫，重賂天日，但罪僧之廟中，尚有餘匪匿踪，罪僧驅逐無力，請大人親率人馬一枝，來寺鎮攝，加以搜查，以期山寇肅清，使罪僧等得以脫離壓迫也。並乞大人，念罪僧等之迫不得已，網開一面，既往不究，不勿憐恐企盼之至，白鎮台看吧，向下書的僧人說道，你且回去，本鎮明日親去搜查就是了，那僧人合十退出，大方丈向鎮台問道，書中是什麼意思，請大人賜與貧僧一觀。白鎮台遂將書遞與大方丈觀看，大方丈看吧，又轉遞與尚老俠說道，請老俠看看這封書，賊僧是何用意，尚老俠看了一遍說道，這不過是誘敵之計吧了，大方丈問道，怎麼個誘敵之計呢。尚老俠說道，要問他早怎麼個秀敵之計，我是參詳不透，不過，我準知道，那凶僧是不懷好意，大方丈說道，我料賊僧，是要把大人秀入廟中，穩住了，暗下毒手，然後他等棄廟逃走。尚老俠說道，應當怎樣應付呢，大方丈說道，待我今晚入廟去探個究竟，然後再想辦法吧。尚老俠說道，此事何須勞動佛駕，今晚老朽前往探一探就是了，計謀已定，待至天晚，尚

老俠離了大營，來至石蓮寺，躍入廟中，到各處窺視，見廟中衆僧，忙着收拾行裝，遂來至禪堂後窗下窺探。見蓮月與邱乃廣、馬世成等，正在交頭接耳，秘密的私語呢，也聽不清楚，他們閒談何事，心裏也猜測不出，候了半天，見邱乃廣走出禪堂，忙在後面跟蹤，跟在廟前，聽邱乃廣向把守廟門的賊頭說道：「明日如果白翎羽來到，你們就趕快的向地道中去，在野豬林等候，不得有誤，見這賊囑咐完了，轉身又向廟中去了，仍然在暗地跟蹤，那賊願廟牆繞了一遭，都早一樣的癩附，囑咐完了，又至客廳左右週視了一遭，始回禪堂去了，俟賊去後，也至廳的左右俯身看視，並沒看出什麼破綻，心中甚覺着急，見廳中無人，遂躍至廳中調查，見廳中擺設整齊，除桌椅外，別無可疑之物，復又縱出大廳，在外面查視，見大廳左側有一間小舍，裏面燈光明亮，忙至切近後窗下探視，見裏面有四五個人，聚坐飲酒呢，聽其中一人說道：「我們忙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工夫，才忙完，現在我們得痛痛快快喝場子，聽其餘的人說道：「那二十幾架噴火筒就費了事啦，多虧還沒現挖地道，不然，更够受了，兒衆人喝着喝着都翻了白眼啦，由登威倒在地上，直挺挺的不動了，看着甚是納悶，忽見由外面進來幾個凶僧，把麻倒的呢個人都提出去了，叫在後面跟蹤，直跟至後面塔院中，見一個凶僧抽出刀來，把幾個人都殺死，扔於土井之中，然後回轉禪堂去了，看此情形，心中暗想道：「多半這凶僧在客

老左右設有什麼埋伏。把設埋伏的人殺死滅口。以防洩漏消息。我再到那間小舍看看去，或者能看出什麼破綻來。想罷，仍至小舍後觀看，見小舍那盞燈燭流了許多臘淚，牽明不滅。彷彿替那幾個無辜的工人傷心呢。屋中頓呈一種慘淡的樣子，見裏面無人。遂冒着險開開後窗，躍了進去，正欲仔細調查。忽聽外面有腳步的聲音，忙飛身由窗戶躍出，聽有人喊道，不好，有了奸細，隨着由後窗追了出來。喝道，大胆奸細，那裏走，尚老俠止住脚步，抽出寶劍，轉身觀看，見追來的乃是璞真凶僧，心說，我何不把他殺了，替左天龍的朋友報仇呢，想吧，用劍一指璞真說道，凶僧啊，老夫正尋你不着，你倒追下老夫來了，有担子淚跟我到廟外去，一分勝負，璞真也是藝高人胆大，說道，就憑你，那裏我也敢跟你去呀，尚老俠說道，很好，你就隨我來吧，義着轉身就走。凶僧在後追隨，由左界牆，繞出廟外，至一道山嶺下，尚老俠止步轉身，疾如飛的一般，搶上而去，捧劍就扎。凶僧見老俠跑着跑着，猛一轉身，就扎了過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暗道老傢伙好快的身法呀，忙側身躲過，掄鞭就打。老俠客斜身繞步，形如旋風，轉至兇僧身後，對準了凶僧殺道就刺，劍尖將一刺上，兇僧感覺疼痛，哇呀一聽，往前一縱，翻身掄鞭橫掃過來，老俠客由鞭底下鑽入，用白蛇吐信的招數，向兇僧肚齊就扎，凶僧略躲的慢些，肚齊又被劍尖刺了一下，前後都帶了微傷，硬工當被破，那裏還敢戀戰。

轉身逃回廟中去了，老俠客並不追趕，直向營中，見了白鎮台，備說見細，白鎮台說道，勿論賊僧有什麼埋伏，我也得去呀，不然，豈不被賊僧笑我無胆，大方丈說道，鎮台若去的話，必須有個準備，不可冒然哪，尚老俠說道，我有一計，管保無失，白鎮台扯項問道，老俠客有什麼計策，尚老俠說道，大人去時，老夫便去所探的那小舍裏去監視，我想那間小舍，必然是發埋伏機關之處，我先把那裏守住，便不怕了，大方丈接言說道，這個辦法太妥當啦，尚老俠說道，再令左天龍、黃培基、皇甫良三人，扮作大人的親隨模樣，隨去保護，請高僧率一枝勁隊，在廟外屯紮，如此辦理，方保無失，大方丈點頭說道，這麼辦，甚是周密，可是老俠客所探賊人在野叢林聚集的事，那野豬林不知在那裏呀，尚老俠說道，老夫也說不上啊，我們明天把廟破了，我看暗道口，由暗道口，自然就找着野豬林了，大方丈說道，只好且待破了賊廟再說罷，商議停當，第二日，白總鎮輕裝軟扮，內穿軟靠，腰懸寶劍，身披斗篷，左天龍等，都換了裝，頭戴扇面紫用，身穿青靠襖，青下衣，青布抓地虎的鞋子，腰繫青戰裙，上沿白氈，中着白古路錢，皮挺帶紫腰，方下帶着軍刃，白總鎮上馬，左天龍等，率五十名健軍後隨，來至廟前，雙拐如來蓮月，率三四十個徒弟，迎接出來，鎮台翻身下馬，向蓮月說道，你是這廟中的方丈麼，蓮月合十稱是，白鎮台說道，你且頭前引路，本鎮進廟搜查，蓮月遂率